

Noam Chomsky

What We Say Goes —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 美國說了算

談論世局變化中的  
美國強權

杭士基——著

巴薩米安 David Barsamian ——訪談

李中文——翻譯

南方朔（知名文化評論家）——專文導論

## 杭士基

美國最偉大的異議份子、當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  
對美國「老大心態」最鞭辟入裡的談話。



她是頭號不法國家、不受國際法約束，還公開表示：**美國說了算**



入侵巴拿馬、入侵伊拉克、轟炸巴基斯坦，**美國說了算**



違反聯合國憲章、否決安理會決議案……總之，**一切美國說了算**



Noam Chomsky

# What We Say Goes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在這部於二〇〇六和二〇〇七年所進行的談話合輯當中，杭士基探索了美國超強大國的心態：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無與倫比的安全性、龐大的經濟基礎，在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對手，故而為所欲為、動武權利不受任何限制、凡事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基準，不受任何國際法的約束。也討論到迫切的國際議題：美國和伊朗、北韓之間的對抗；以巴衝突的惡化，以及近期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對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領；中國的崛起、拉丁美洲左派力量的成長。一如往常，杭士基根據自己堅定的原則和洞見，生動而淺顯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本書建基於杭士基和巴薩米安兩人長久互相信賴的夥伴關係，並再次彰顯巴薩米安訪談杭士基的能耐無人能出其右。這些訪談將會啟發新一代的讀者，以及渴望得知他最新想法的老杭士基迷。訪談也證實了，對於任何想要了解當今世界的人而言，杭士基是無與倫比的資源。

- ★「杭士基」早已不是個名字了，它是個品牌，或是符號，代表了人們追求是非公義的良知血性！——南方朔
- ★關於國內外議題不可或缺的系列訪談，受訪人是暢銷書《霸權還是生存》作者，「美國最有用的公民」。——《波士頓環球報》
- ★杭士基是一種全球現象，……大概是全球外交政策方面最廣受閱讀的聲音。——珊曼莎·鮑爾 (Samantha Power, 普立茲獎得主), 《紐約時報書評》
- ★坐下來和杭士基談論時局，一定是最令人如沐春風的經驗之一。不過，要是你沒法一直想出最好的問題呢？不用擔心：巴薩米安和杭士基的訪談就不斷提出鞭辟入裡且發人深省的問題。即使你對杭士基瞭若指掌，他還是會讓你的眼睛為之一亮。——《政治事務》



博雅書屋



五南文化事業

ISBN 978-986-6614-43-9

RT04



9 789866 614439



00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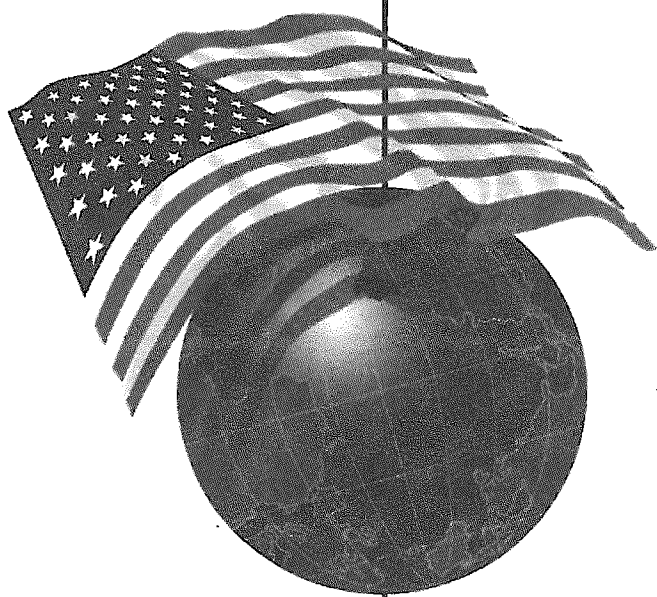


全球直擊

# 美國說了算

## 談論世局變化中的美國強權

*What We Say Goes: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杭士基 (Noam Chomsky) 著  
巴薩米安 (David Barsamian) 訪談  
李中文 譯





## 杭士基——當代首席批判反思知識份子

南方朔

舉世聞名且普遍被推崇為當代全球首席知識份子的杭士基（Noam Chomsky, 1928-），今年已經八十一歲了，從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他開始反越戰，並逐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美國異議領袖，到今天也整整的超過了四十個年頭。如此鏗而不舍，的確當得起舉世第一的稱舉。到了現在，每當美國在全球各地惹事，人們都立刻會問「杭士基怎麼說」。「杭士基」早已不是個名字了，它是個品牌，或是符號，代表了人們追求是非公義的良知血性！

而要成為全球首席異議知識份子，過程之艱辛確實超乎人們的想像。美國仍是個意識型態控制嚴格，體制的「容忍—驅逐」也十分緊密的社會，只是美國的社會控制與專制集權社會不同，它不會公然的壓迫，而是以一種組織、隱微、躲藏在複雜規則後面的方式，將不喜歡的人或主張加以驅逐。舉例而言，史威齊（Paul Sweezy）乃是近代美國中重要左翼經濟學理論家，他出身哈佛及倫敦政經學院，學成後在哈佛任教，公認為前



代經濟學家大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的接班人，但因路數不同，哈佛後來以不續聘將他驅逐。這種學院內的驅逐極為普遍。「九一一」後許多學者出來指責美國的中東政策，即有數十人遭到解聘。

而杭士基在這方面算是幸運的。他出身哈佛，一九五五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由於在形式語言學上貢獻卓著，一九六一年即升任為終身職保障的全職教授。這也給了他不會因為異端見解而遭驅逐的特權。他自己後來說過這樣的感慨話：「在美國你要成為一個異議份子，你必須先拿到有終身保障的教職！」

不過，杭士基雖有了這樣的保障，但他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反越戰起，卻仍持續遭到另一種學理上稱為「壓迫性的容忍」的另一種驅逐。主流出版社永遠不會出他的書，他只好找波士頓一家小出版社「南端」（South End）出版。他的書出了就出了，主流書評雜誌根本不予理會，報紙也不評介，他對時事有意見也沒有報紙會刊登。這種「讓你在一個小角落存在，但不會理你」的態度，就是「壓迫性的容忍」的真象。甫逝世未久的「後殖民大師」薩依德也曾飽受過這種「壓迫性的容忍」的經驗，他曾說過他對美國的中東政策有意見但從不被理會，只有在巴勒斯坦出問題時，才請他寫文章就小問題來表態背書！

但儘管長期的被邊緣化，杭士基的影響力只限定在異議知識份子的小圈子裡，但進



入一九八〇年代後，由於美國在全球窮兵黷武，而對內則說謊欺騙，在國內外已招致愈來愈強的反感與批判。這時候鏗而不舍二十多年的杭士基，終於到了屬於他的時代，尤其是一九一一後，全球對美國那種自以為是地球上帝的「單邊主義」已有了普遍的覺悟。人們才發現今天的覺悟，早在二、三十年前杭士基早就已經提出了警告。批判型的知識份子不可能像文化明星，他必須在角落裡一心未泯，鏗而不舍的持續努力。先知型的人物必須等待時間來證明。杭士基即是近代少見的這種先知型的異議知識份子領袖。

閱讀杭士基的著作，人們的第一個印象，乃是他的著作一點都不難讀，也不難懂。他不像近代許多思想大師那樣總是有許多艱澀的抽象概念或理論，在沒有進入他們的境界前就被所設的柵欄擋到了外面。杭士基卻不然！

第一，他不是替世界畫一個藍圖，要把這個藍圖實現。他只有一顆是非清晰，邏輯嚴謹的判斷分析頭腦，要替這個世界的強凌弱主持公道，他是一種把目標訂得很低的知識份子，一生都在打抱不平。要抱世界的不平，當然不能躲在象牙塔內，這樣形成了他那種嚴格論事的白話文寫作風格。他的著作老嫗皆能解，沒有門坎。

第二，為了要替世界打抱不平，當然必須儘可能的知道世間事的真相，用揭露真象來喚起人們的關心與良知，而不能空口說白話只談理論原則。由於探知真象必須在浩若大海的資訊裡去爬梳，他遂必須在報紙雜誌、意見刊物和學報，以及各種專門著作，甚



至親自的參與和訪談，去追究事情的來龍去脈。讀杭士基的著作，一定會發現他的文章裡所說的都是具體的事實。人們同時也可發現到閱讀之多和用功之勤，杭士基能成就聲名，絕非僥倖。

第三，表面上杭士基的著作充斥著顯露出真相的事實，但事實上，則是在超過四十年的反思批判中，由無數多的真相裡，早已將美國獨大、自以為是的那種「老子說了算」的「帝國意識」和「帝國論述」做出了歸納與總結。其中包含了心態、制度、自我合法化的包裝與宣傳、自我中心的語彙及修辭學，預設與目的、妖魔化異己國家的方法等。美國乃是透過這些，將自私變成了合理，將侵略變成了道德。這也就是說，杭士基對美國的批判並非用「陰謀論」來解釋事情，而是透過嚴格的舉證和分析，而形成了一種「因果論」。這也是只要他一出手，美國即無狡辯空間的原因。杭士基的「反帝國論述」，他的精密度和強度可說是半世紀以來的第一人。

第四，自杭士基出名以來，替他戴帽子就從未停止，諸如「共黨同路人」、「左派」、「政治極端主義者」之類的標籤就屢見不鮮。但事實上，杭士基從來都和任何意識型態無關，他只關心公平正義，由於他自己是猶太人，甚至最廉價的「反猶」這個帽子，對他都用上。在西方的思想譜系裡，又能勉強的將他歸為「自由的激進派」這個傳統，甚至可說他是美國的一個「激進的愛國主義者」。儘管他沒有能力把美國從愈來愈



帝國主義的方向拉回頭，但他對美國的揭露與分析，卻無疑的早已影響到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而使得這些地區增加了自主和反制的意識。

我自一九八〇年代初起，即開始閱讀杭士基的著作。在長期的閱讀後，愈來愈深感到，在研究「當前事務」(Current Affairs) 這個領域，無論是國際關係、區域研究、新聞評論、美國外交事務，都應該有杭士基這樣的心態與抱負，必須努力的去探究被漂亮包裝所掩蓋掉的事情真相，透過論述分析去追尋出權力持有者的心態與邏輯。有權力的人永遠需要制衡，而無論任何型態的制衡，都必須以知識力與批判力為核心，若缺乏了知識力與批判力，制衡即可能變形為鬧劇或分贓共謀，這也是激進的批判永遠有效的原因。

杭士基在當代公共知識份子裡獨樹一幟，由於他以「當前事務」為主要對象，因此他的批判自然必須與時俱進，不容任何懈怠，而天可憐見，他或因如此，智力與精力也特別發達，雖達八十高齡，腦筋的精細靈活，訊息的精準掌握，以及分析問題的透澈，都與過去相比毫不遜色。反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更有整體綜合、看問題更廣闊的特色。這部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他接受美國資深媒體人巴薩米安八次訪問而合輯的訪談錄《美國說了算：論世局變化中的美國強權》，可說是與他有關的最新著作，本書即可見他那種犀利、透澈、老而彌堅的批判風格。



本書定名為《美國說了算》，這個書名是有典故的。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灣戰爭時，老布希先後兩次說過：

——「當我們打贏時，這是一定的，我們會教訓一個危險的獨裁者，以及任何妄想追隨他腳步的暴君，美國擁有新的信用，而且我們說了算。」

——「在波斯灣以及我們設法建立的這種新世界秩序當中，並沒有容許不法侵略的地方，而且我們說話算話，當我們辦到時，他（海珊）就會了解到這一點。」

因此，無論「我們說了算」或「美國說了算」，都是早年杭士基所謂的「帝國修辭」，美國自居為世界的主宰，所有的國際組織、國際法、或國際條約，它們都是用來規範其他國家的，而必須在美國面前低下頭來。在當代的國際術語裡，這叫做「美國單邊主義」。在這本書裡，杭士基就是以二〇〇六及二〇〇七年間美國的表現來註解美國的帝國意象和帝國作為。

對杭士基的著作有理解的，都當知道從一九六〇年代反越戰起，他即一步步的由美國窮兵黷武的現象面而逐漸聚焦到本質面：美國為什麼不斷的在全球進行武力干預？美國的窮兵黷武為何竟能在國內暢通無阻？美國的帝國作為究竟把美國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以及最後它會把美國導向什麼樣的困境中？

對於上述問題：個人認為他車載斗量的著作裡，最具經典性的厥為下述二本：



一是一九八八年與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合著的《製造同意：大眾媒體的政治經濟學》，該書後來於二〇〇二年重印。這本著作，聚焦在美國的帝國行徑必須以對內的欺騙和宣傳為基礎，意思是說美國其實是透過一種很獨特的「宣傳模式」對內欺騙，使得美國大眾將侵略錯認為是維持和平，當人們的腦袋被洗成了帝國腦袋，它的帝國作為也就儼然有了基礎。美國獨特的一「宣傳模式」裡，包括了設定許多濾網，控制人們對訊息的接收與解讀；藉著妖魔化別國所造成的恐懼感，而讓自己被美化，侵略遂可以變成美德。帝國主義必須以國民心靈的帝國化為前提。

二是一九八八年他所著的《恐怖主義文化》，目前全球普遍視美國為「國家恐怖主義」，這個核心概念就出自該書。該書指出，小羅斯福曾提出過所謂的「四大自由」的概念，但到了近年，美國所服膺的其實是「第五自由」，那就是剝削的自由，對別國有侵略的自由等。美國透過了這種公共暴力文化而取得了宰制全球及美國自己社會的權力。能吃就吃個夠，能侵略就侵略到底，從十九世紀硬是奪走墨西哥一半土地，到入侵格瑞那達、巴拿馬、阿富汗、伊拉克，動輒殺戮平民數萬到數十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較諸近代任何其他國家都不遑多讓。美國總統及高官媒體，最常見的說辭就是「把它們打回到石器時代」，其迷信武力的程度可謂曠世所僅見。

三是二〇〇六年所出的《失敗的國家》。人們皆知，美國的帝國發展，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前，它主要是藉著炮製「西半球霸主命定」(Manifest Destiny)這種意識型態，讓統治集團和美國國民相信美國命中注定就是要成為西半球的霸主。這是一種「帝國天授說」，由於相信這是上帝給予的權利，因而美國遂不斷軍事擴張，包括從墨西哥手中奪到大片土地，以及並未成功的多次入侵加拿大，至於中南美洲，則收編為美國的後院，在歷史上美國出兵中南美洲的次數即超過了百次以上。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美國獨大的地位已定，它已不把帝國慾望限定在西半球，而是擴及全球。在二戰之後的初期，它企圖透過韓戰、越戰，支持東南亞最大的印尼蘇哈托軍事強人，將權力伸入到東亞；而整個一九八〇年代，它則是集中在中東以及企圖壓服人民反抗意識已漸漸抬頭的中南美洲；而到了蘇聯瓦解後，它則將權力之手開始往東歐、中歐及中亞伸展。由這樣的發展，已可看出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它已將全球視為它的權力範圍。小布希曾談過美國「單邊主義」，宣稱：「我們將盡可能的走到最遠。」由這樣的態度，已可看出它企圖征服世界的權力慾望了。不過，權力的世界都是物極必反，泰亟否來。權力無限擴張的結果，乃是全球反美必然更盛，美國在國際社會必然受到嫌惡；而外在的變化必然內銷進入美國，它為了消除內部的雜音，當然也會更加節制民權和人權。而窮兵黷武的結果，當然會導致民眾財盡、百姓受害。這種現象即是一「失敗的國家」。在《失敗的國家》這本較晚的著作裡，杭士基其實已到了將他畢生的批判反思，做出總體性綜合的



時刻了。我們可以說，他的「反帝國論述」已到了匯總集成的時候。

畢生從事批判反思超過四十年，杭士基的批判方法及其思考架構可謂已完全成熟，這時候他再接受系列訪問，當然已不會有什麼特別不同的見解，但是由這些系列訪問，我們卻可看出，他其實是透過夫子之道，將他畢生的著作及思考，做了濃縮版摘要。當我們讀了這本卷帙不大的訪談錄，他畢生的思考精華已盡現於斯。沒有太多時間由他過去的著作去探索其批判成長過程的人，不難由這本小冊子裡，對他的思想很快的得到梗概的理解。

研究媒體理論和國際關係理論的都知道，人們看待問題經常取決於訊息的輸入。目前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有關國際的訊息，都是由美國那幾個機構生產並加上了解釋的密碼，這也就決定了許多人的世界觀。本書裡就提到了兩件我們多數人並不一定知道的真相：

其一，乃是越戰時代，美國為了節制北約，而對柬埔寨及老撾（寮國）展開超級大轟炸，小小的柬埔寨乃是人類有史以來落彈量最多的一國，被炸死的平民高達五十萬至百萬間，柬埔寨也的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被炸回到石器時代的國家，這也使得越戰失敗後，赤柬當權，遂以石器時代的那種野蠻方式展開報復，柬埔寨人又被整死了五十萬到百萬間。兩場浩劫下來，柬埔寨死亡人數佔了該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這也就

是說，後來柬埔寨到處挖掘，而挖出的兩人中，就有一人死於美軍轟炸，另一人則死於赤柬暴政。但在美國主控的全球說法裡，這些死人全都算在赤柬帳上，彷彿美軍一個人也沒炸死一樣！

其二，近年來巴勒斯坦的親美當權派「法塔」與親美的「哈瑪斯」對立日深，「哈瑪斯」已被嚴重的醜化。事實則是，二〇〇六年一月巴勒斯坦選舉，「哈瑪斯」大勝，行政權應交由「哈瑪斯」，但美國卻拒絕，私下運了好多個貨櫃的武器給「法塔」，命其進行鎮壓。當巴勒斯坦民主選舉的結果不符美國利益，它就否定這個民主。

由上述這兩件事情，益發顯示出，口說「要有世界觀」容易，但若沒有探索及鑑別事實與真象的能力和意願，所謂的「世界觀」不過是漂亮的空話而已。而杭士基所告訴我們的，都是不怎麼漂亮的實話。

杭士基那是近代語言學家、哲學家、政治批判家。他在語言學這個專業領域首創「轉換生成語言學派」，如果語言學也有諾貝爾獎，他應該早就得過獎了。而在哲學上，他則是嚴格的理性論者，反對一切非理性的權力、神話、不可告人的貪婪野蠻對世界的干擾與破壞。他的政治批判，其實就是他的理性主義的顯露，因此，當我們讀他的書並欽佩其人時，真正要學的，可能就是他的唯理哲學，一輩子不荒怠的探尋真相的努力，以及嚴正的思考方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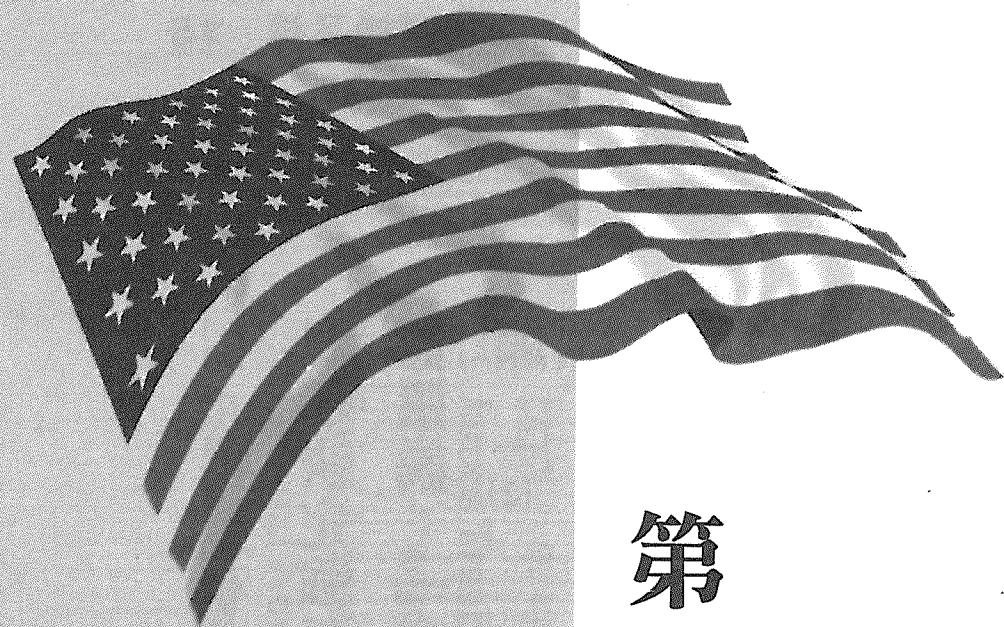


# 目次

南方朔導讀：杭士基——當代首席批判反思知識份子	3
第一篇 美國說了算	15
第二篇 黎巴嫩和中東危機	23
第三篇 拉丁美洲：附庸地區的騷動	57
第四篇 美國對抗福音	89
第五篇 可行想法的架構	111
第六篇 入侵跟藉口	141
第七篇 威脅	165
第八篇 我們所能做的	189
致謝	223
譯名對照表	225







# 第一篇

## 美國說了算

麻薩諸塞州劍橋市（二〇〇六年二月十日）

特勞布<sup>[1]</sup>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寫說：「當然，條約和規範約束不了不法之徒。當海珊決定強行併吞科威特時，聯合國憲章所嚴令禁止的領土侵略並不會使他有所顧忌。」他還說：「就軍事上而言，美國有能力而且想要單獨行動，不過外交上卻有賴於聯合國陣線。」<sup>[2]</sup>

特勞布相當清楚，美國是頭號的不法國家，完全不受國際法的約束，而且還公開這麼表示：我們說了算。儘管嚴重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美國還是入侵了伊拉克。

如果他知道實情，為何不寫在文章裡呢？

要是他寫出這件事，就沒辦法再給《紐約時報》寫東西了。有一條規則是你一定得遵守的。在運作順利的社會裡，你並不會講出所知道的事情。你只講為強權效力所需要的事情。

這讓我想起亞歷山大大帝遇見一名海盜的故事。



我不曉得這件事發生過沒有。可是根據聖奧古斯丁<sup>[3]</sup>的說法，一名海盜被押到亞歷山大面前，他訊問他：你好大膽，敢搶劫，在海上擾亂？海盜答說：你好大膽，敢擾亂世界？我有一隻小船，他們就把我叫作海盜。你有一大隊海軍，他們就把你叫作皇帝。你擾亂的可是全世界耶。比較起來，我所做的哪算得上什麼。<sup>[4]</sup>這就是世事的運作：皇帝可以擾亂世界，海盜卻被視為滔天大罪。

在二〇〇六年一月美國對巴基斯坦的飛彈攻擊中，有十八名平民被炸死。《紐約時報》一篇社論評道：「這些空襲是正當的，所瞄準的是蓋達組織幾位行蹤飄忽的領導人。」<sup>[5]</sup>

這是因為《紐約時報》同意，而且向來同意：美國可以是個不受法律約束的國家。

- [1] 譯註：特勞布 (James Traub)，時事評論家。
- [2] James Traub, "Why Not Build a Bomb?"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9 January 2006.
- [3] 譯註：聖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上古時期教父。
- [4] Sain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1467), part I, book 4, chap. 4. See also Noam Chomsky,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2), p. vii.
- [5] Editorial, "Straight Talk Needed on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28 January 2006.

不必大驚小怪。美國有權利，不計任何後果，把暴力用在它所選定的地方。要是我們打錯人了，會說：「抱歉，我們打錯人了。」可是，美國動武的權利卻不受任何限制。

《紐約時報》和其他自由派媒體在擔憂國內人民隱私權的監控和侵犯。對法律的這種關切，為什麼沒有擴展到國際場合呢？

其實，媒體就跟特勞布一樣，相當關心國際法的觸犯：在某些對手觸犯時。所以政策是完全一致的。這絕不應該叫作雙重標準。這是服從強權的單一標準。監控對有權勢的人來講滿困擾的，他們並不喜歡監控。有權勢的人並不想讓老大哥來讀自己的電子郵件，所以說呢，他們對監控有些反感。不過，另一方面，嚴重違反國際法——也就是紐倫堡大審所謂「惡貫滿盈」的「最大國際犯罪」——例如入侵伊拉克，就沒什麼大不同了。<sup>[6]</sup>

有一本滿有意思而且重要的書，當然也幾乎不曾得到評論，作者是兩位國際法專家，弗瑞爾和法爾克，書名叫作《報紙的記載》。這本書剛好基於《紐約時報》的重要性，而拿它對國際法的態度當主題。<sup>[7]</sup>其他報紙也都一樣。法爾克和弗瑞爾指出，做法向來一致：只要可以把對手安上違反國際法的罪名，那就是滔天大罪。可是，每當美國

做了什麼事，就好像不曾發生似的。舉個例子，他們指出，從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到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七十篇有關伊拉克的社論當中，入侵伊拉克、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等字眼全都不曾出現。<sup>[8]</sup>這是典型的一份報紙，認為美國可以是個逍遙法外的國家。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馬丁路德·金恩在河濱教堂演講時說道：「人就算內心受到真理的驅使，也不會輕易反對自己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戰時。」<sup>[9]</sup>這句話對嗎？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事。這種話在美國顯然是對的。不過，一九六七年的美國是處在「戰時」嗎？金恩表示是在戰時。說是在戰時，還滿怪的。當時美國正在攻打別的

---

[6]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Trial of German Major War Criminals, Nuremberg, Germany, 30 September and 1 October 1946.

[7] Howard Friel and Richard Falk, *The Record of the Paper: How the New York Times Misreports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Verso, 2004). See also Friel and Falk, *Israel-Palestine on the Record: How the New York Times Misreports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Verso, 2007).

[8] Falk and Friel, *Record of the Paper*, p. 15.

[9] Martin Luther King Jr., "Beyond Vietnam," in *Voices of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Howard Zinn and Anthony Amov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4), p. 423.



國家——事實上，是在攻打整個中南半島——卻一直不曾被誰攻打。所以這算戰爭嗎？這是不折不扣的侵略。

井恩<sup>[10]</sup>在演講〈問題是在公民服從〉時指出，公民不服從「並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是公民服從」，也就是大家接受指令，不加質疑。我們要如何對抗這種說法呢？<sup>[11]</sup>

井恩說得很對。服從和屈就強權的確是重大問題，但並不只在這裡，而是世界各地。之所以在這裡重大得多，是因為這個國家非常強大，所以會比盧森堡之類的國家要緊得多。不過，問題都是一樣的。

至於要如何對抗，我們有若干榜樣。首先，我們自己的歷史就有夠多的榜樣<sup>[12]</sup>。在我們半球的另一邊也有一些範例。比方說，玻利維亞和海地那樣的民主選舉，就算是在美國的我們也是意想不到的。在玻利維亞，候選人難道都是上耶魯大學並加入骷髏會<sup>[13]</sup>的富家子弟，並由於受到同樣團體的支持，而鼓吹大同小異的方案嗎？並不是。玻利維亞人民所選出的人來自他們自己的階層，像是摩瑞拉斯<sup>[14]</sup>，這才叫民主。在海地，阿里斯蒂德<sup>[15]</sup>要不是二〇〇四年初被美國逐出加勒比海的話，他在海地很有可能再次當選。在海地

和玻利維亞，人們的作為有助於大家參與民主制度。在我們這裡不是那樣。這是真正的服從。而大家所需要的不服從，是要能夠重建有效能的民主。這並不是太激進的觀念。

摩瑞拉斯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玻利維亞的勝選，標示著南美洲首次有原住民當選國家領導者。

這在玻利維亞特別令人振奮，因為這個國家的原住民佔多數。你還可以料想，五角大廈和美國民防策劃者會非常關心這件事。這不僅表示拉丁美洲正在脫離我們的掌控，原住民更是頭一次進入政治界，而且有相當的數量。祕魯和厄瓜多的原住民人口也相當可觀，他們都是能源大國。拉丁美洲有些團體甚至在提倡建立印第安國家，他們想掌控自己的資源。事實上，有些人甚至不願這些資源受到開發。他們寧可保有自己的生活，

【10】譯註：井恩（Howard Zinn），歷史學者。

【11】Howard Zinn, "The Problem Is Civil Obedience," in *ibid.*, pp.483-84.

【12】譯註：似指猶太人的歷史。

【13】譯註：權貴子弟的地下社團。

【14】譯註：出身自農村的印地安人。

【15】譯註：曾三度當選總統。

不願自己的社會和文化遭到破壞，使得大家只能枯坐在紐約的交通阻塞當中。這一切對美國都是很大的威脅。而這就是民主，直到現在我們都還同意，不讓這種運作方式出現在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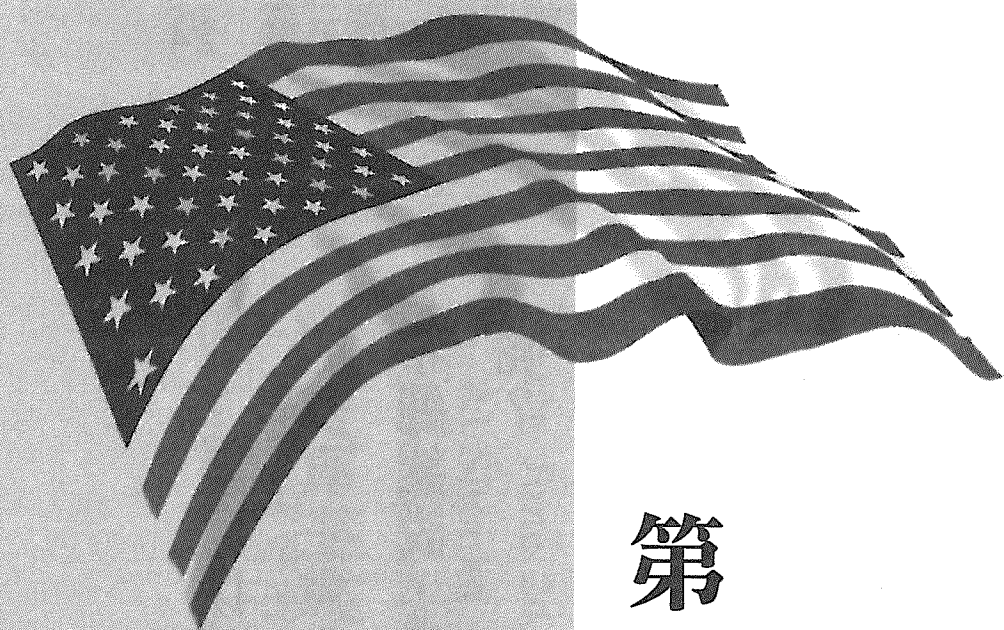
可是，我們不必接受這種現況。在美國有過不少次，民眾力量導致了大變革，你提到的金恩，他將是第一位告訴你並不是單獨行動的人。他是締造了相當成就的群眾運動的一員。金恩由於對抗過阿拉巴馬州抱持種族主義的司法官員，而大受讚揚。在他的紀念日，你會聽到有關的細節。可是當他注意起貧窮和戰爭的問題時，卻受到責難。遭到暗殺的時候，他從事什麼事情呢？他在曼菲斯<sup>[16]</sup>支持清潔隊員的罷工活動，並策劃一場窮人到華府的抗議遊行。他並沒有因此受到讚揚，所得到的好評，還比不上他對越戰言不由衷且有所延遲的反對言論。事實上，他受到猛烈的批評。<sup>[17]</sup>

這並不是量子力學，卻有一定的複雜度和細節。你應當大量學習，並取得正確的資訊。不過，這些基本原理非常之淺顯，想不了解，還得費很大一番工夫呢。

[16] 譯註：田納西州大城。

[17] See, for example, editorial, "Dr. King's Error," *New York Times*, 7 April 1967, written three days after King's "Beyond Vietnam" speech.





## 第二篇

# 黎巴嫩和中東危機

麻州劍橋（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五日）

說到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官方的說法大概像這樣：以色列的舉動是在保衛家園，因為真主黨在七月十二日的越界攻擊中，殺害了八名以色列士兵，並俘擄了兩名。<sup>[1]</sup>布希總統說，是真主黨攻擊了以色列而引發這場危機的。<sup>[2]</sup>這項官方說法有沒有什麼漏洞呢？

相當多的漏洞。從表面上看，這項說法是事實。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和以色列根本不在乎俘擄軍人，甚至劫持平民這類更為嚴重的罪行。以色列幾十年來一直在劫持平民，卻沒有人主張過以入侵以色列作為回應。<sup>[3]</sup>話講得白一點，近來暴力的升高，並不是從七月十二日開始的。事情開始於六月二十五日之後的加薩，哈馬斯<sup>[4]</sup>在邊界擄走一名以色列士兵，還殺害了兩名。<sup>[5]</sup>這導致暴力的突然大增，在六月，加薩有大約四十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殺害，而在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以色列的擴大攻擊當中，就死了至少一百七十人。<sup>[6]</sup>以色列的暴行在一個月內就增加了四倍多。

可是，在六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一天之前，也發生一件事，以色列部隊在加薩劫持了兩名巴勒斯坦平民，一名醫生和他的兄弟。<sup>[7]</sup>這是有公布的，你可以發現這件事有人在提。<sup>[8]</sup>可是並沒有人採取回擊，沒有人主張大家應該入侵並摧毀半個以色列。所以，就我們自己的標準來看，美國跟以色列攻打黎巴嫩，根本沒有提出什麼正當理由。這是

一點。

另外一點，不論人們對真主黨的行動有什麼看法，該黨卻有官方的理由。一個就是交換俘虜。話說之前幾個月，也就是二〇〇六年二月，黎巴嫩人並不特別喜歡真主黨，卻有大約七成的人贊成俘擄以色列士兵來交換俘虜，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以色列幾十年

- 
- [1] Greg Myre and Steven Erlanger, "Clashes Spread to Lebanon as Hezbollah Raids Israel," *New York Times*, 13 July 2006.3.
- [2] Alec Russell, "Bush Lays the Blame on Hizbollah Aggression," *Daily Telegraph* (London), 14 July 2006.4.
- [3] See, among other reports, HumanRights Watch, "Release All Fifteen Lebanese Hostages," 18 April 2000, online at <http://hrw.org/english/docs/2000/04/18/isrlpa486.htm>.
- [4] 譯註：哈馬斯（Hamas）是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
- [5] Kerem Shalom, "2 Israeli Troops Killed in Attack," *Los Angeles Times*, 26 June 2006.
- [6] United Nations, "Statement on Gaza by United Nations Humanitarian Agencies Working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media release, 3 August 2006;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Humanitarian Monitor: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no.2 (June 2006).
- [7] On June 24, 2006, Osama and Mustafa Abu Muamar were abducted by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n Al Shouka, near Rafah. Josh Brannon, "IDF Commandos Enter Gaza, Capture Two Hamas Terrorists," *Jerusalem Post*, 25 June 2006; Lesley White, "The Kidnap of This Woman's Husband Sparked the Lates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Sunday Times Magazine* (London), 19 November 2006. [譯註：這裡加註了兩人的名字和兩項消息來源。]
- [8] Agence France-Presse, "Israel Carries Out First Gaza Arrest Raid Since Withdrawing," 24 June 2006.



來一直在黎巴嫩劫持並殺害平民。<sup>[9]</sup>我們並不知道詳細數量，這都是機密。真主黨另一項官方理由，則是表示團結一致以及對加薩人的支持，因為這裡的人遭到猛烈的攻擊。在當今整個阿拉伯世界，只有真主黨給巴勒斯坦人提供有意義的支持。

說起來，這件事還有相當豐富的背景，卻很少被討論到。直接的背景是在二〇〇六年一月，巴勒斯坦人舉辦自由選舉，卻投錯票，讓哈馬斯贏得了國會多數的席次。<sup>[10]</sup>你是不許在自由選舉當中投錯票的，這就是我們的民主觀。只要大家照我們說的去做，民主就是不錯的，不過要是選出我們並不喜歡的人，就不行了。於是以色列和美國馬上作出嚴厲的處分，撤走資金、大施暴行，並斷絕糧食來懲罰巴勒斯坦人。這就點明了一「推動民主」真正的意思。尤其是，以色列在加薩擴大自己的罪行，情況已經相當嚴重。如同以色列的人權團體所指出，以色列已經把加薩變成世上最大的監獄。<sup>[11]</sup>

同時在約旦河西岸呢，向來有美國支持的以色列正進行一項計畫，以色列委婉稱作「聚合」，而美國說成是「收復」。其實，這是併吞和割裂的計畫，以色列藉此可以併吞有價值的土地和重要的資源，尤其是水源，並從事屯墾和基礎建設的計畫，從而把日漸縮小的巴勒斯坦領土割裂成無法自給自足的區域。這些區域其實已經彼此分隔，而且全都跟耶路撒冷的任何角落分隔開來，這裡原本可是他們商業、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呢。<sup>[12]</sup>以色列奪取了整個約旦河谷，這次又是美國在撐腰。這麼一來，除了加薩這所大

監獄之外，西岸更設立了好幾所監獄。

當然，以色列這些由美國撐腰的計畫，都是完全違法的，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法令、世界法庭的決議等等。而巴勒斯坦人遭到佔領的生活情況非常悲慘，而且也有很多年了。

根據很多消息來源，黎巴嫩真主黨和巴勒斯坦哈馬斯並不承認以色列，而且一心一意想消滅它。他們還分別從加薩和黎巴嫩對以色列發射卡森和卡秋莎等等的飛彈。

我們先從哈馬斯談起。哈馬斯遵守了跟以色列的停火協議，有一年半的時間，直

- 
- [9] Beirut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oll Finds Support for Hizbullah's Retaliation," 29 July 2006, online at <http://www.beirutcenter.info/default.asp?contentid=692&MenuID=46>. See also Nicholas Blanford, "Israeli Strikes May Boost Hizbullah Bas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8 July 2006.
- [10] Ilene R. Prusher, " Hamas Win Shatters Status Quo,"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7 January 2006.
- [11] B'Tselem, *One Big Prison: Freedom of Movement to and from the Gaza Strip on the Eve of the Disengagement Plan*, March 2005, on-line at [http://www.btselem.org/Download/200503\\_Gaza\\_Prison\\_English.pdf](http://www.btselem.org/Download/200503_Gaza_Prison_English.pdf).
- [12] See the reports of Amira Hass for *Ha'aretz* newspaper in Hebrew, reprinted selectively in the English edition and online. See, for example, Amira Hass, "Impossible Travel," *Ha'aretz*, 1 February 2007; and "The Real Disaster Is the Closure," *Ha'aretz*, 21 May 2002.

到以色列再度犯下嚴重暴行時才中斷。一些巴勒斯坦人士是有從加薩發射卡森飛彈，這是犯法而且愚蠢的。不過，我們知道其中的原因。這是面對以色列不斷施加暴行、進行接管、佔領和割裂計畫時的反應。在這一年半當中，哈馬斯遵守了停火協議，而以色列卻沒有遵守，不斷進行暗殺、轟炸，以及違法撤走資金。哈馬斯一再表示，他們主張長期、無限期的停火協議，而且如果以色列答應撤出佔領區的話，他們願意一起磋商兩國解決方案。

至於真主黨呢？首先，就飛彈來講，聯合國一直詳細記錄以、黎邊界所發生的事情。聯合國記錄到以色列上百次的越界、侵犯領空、聲爆，以及平日其他的非法行動。可是從二〇〇〇年五月以色列人撤出黎巴嫩南部之後，直到二〇〇六年七月，對真主黨卻不曾有過任何一次經過證實的飛彈攻擊記錄。除開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為了報復以色列越界的空襲、大砲、迫擊砲和坦克砲擊的反擊行動之外，之間不曾有過任何一次經過確認的情形。<sup>[13]</sup>

真主黨的立場是，他們並不認為以色列是合法的國家。他們不認為以色列國應當存在。不過，黨魁納斯瑞拉卻一再表示，真主黨會接受巴勒斯坦人所接受的任何事情。如果巴勒斯坦人肯接受兩國方案，真主黨雖然不樂意，卻還是會加以接受。湊巧伊朗也採取完全相同的立場。西方人喜歡內賈德<sup>[14]</sup>的狂妄，可是他上頭還有個主導的人，伊朗的



最高統帥何梅尼<sup>[15]</sup>。何梅尼就表示過，伊朗會採納阿拉伯聯盟的立場：跟以色列在國際邊界方面，兩國方案關係的正常化，換句話說，就是採取國際的共識。<sup>[16]</sup>不肯接受這項共識的，只有美國和以色列這兩位主角。所以正確的問題應該是：既然美國和以色列過去三十年來不斷排斥並阻礙以巴問題的外交解決方案，並以他們的非法行動排除這件事的可能性，那麼，我們要怎麼面對這項事實呢？這才是我們應當問的問題。

### 你到黎巴嫩時跟納斯瑞拉會過面，你對他的看法如何呢？

跟任何和他見過面的人一樣。像是在雷根政府中反恐怖主義的要角裴克<sup>[17]</sup>，他的

[13] For details, see Stephen R. Shalom, "Lebanon War Question and Answer," ZNet, 7 August 2006, online at <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ItemID=10721>. See also Zeev Moaz, "The War of Double Standards," *Ha'aretz*, 20 July 2006.

[14] 譯註：內賈德 (Mahmoud Ahmadinejad)，現任總統。

[15] 譯註：何梅尼 (Ayatollah Ali Khamenei)，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

[16] Ayatollah Sayyid Ali Khamenei, speech, 4 June 2006, online at <http://www.khamenei.ir/EN/News/detail.jsp?id=20060604A>. See also Guy Dimmore, "US Allies Urge Direct Dialogue with Ira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3 May 2006.

[17] 譯註：裴克 (Edward Peck)，資深外交官員。

反應就跟我一樣。裴克說，納斯瑞拉看起來相當明理、講求實際。〔18〕他是個深思熟慮的人，也會回答人家問他的問題。不論你喜歡他說的話與否，你認真提出的問題，都會得到認真的答案。關於以色列，他所說的就是剛剛我所複述的。他最具爭議性的立場，就是真主黨要保有武器。

我到黎巴嫩時，甚至花了更長時間在真主黨最強的對手們上，媒體卻完全沒有報導。在國內兩位朋友的陪同下，內人跟我前去拜訪德魯茲教派〔19〕的瓊布拉特。我們也花了不少個鐘頭跟馬拉特會談，他是馬龍教派〔20〕的總統候選人、立憲主義者，也是相當反對真主黨的人。我在黎巴嫩問過他們和其他人，他們對於真主黨保有自己武器的說法，有怎樣的看法。可惜，並沒有人有答案，而我也不知道答案。

有關真主黨武器的議題，要回到這項問題：黎巴嫩應當擁有嚇阻美、以兩國侵略的東西嗎？這問題並不抽象。最近這次入侵黎巴嫩，已經是三十年來第五次了。每一次都是暴力的、具有破壞性的。其中，一九八二年那一次，把這個國家毀了一大塊，殺死了大約兩萬人。〔21〕這不是開玩笑。那麼，他們有權擁有嚇阻力量嗎？如果任何國家都無權擁有嚇阻美、以侵略的力量，那麼答案顯然就是：他們無權。只有美國和以色列才可以任意侵略任何國家。如果黎巴嫩確實有權擁有嚇阻力量，那麼會是什麼呢？不可能是黎巴嫩國軍，他們太弱小，而且早已被美國滲透。有一股可靠的嚇阻力量，那就是美國答

應阻止以色列的任何侵略。說不定明天還會有小行星撞地球呢。這就是我們的問題了。如果在美國像你我這樣的人，提供不了這種嚇阻，事情就不能算數。

有替代方案嗎？真主黨的主張是，只有游擊戰才能阻止以色列。要防止以色列來佔領，並沒有別的辦法。畢竟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之下，非法佔領黎巴嫩已經有二十二年了，這是違反安理會的規約的。這是充滿殘暴和鎮壓的佔領，後來只有靠游擊戰，才在二〇〇〇年把他們給趕走。

黎巴嫩政府對於真主黨持有武器的態度也是模稜兩可。首相西尼烏拉——遜尼派的他並不支持什葉派的真主黨——他和政府的立場是，安理會第一五五九號決議案要求黎巴嫩軍解除武裝，並不適用於真主黨，因為它是反抗軍而不是國軍。不論你贊同黎巴嫩政府與否，這場爭執都需要有個答案。

[18] Edward Peck, interviewed by Amy Goodman and Juan Gonzalez, *Democracy Now!* 28 July 2006, online at <http://www.democracynow.org/article.pl?sid=06/07/28/1440244>.

[19] 譯註：德魯茲教派（Druze）是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支派。

[20] 譯註：馬龍教派（Maronite），是基督教支派。

[21] For background, see Noam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rev.ed.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1999); 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4th e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2).

值得一提的，黎巴嫩在被入侵之前幾個月的民調顯示，「黎巴嫩有五成八的民眾認為真主黨有權持有武裝，所以也有權繼續其抵抗活動。」<sup>[22]</sup>我所引述的資料來自也參與這次民調的黎巴嫩女學者阿瑪兒·高拉耶布，她是研究真主黨頂尖的專家，在美國主流媒體當中廣泛受到引述和發表，且絕對不是贊同真主黨的人。她更進一步指出，到了七月底入侵期間，黎巴嫩人贊同的比例上升到八成七，當中包括了基督徒和德魯茲教徒的八成。她總結道：

由於較大的死亡總數、將近四分之一的人流離失所，以及以色列武器所造成經濟上大規模的實質破壞，真主黨「抵抗的邏輯」和嚇阻便同時得到正當性和彰顯。真主黨填補了這個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所留下的巨大真空，反抗軍所進行的回擊在地面上癱瘓了以色列。黎巴嫩人拒絕美國和以色列官方所自封為黎巴嫩人發言的角色，也斷然拒絕了他們自以為施加在黎巴嫩人和真主黨的恩惠。……黎巴嫩人就跟他們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前輩們一樣，開始把美國急切帶給他們的「自由」視為死亡之吻。<sup>[23]</sup>

這又是美、以兩國靠暴力所取得的另一項事功。



你剛才提到聯合國安理會第一五五九號決議案。曾經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的雷埃林，把這案子叫作「安理會對黎巴嫩內部事務獨特的干預」。<sup>[24]</sup>是這樣嗎？

這項決議當然並不尋常，可是我卻不能肯定它是否獨特。一般來講，安理會並不干預各國的內部事務。一五五九號有個並不獨特的部分，就是要求敘利亞撤軍。這一條相當假仁假義，卻是在安理會的權限之內。一九七六年，敘利亞部隊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支持之下，開進了黎巴嫩。當時部隊的任務是追殺巴勒斯坦人，所以還算情有可原。部隊在美國撐腰之下待了下來。老布希政府之所以支持敘利亞軍隊留在黎巴嫩，是因為他們想要為波斯灣戰爭結成一個包含阿拉伯國家的聯盟。可是現在，為了本身偽善的理由，美國和法國決定要敘利亞撤軍。敘利亞確實是應當撤軍的，早在一九七六年就應該撤走。

[22] Amal Saad-Chorayeb, "People Say No," *Al-Ahram Weekly*, 3-9 August 2006, online at <http://weekly.ahram.org.eg/2006/806/op33.htm>.

[23] *Ibid.*

[24] Tim Llewellyn, "Into the Valley of Death," *Counter Punch*, 8 August 2006, online at <http://www.counterpunch.org/llewellyn08082006.html>.

至於聯合國決議有關黎巴嫩內政的其他部分，就如同雷埃林所說，是有疑義的，這並不是安理會的角色。黎巴嫩人想怎樣處理美、以兩國侵略的威脅，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

另外，大家所講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並不正確。噴射機、飛彈、大批軍火都是我們這裡製造的。而美國把這些東西大量提供給以色列，正是為了讓他們發動侵略。所以這是美、以兩國的侵略。美國也在聯合國否決了停火的提案，當時還阻擋了好幾個星期。<sup>[25]</sup>所以說，美國跟先前幾次一樣，直接參與了這次的侵略。

赫希在《紐約客》寫了篇文章，叫作〈觀察黎巴嫩：華府對以色列戰事的興趣〉。他指出，布希政府「在以色列報復性攻擊的策劃上涉入很深」。<sup>[26]</sup>你對赫希的報導看法如何呢？

他是很棒的記者，而且我敢肯定，他把人家告訴他的，一五一十給報導出來。不過他的消息來源卻是情報官員和外交人員，通常不具名的。他們的任務並不是告訴大家真相，而是他們想要大家聽到的事情。你應當了解到，得自未經證實的情報或外交單位的任何消息，都是他們所要你相信的東西。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

我並沒有特定的來源，不過我所得到的結論，跟赫希很相似，只是有一些修正。其中一項就是，美國並不可能參與攻擊黎巴嫩的細部策劃，因為事情其實是在以色列士兵被俘的幾個小時之內發生的，所以並沒有時間來詳細策劃。當然，以色列顯然有應變計畫，正如我敢肯定，有著把西岸的整個居民趕到約旦或海灣的應變計畫。任何國家都有應變計畫，不過以色列在決定執行之前，倒是有可能事先跟華府商量。不過，以色列講「亮綠燈放行吧」，仍然不同於「美國策劃這場攻擊」的說法。

赫希在文章中指出，美國有一項目標是，消除黎巴嫩對美國攻擊伊朗的嚇阻。你可以相當肯定這句話是真的，因為對付美、以兩國潛在對伊朗的攻擊的主要嚇阻力量，就是真主黨回擊以色列的可能性。而美國和以色列則認為（姑且不論是對是錯），他們可以藉著大規模空襲黎巴嫩南部來解除這種嚇阻。

[25] *New York Times* staff, "U.S. Vetoes Criticism of Israel," *New York Times*, 14 July 2006。這是後來成為聯合國美國大使的波爾頓 (John Bolton) 告訴英國廣播公司的，他「厭惡我們傲慢的」封鎖先前的停戰協議，he was "damned proud of what we did" to block an earlier cease-fire. "Bolton Admits Lebanon Truce Block," 22 March 2007,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6479377.stm](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6479377.stm).

[26] Seymour M. Hersh, "Watching Lebanon: Washington's Interests in Israel's War," *New Yorker*, 21 August 2006, p.28.

譚雅·萊恩哈特<sup>[27]</sup>在她有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書中，檢視了夏隆和巴拉克<sup>[28]</sup>對付黎巴嫩的紀錄。她寫說，夏隆原先希望「打造黎巴嫩的『新秩序』」。既然沒有成功，而且以色列佔領黎巴嫩南部多年下來代價越來越高，於是夏隆研擬出新方案：以色列應該單方面從黎巴嫩撤軍——這在二〇〇〇年五月實現了——「從而成為舉世公認的愛好和平的一方」。夏隆的策略是：「接下來以色列應當等待某種機緣，在新的情勢之下，即使是最細小的事件，也會看成是正當的理由，讓以色列對黎巴嫩和敘利亞發動毀滅性的攻擊。」<sup>[29]</sup>

萊恩哈特相當敏銳，她相當了解情況，應當得到認真的看待。<sup>[30]</sup>她是老朋友了，所以可以來研究一下。可是我並不認為他們打算攻打敘利亞。如果他們講求理性的話——我所假定的理性，我認為適用於以色列，雖然不一定適用於錢尼和倫斯斐<sup>[31]</sup>——我認為以色列會關切敘利亞接下來的政體的性質。阿薩德<sup>[32]</sup>做了相當多以色列想要的東西。他一直保持靜默。他讓以色列攻下——當然是非法佔領了敘利亞的戈蘭高地——而且默不吭聲。就軍事實力來講，敘利亞是很弱的，所以就以色列的觀點來看，敘利亞政府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接下來的政體有可能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政體，這是另一個真主黨，而可能採取以色列最不樂見的游擊戰。所以我的猜想是，以色列並不想攻打敘利亞。



黎巴嫩的「新秩序」是一項舊計畫，早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之前，就有這樣的構想，在黎巴嫩設置附庸政體，一個馬龍派的國家。一九八二年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結束巴解組織令人為難的談判要求，並把他們趕出黎巴嫩，這已經不是秘密了。這件事被描述成是「保衛加利利海」的戰爭，其實卻是想佔領西岸的一次侵略。次要的目標則是在黎巴嫩扶植馬龍派的附庸政體。也有評論以色列的人做出跟萊恩哈特一樣的結論。跟當權者相當熟識，卻是個評論家的艾夫奈里說過，前一陣子入侵的目標是回復夏隆的舊計畫，也就是建立一個馬龍派王國。<sup>[33]</sup>這倒是有可能。我並不清楚，但抱持相當的懷疑。在一九八二年，你是可以想見以色列辦到這件事——他們差點就辦到了——可是現在就很難想像了。一項主因就是，馬龍派分裂了。其中由奧恩將軍所領導的一大支派，

[27] 譯註：譚雅·萊恩哈特 (Tanya Reinhart)，以色列學者，逝於二〇〇七年。

[28] 譯註：夏隆 (Ariel Sharon) 和巴拉克 (Ehud Barak) 均為以色列前總理。

[29] Tanya Reinhart, *Israel/Palestine: How to End the War of 1948*, rev. ed.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2004), p.83.

[30] In 2007, Tanya Reinhart died, aged sixty-three. See Noam Chomsky, "In Memory of Tanya of Reinhart," 18 March 2007, online at <http://www.chomsky.info/articles/20070318.htm>.

[31] 譯註：錢尼 (Dick Cheney) 和倫斯斐 (Donald Rumsfeld) 均為美國前國防部長。

[32] 譯註：阿薩德 (Bashar al-Assad)，敘利亞總統。

[33] Uri Avnery, "What a Wonderful Israeli Plan," *Palestine Chronicle*, 9 June 2006, online at <http://www.palestinechronicle.com/story-06090613735.htm>.

跟真主黨多少是有聯繫的。另外，一九八二年的馬龍派擁有一大批由以色列所支援的武裝部隊，而現在根本就沒有那種實力了。

以色列國軍自誇在過去的戰爭中，擁有相當輝煌的表現。瓦拉達拉陽在八月十四日的《印度報》作了這樣的評語：「三十多年來所執行的軍事佔領，和跟兒童及裝備不良的游擊隊打仗，顯然消耗了他們身為能打一場高水準戰爭的以色列部隊的傳奇能力」。〔34〕

我不是軍事專家，卻不太認同這句話。我認為，假使以色列要跟比方說敘利亞打一場仗的話，就不會是一場六日戰爭，而很可能是一場十五分鐘戰爭。我認為這就是以色列依然能夠打出來的仗，而跟認真的游擊戰形成對照。真主黨在這方面是相當獨特的。以色列所面對的這場游擊運動，是有當地民眾為後盾，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來看相當棘手。他們不斷轟炸，卻得不到任何進展。以色列並不打算派出地面部隊，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將會打一場游擊戰，這種戰法會讓他們先被趕出黎巴嫩。他們發動攻勢，卻很難有所進展。真主黨的兵力一下在後，一下在前。這就好像在跟當年美國所謂的越共打仗，這個官方宣傳的字眼，代表了南越的民族解放陣線的軍力，其實就是當地的人民。這對我們自己的國軍來講，不僅很棘手，而且這更是場對付民眾的戰爭，而我們都知道這是

什麼意思。當他們說，他們攻擊的是「真主黨標的」時，就表示他們攻擊的是平民團體。就拿幾個月前我待過的貝魯特南部來說吧，那是該城市窮苦的地區，而且是個「真主黨標的」，大部分人民都是支持真主黨或阿邁勒的什葉派，阿邁勒是真主黨關係密切的同盟，有著類似的綱領，所以你如果要攻擊真主黨，就不得不攻擊平民團體。

你也可能碰到像是德修茲<sup>[35]</sup>這樣狂熱的人，他說黎巴嫩有八成以上的人都支持真主黨反抗軍，所以任何黎巴嫩人都是正當的攻擊標的。<sup>[36]</sup>所以，不論誰支持了對這個神聖國家的反抗，都是可以攻擊的正當標的。設法找出一個類似的例子吧。我想了很久，卻沒辦法找出來。所以呢，把事情推到可笑的極端，就可以得到德修茲的觀點。在這方面，你還可以得到溫和派的觀點，他們說，對黎巴嫩平民的攻擊是「不恰當的」。<sup>[37]</sup>這不是不恰當，這是殘忍。

沒有人能像白雪那樣純潔。不過，美國卻是我們應當關注的問題。畢竟美國就是我

[34] Siddharth Varadarajan, "A Defeat for Israel, but Also for Justice," *Hindu (India)*, 14 August 2006, online at <http://www.thehindu.com/2006/08/14/stories/2006081404201100.htm>.

[35] 譯註：德修茲 (Alan Dershowitz)，美國律師。

[36] Alan Dershowitz, "Lebanon Is Not a Victim," *Huffington Post*, 7 August 2006, onlin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landershowitz/lebanon-is-not-a-victim\\_b\\_26715.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landershowitz/lebanon-is-not-a-victim_b_26715.html).

[37] See, for example, Eugene Robinson, "It's Disproportionate...", *Washington Post*, 25 July 2006.

們，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在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四日，黎巴嫩首相哈里里遭到暗殺以後，街頭出現群眾抗議，美國策動了所謂雪松革命。敘利亞部隊撤離了這個國家，黎巴嫩將要出現新的時代。

首先，在雪松革命之後，黎巴嫩人對美國的敵意和懷疑，甚至大過對敘利亞的懷疑。小布希總統對這場革命可能也有功勞，可是黎巴嫩人卻有不同的看法。雪松革命是黎巴嫩人所策劃。法國和美國並不曾阻止過他們對民主的追求——又是基於他們自己虛偽的理由——但最多你也只能講成這樣罷了。

就華府的觀點來看，世上出現的任何民主政體，都得服從美國的利益。美國希望黎巴嫩成為為富人營運的商業金融中心。其中一項原因是，真主黨變得很強大，使得黎巴嫩政府幾乎沒為貝魯特和黎巴嫩南部窮苦的什葉派做什麼事情。真主黨的聲望並不單單來自二〇〇〇年帶領游擊隊把以色列人趕出黎巴嫩，更是來自於他們提供了社會服務——醫療、教育、財政的援助。對許多黎巴嫩人來講，真主黨就是政府。這就如同其他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運動那樣，成為大獲民眾支持的基礎。你並不想在一國之內出現非國家的行為者，尤其是軍事的行為者，可是，除非上述基本問題得到處理，否則



事情就是會發生，這幾乎是避免不了的。事實上，由於美國和以色列破壞了世俗的民族主義，他們還成了助長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極端勢力的力量。如果你摧毀了世俗的民族主義，人民並不會乾脆就說「好，割掉我的喉嚨吧」，他們會轉到其他地方去，而這個地方在過去就是極端主義者的宗教狂熱運動。

事實上，這些運動有時還得到積極的鼓勵。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就一直是世上極端主義伊斯蘭教徒的基本教義派外部最堅強的支持者。華府在阿拉伯世界最老且最重視的盟友，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相形之下，伊朗彷彿就是民主的天堂。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宗教極端主義暴政形成威脅的，就是世俗民族主義，主要由納塞<sup>[38]</sup>所體現，於是納塞就成了敵人，因為他威脅到美國極端主義宗教基本教義派的基礎——沙烏地阿拉伯，而箇中的原因則是它湊巧掌控了石油。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為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和能源公司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因為它大致消除了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這個主義為了人民的需求而威脅到這個地區的能源使用，這是無法容忍的。如同凱南<sup>[39]</sup>很久以前所說的，那些可是「我們的」資源，我們非得加以「保護」不可。<sup>[40]</sup>

[38] 譯註：納塞（Gamal Abdel Nasser），埃及總統。

[39] 譯註：凱南（George Kennan），美國外交家、史學家。

[40] Kennan quoted in Walter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rev.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83), pp. 109, 112.

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由於以色列摧毀了世俗的巴解組織，而促成了哈馬斯。由於巴解組織所主張的談判和解決方案，是以色列和美國最不想要的東西，他們就加以摧毀。得到什麼成果呢？民眾並沒有瓦解。他們變成其他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宗教基本教義派。早在一九七〇年代，聖戰士運動就出現了——一九八一年沙達特<sup>[41]</sup>被暗殺要歸咎到他們身上——卻主要是以埃及人為基礎的，直到美國為他們打了一劑強心針。美國把他們組織起來，跟在阿富汗的俄軍打仗。這並不是為了阿富汗人——美國的動員很可能延長了俄軍的佔領——而是為了對抗冷戰的敵人。

在如今是激進伊斯蘭教重鎮的巴基斯坦，這種運動是由前總理烏爾哈格開始的，他有雷根政府的大力支持。事實上，在雷根政府的任期之內，他們都假裝烏爾哈格並沒有發展核子武器。他們當然知道他有。可是他們每年都會嚴正保證巴基斯坦並沒有發展核武，因為他們打算支持他們激進的、極端的、基本教義派的友人。他們非常清楚沙烏地阿拉伯贊助極端主義的經學院，這是奠定巴基斯坦教育制度的宗教教派，先前表現得相當不錯。像是巴基斯坦核子物理學家胡德堡之類的人，如今就感嘆找不到研究科學的學生，因為學校只教《古蘭經》。這句話在過去並不正確，所有這些發展都是由雷根政府支持的，許多雷根時代的官員，現在都恢復了職務。

他們具有普世觀點，華府樂於支持任何配合美國政策的人。海珊湊巧是世俗的狂

人，可是他們也支持他。當他入侵伊朗時，美國表示贊成。事實上，他們還幫了很多忙，讓他打贏這場仗。

在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的什葉派，彼此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你不得不稱讚倫斯斐、錢尼和沃爾福威茨<sup>[42]</sup>的功勞。他們在伊拉克打造了一個由什葉派主政的國家，它跟伊朗有著密切聯繫，而且最後還可能變成另一個宗教基本教義派的國家。他們打造了它——在過去是沒有的。不論他們自認為做的是什麼事，這就是他們所達成的事情。事實上，伊拉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譴責以色列侵略黎巴嫩。<sup>[43]</sup>伊拉克首相馬里奇發出強烈的聲明，譴責這場侵略。<sup>[44]</sup>當他訪問美國時，還因此受到許多責難。一些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杯葛他，因為他竟敢指責美國和以色列侵入另一個國家。<sup>[45]</sup>你是不可以這麼做的，對一個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來講，這太可惡了。

<sup>[41]</sup> 譯註：沙達特（Anwar Sadat），埃及總統。

<sup>[42]</sup> 譯註：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前國防部秘書長。

<sup>[43]</sup> Borzou Daragahi, "Iraqis Find Rare Unity in Condemning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24 July 2006.

<sup>[44]</sup> Edward Wong and Michael Slackman, "Iraqi Denounces Israel's Actions," *New York Times*, 20 July 2006.

<sup>[45]</sup> Edward Epstein, "Iraqi Leader Addresses Congress, His Countr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7 July 2006

在伊拉克大肆的屠殺和破壞，甚至使這場侵略的熱烈擁護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普立茲獎得主佛里曼，放棄自己先前的立場。<sup>[46]</sup>你在伊拉克的哪裡看到美國政策的實施呢？

美國碰到真正的難題。除非我們面對一項基本要點，否則所有關於撤退策略的言論，大致上都沒什麼價值：美國沒辦法輕易從伊拉克撤軍。它沒辦法任伊拉克成為自治、獨立的國家。「沒辦法」一詞太過強烈，不過這將是個大敗筆，跟越戰很不一樣。類比是沒有價值的。就越戰這個例子來講，他們可以摧毀這個國家、轉身離開，而基本上贏得這場戰爭。他們的大目標是：殺死一種「病毒」，如果任它自行發展，可能會有「傳染」，如果讓這種「傳染」擴散，可能會在亞洲各地損害到美國的立場。他們在越南，並沒有達到最大的目標，不過倒是達到一個主要目標。在伊拉克就沒辦法這麼做了。伊拉克有價值得多了，不僅是基於它本身——伊拉克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蘊藏量，而且相當容易取得——更是因為它就位在世界主要能源生產地區的正中央。伊拉克跟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相鄰，對他們來講，如果任由伊拉克自己的人民來處理，這當然是以什葉派為多數，就會加強跟伊朗的關係，而這也是已經開始的事情。

由於地緣上奇怪的巧合，世界主要的能源蘊藏剛好都是在什葉派主政的區域。沙烏



地阿拉伯擁有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蘊藏，它的蘊藏區大部分集中在跟伊拉克交界的地帶，這裡有非常多什葉派的人民，向來受到由美國所支持的暴政嚴厲打壓，目前則受到激勵，追求更大的權益，甚至是自治權，因為伊拉克的什葉派，如今已經逐漸獲得對國內政策某種程度的掌控。所以你可能看到某種鬆散的什葉派聯盟——主要包括了什葉派伊朗、什葉派伊拉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什葉派地帶——不受華府的控制，而掌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能源。

好像情況還不夠糟糕似的，這個聯盟還大可以轉向東方。美國能夠要脅歐洲，卻不能夠要脅中國，這是美國怕中國的原因之一。中國人存在了三千年，是絕不願受到要脅的。美國要中國人背離中東，他們卻繼續投資。去年中國總理胡錦濤訪問美國時，布希政府以為自己可以藉著拒絕國家晚宴來羞辱他：他們只招待午宴。<sup>[47]</sup>胡錦濤保持禮貌，接著他很有風度的反轉了這種羞辱，方式就是從華府飛到沙烏地阿拉伯，在這裡得到王室般的禮遇。<sup>[48]</sup>他作出新的投資，以及強化跟沙烏地阿拉伯的貿易關係。現在，中國是

[46] See, for example, Thomas L. Friedman, "Time for Plan B," *New York Times*, 4 August 2006

[47] David E. Sanger, "An Old Presidential Predicament: China Proves Tough to Influence," *New York Times*, 21 April 2006; Joseph Kahn, "In Hu's Visit to the U.S., Small Gaffes May Overshadow Small Gains," *New York Times*, 22 April 2006.

[48] Agence France-Presse, "Hu Ends US Tour Marked by Lack of Accords and Embarrassment," 22 April 2006.

沙烏地阿拉伯首要的貿易夥伴之一，並提供軍事設備給他們。這一定嚇到了五角大廈的民防策劃者，沙烏地阿拉伯可是重要的寶貝。

所有這些因素全都牽涉到從伊拉克撤軍的問題。這並不是如何撤出部隊的技術性問題，跟伊拉克內戰也不太相干。美國其實並不太關心這件事。事實上，佔領反倒可能增加內戰。美國有留下來的實際動機，假使你不注意這些東西，就提不出合理的計畫。主要的動機就是：獨立自治、溫和民主的伊拉克，對美國策劃者來講將是一大禍害。

忠貞的新保守黨人克里斯托<sup>[49]</sup>最近為了回應「伊朗的侵略」，在《標準週刊》上主張，美國應該認真考慮「對付伊朗核子設施的一次軍事打擊」。<sup>[50]</sup>

克里斯托肯定知道鞋子是在另外一隻腳上，伊朗政府多年來都在提議交涉。我們現在知道，而他肯定也知道，二〇〇三年時，溫和的哈泰咪<sup>[51]</sup>政府在強硬派的神權統治者的認可之下，提議跟美國協商所有重大的議題，<sup>[52]</sup>當中包括核子議題，也包括了處理以巴問題的兩國方案，我有提過，這個方案伊朗官方是支持的。布希政府並沒有回絕這項協商提議。根本就沒有回覆。它的回應是譴責傳達這項提議的瑞士外交官。<sup>[53]</sup>

拒絕協商的就是美國。所謂伊朗現在之所以願意認真協商這場大賽局是因為萊斯<sup>[54]</sup>

改變了政策，並不是真的。<sup>[55]</sup> 伊朗政府並不是賢明的政府，有種種可惡的事情都是你可以批評的。不過事實卻是，就核子議題來講，他們是唯一提議協商的。他們也是唯一表示會在以巴議題上接受兩國方案的。可是美國只有在伊朗協商開始前便就結果作出讓步的條件下，才願意「協商」。協商的前提是伊朗停止鈾的提煉，這是它在法律上的權利，卻被設定成協商的目標。<sup>[56]</sup> 所以呢，沒錯，他們要事先讓步，我們才肯協商。而且是拿槍對準他們的腦袋，因為我們不肯撤除攻擊德黑蘭的武裝威脅。華府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我們繼續作出這些威脅，而這都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換句話說，美國仍舊拒絕協商。

[49] 譯註：克里斯托 (Bill Kristol)，週刊總編輯。

[50] William Kristol, "It's Our War: Bush Should Go to Jerusalem-and the U.S. Should Confront Iran," *Weekly Standard*, 24 July 2006.

[51] 譯註：哈泰咪 (Khatami)，伊朗總統。

[52] Edward Luce, "Hostage to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 June 2006.

[53] Andrew Moravcsik,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Newsweek International*, 15 May 2006.

[54] 譯註：萊斯 (Condoleezza Rice)，美國國務卿。

[55] See Michael Hirsh and Maziar Bahari, "Diplo-Dancing with Iran: Rice Makes an Offer to Tehran-with Tough Conditions," *Newsweek*, 12 June 2006, p.32.

[56] David Osborne, "Iran Must Make First Move, Bush Tells UN Meeting," *Independent* (London), 20 September 2006.

把鈾提煉到武器的等級，這議題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這關係到人類的命運。如果這種提煉持續下去，大家可能活不了太久了。至於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有幾種方案。主要的方案來自巴拉迪，他是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備受尊重的會長，以及諾貝爾獎得主。他的方案是，武器等級飛彈的原料生產，應當納在國際的管制和督導之下。誰想要使用飛彈原料的，可以以和平用途跟委員會申請。<sup>[57]</sup>這是相當明智的建議。就我所知，世界上唯一加以採納的國家，就是伊朗。設法找些相關參考資料吧。

科登<sup>[58]</sup>出了一本新書，叫作《大轉變》。<sup>[59]</sup>他描述近在眼前的大風暴，具有三種元素：石油危機、氣候變遷和美元的崩盤。

這些全都是問題，可是我認為比當中任何一個都嚴重得多的問題，是核子戰爭的威脅。除開在專業的圈子，它並沒有被談得很多。如果你閱讀策略分析專家關於裁減軍備的資料，核子戰爭被看成是嚴重且不斷擴大的威脅，一種由於布希政府侵略性的軍事主義而突然大增的威脅，而且這並不是一種國外的立場。當你知道像是麥克納馬拉<sup>[60]</sup>之類的人的警告，說當前政策正導向他所謂的「世界末日將臨」時，就會知道這件事非常嚴重。<sup>[61]</sup>

環境破壞的威脅也很嚴重，可是並不那麼迫切——雖然我們拖得越久，情況就會更糟糕。

就美元崩盤來講，說起來是比較複雜的。幾乎任何經濟學家都知道，美國將不得不為龐大的貿易赤字做些事情。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弱化美元，這會增加通貨膨脹以及消費商品的成本，卻也可以導引出口和製造業工作的增加。

至於石油危機，如果這件事很迫切的話，其實還可以是件好事。大家把它講成是災害，但沒能注意到的是，持續耗用石油雖然可能導致災害，卻只影響到接下來的一個世代。石油是有限的，所以使用石油到了某種地步，就不再合乎經濟效益。沒有人確切知道那會是什麼時候。當中有很多不確定性，包括從油砂提煉石油是否可能不符經濟效益，或者是否要繼續利用其他目前已經很難取得的石油等等。最後還可能變成，委內瑞

[57] For details, see Noam Chomsky,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New York: Owl Books, 2007), pp. 70-75.

[58] 譯註：科登（David Korten），對抗全球化的健將、作家。

[59] David C. Korten, *The Great Turning: From Empire to Earth Community*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06).

[60] 譯註：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國防部長。

[61] Robert McNamara, "Apocalypse Soon,"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5.



拉就某種標準來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蘊藏量，<sup>[62]</sup>只不過相當難以取得。不過，石油危機終究是會出現的。

如果這種處境導引至重建我們社會的明智的步驟，而我們也體認到，大家不可以繼續污染大氣層、破壞環境，否則就是自尋死路；如果這類想法及早出現，那就很好。如果這表示布希政府或下一屆政府將設法減輕這種即將到來的災害，這就不錯。甚至對經濟來講，也是不錯的，跟大家幾乎一直在講的相反。像是保育活動，在許多方面都有益於經濟，這些都是可以馬上採取的辦法。我們可以試用替代能源，改變生活方式，這不一定是有害的。開著你的悍馬車塞在紐約的車陣裡並不是什麼樂事，這並不是生活的極致。

真實的威脅還多著呢，像健康照護問題就相當嚴重。美國的醫療照護制度是工業化國家裡最糟的，每個國民所負擔的費用，是其他工業化社會的兩倍左右，有一些結果還是工業化國家裡最差的。<sup>[63]</sup>而費用還在繼續上漲，原因大家都相當了解：製藥產業超乎尋常的力量，它們本身是由國家補貼的，卻還想確保藥價持續飆高；以及民營化的醫療體系，這是非常沒有效率且昂貴的。這是另一項嚴重問題，除非我們以絕大多數人民所希望的方式來處理——普遍的醫療照護計畫——否則只有留給我們子孫來操心了。我們應當擁有一種至少跟其他工業化社會一樣有效的制度，這種講法不算是說夢話吧。

關於九一一事件，一直有好幾種說法，說是布希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了攻擊。你有什么看法呢？

首先，我並不重視這些說法，卻被有關這個主題的信件所轟炸。這不只是大事件，更是某種狂熱的事件。很多人認為，我應該調整我的優先事項。不過，就我每天所收到的幾百封信件來講，這股潮流相當來者不善。他們表示，「你有責任把這件事設定成最優先事項，而放下其他所有事情」，這種話出自「九一一真相」的人們。這幾乎像是宗教狂熱了。

有些問題是你應該提的，但必須講求實質證據。世上有無從解釋的巧合、個人的意見等等，這類事情並不重要。任何錯綜複雜的世界性事件都會有這些東西。說到實質證據，你在網路上花幾個鐘頭的工夫，難道就可以成為很夠格的土木和機械工程師，或是大樓結構的專家嗎？如果你有辦法，那我們就把麻省理工的土木和機械工程學系給撤銷

[9] Andy Webb-Vidal, "Chavez Hastens Drive for Bigger Share of Oil Revenue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8 April 2006; Reuters, "Venezuela Begins Drive to Certify More Oil Reserves," *Globe and Mail* (Toronto), 11 August 2006.

[9] Robert H. Frank, "A Health Care Plan So Simple, Even Stephen Colbert Couldn't Simplify It,"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2007.

好了。幹嘛上大學呢？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這種證據，就有一條簡單可行的辦法，去找能夠加以評估的專家吧。說不定你已經在哪裡找到一位物理學家，儘管就我所知，從來沒有人樂意把任何東西交給一份由同儕審閱的、嚴肅的專業學刊。可是不管怎樣，你可以以上土木和機械工程學系。或許一九一一真相運動「相信他全都參與了密謀。要是牽連得這麼廣泛，我們不妨把它給忘了。這些人表示自己很害怕。並沒有什麼好怕的。有一種最安全的立場，就跟任何歷練過這些事情的人所知道的那樣，採取當中對當權者所抱持的批評立場。事實上，權力中心對這立場還滿容忍的。

這就把我們帶到另一個問題。這場有關九一一的討論，為什麼得到這麼寬容的對待呢？我猜想，當權的人喜歡這場討論。它把大量的精力從政府真正的罪行轉移掉，這些罪行才嚴重得多呢。假定就是他們引爆世貿中心的話呢？以他們的標準來看，這是小罪行。增加核子戰爭和環境災害的威脅，才是惡劣得多的罪行，這有可能導致人類的滅絕。想想他們侵略伊拉克和黎巴嫩好了，或是看看他們怎麼對待美國國內的勞工，例子不勝枚舉。他們犯的是真正的罪行，這方面卻很少有人抗議。原因之一——當然不只這一個原因——就是許許多多潛在的行動人士的精力，被導引到九一一的討論。就權力中心的觀點來看，這很棒。我們會讓這些人在有線電視台亮相，並讓他們的書擺在各地書店的最前面。的確是相當寬容的反應。我們可以說，我們覺得這是要心機。可是當你真

的從事麻煩的議題時，就得不到這類回應了。

所以說，精力就從嚴重得多的問題上大大轉移了。而且我不認為，證據是關係重大的。我甚至不認為，提出實質證據的人，有站在評估的立場。這些都是困難的技術性問題。看來並沒有被了解到的事情，似乎是科學人員有理由去作實驗。他們不只是把戶外所發生的事情給錄影下來，箇中理由是，戶外所發生的事情涉及到太多變因，這些是你在這場混亂當中所得到的卻並不了解的。你可以發現到，各種無從解釋的巧合，都明顯違反了自然律。就算經過控制的實驗，也會有相當多的問題。你去讀科學期刊的來信專欄，就會發現數不清的例子。所以你發現有這件事、有那件事等等，可是這個事實卻沒有任何意義。

「是誰從九一一得到好處？」這種論證的力量不大。在九一一之後我所接受的第一次訪談當中，我認為我作了不太聰明的預測：世界上任何權力體系，都會趁機按照自己的目的加以利用。<sup>[64]</sup>於是俄國在車臣，以色列在西岸，印尼在亞齊，而中共在中國西部都有暴行。在美國，如我們所知道的，事件也有被利用，不過用的也是不太有人宣傳的手法。

[64] See Noam Chomsky, *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01).

有一種利用九一一的計謀，在最近的《華爾街日報》一篇優秀的深入報導當中披露出來：有關幾家大公司如何利用九一一來給自己的管理高層很大的股票選擇權。<sup>[65]</sup>股票市場關閉了好幾天，大家都在擔心一旦重新開市就會崩盤。所以他們打算在開市當天以極低的價格出清股票。後來，股票當然又上漲了。所以這對經理人和管理高層來講是一場大豐收。這是利用九一一的方式之一，還有其他方式：幾乎每個政府都採取了措施，來加緊控制自己的人民，諸如此類。布希政府也這麼辦。所以，說有人從中得到好處，這件事並沒有告訴你什麼內情。

這整個想法完全缺乏可信度。關於九一一，如果有任何可以提出的真相，一定需要廣泛的同謀，牽涉到航空產業、媒體、假造飛機等等。政府裡會有許多人事前就知道。你是絕對避免不了的，就連獨裁政權也避免不了，這是相當不穩當的運作方式，走漏風聲的機會相當高。事情會馬上曝光，就算是最輕微的走漏風聲，這些傢伙也會被押到行刑隊面前，成了共和黨永遠的末日。這麼一來還有什麼好處呢？所以不管他們想做些什麼，這個說法都是藉口，而且他們向來就能夠找到別的藉口。

那麼，這些關於九一一說法的真正訴求是什麼呢？



我認為這很像是基本教義派福音宗教的訴求。人們理直氣壯抱持懷疑。他們不相信制度，社會已經原子化了。行動派和大眾組織有很多，但工會大致是消失了，而且政黨也並不存在，這就是為什麼行動人士大多來自教會的一個原因。

於是，就有了並不喜歡目前情勢的人，他經歷過非常艱苦的時期，不相信任何事情，不喜歡現狀，而且欠缺反應的管道。於是他鎖定某些事情，而且網路具有危險的影響力，就獲取資訊、行動派乃至所有事情來講，網際網路是相當有用的。不過它還有另外一面，個人可以在部落格上提出說法，並具有最起碼的可信度，接著卻有其他五個人看到，而且很快就以指數方式成長，於是有一大批人加以強化。這類團體非常之多，九一一運動是其中一個，不過還有其他很多個。這種事很容易發生在一個原子化、去政治化的社會中。

我收到一大堆電子郵件，當中有許多而且每天都有不少信件都是發自真心誠意的人的，上頭說：「告訴我，我可以做什麼」。這些郵件幾乎全都來自有錢、有權的階層。並不是最最有錢的，而是擁有充分特權，能在晚上坐下來寫信給別人的人。在第三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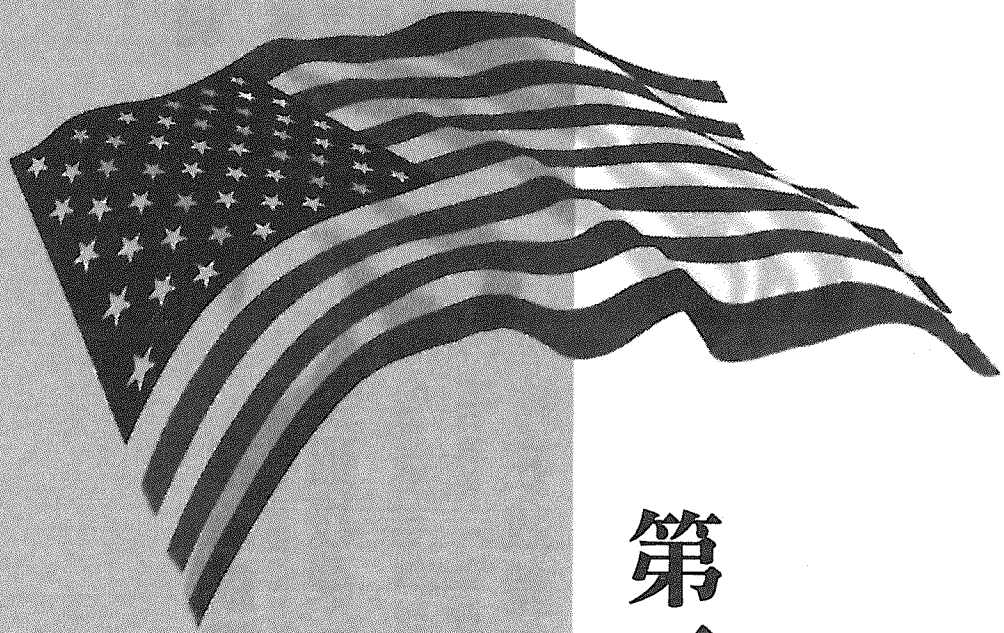
[6] Charles Forelle, James Bandler, and Mark Maremont, "Executive Pay: The 9/11 Factor," *Wall Street Journal*, 15 July 2006; Mark Maremont, Charles Forelle, and James Bandler, "Companies Say Backdating Used in Days After 9/11," *Wall Street Journal*, 7 March 2007.

界國家，人民不會講「告訴我該做什麼」，而是告訴你他們在做什麼。可是在一般擁有相對來講很高程度自由的地方，人們總是會問「我能夠做什麼？」接著他們會說，這是我所能做的事情。我只要一個鐘頭就能變成夠格的土木工程師，證明布希轟掉了世貿中心。

我相當確信，在華府，大家一定在拍手叫好。幾年前，我無意間讀到一份五角大廈關於解密程序的文件。當中特別建議，政府應當分期解除甘迺迪暗殺事件資料的機密性，<sup>[66]</sup>讓大家去追蹤甘迺迪是否被黑手黨所殺害，行動派就會開始亂查一通，而不是追究真正的問題，或是組織起來。如果三十年後，我們在解密記錄中發現到，九一一事件也是政府所策動的話，並不會讓我感到震驚。<sup>[67]</sup>

[66] "Operations Security Impact on De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13 February 1998, produced by Booz Allen & Hamilton Inc., Linthicum, Maryland, in response to Executive Order 1295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as.org/sgp/othergov/dod\\_opsec.html](http://www.fas.org/sgp/othergov/dod_opsec.html). The document recommends a declassification strategy that includes "Diversion: List of interesting declassified material-i.e. Kennedy assassination data", 該文件指出，「透過網路來公布解密資料可以降低公眾對『秘密』的過大胃口」。See also Executive Order 12958, 17 April 1995, online at <http://www.fas.org/sgp/clinton/eo12958.html>.

[67] 譯註：關於美國政府可能是幕後主使者，以及需要有確切事證的說法，都是杭士基先前的《九一一》一書中所沒有的。



## 第三篇

# 拉丁美洲：附庸地區的騷動

麻州劍橋（二〇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在《霸權還是生存》一書中，你引用了修昔底德<sup>[1]</sup>的話：「大國為所欲為，小國卻得全盤接受。」<sup>[2]</sup>

在我看來，這是國際關係兩條首要原理中的一條。國際關係理論通常或多或少可以省略，可是我認為這卻是一條有在國際事務中運行的原理。而且我認為，它應當跟亞當·斯密所提出的一條原理相提並論，亞當·斯密備受讚揚，可是讀的人卻不多。他指出——講的當然是英格蘭了——「國家政策的「首席建築師」，「貿易商和製造商」，應當確認自己的利益，要「特別考慮到」對其他人，包括英國人民的影響有多「嚴重」。<sup>[3]</sup>這就是國際關係的第二條原理。如果你認真考慮這兩條簡單的原理，就能夠說明相當多國家的政策，而幾乎不必考慮是哪一種國家。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日，查維茲<sup>[4]</sup>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的演講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他說布希是「惡魔」，而且對席位置上飄來的「硫磺味」作了批評。<sup>[5]</sup>在美國本土，也有以個人名義攻擊布希的傾向，而且不少都是侮辱人的。你覺得這種情況是有幫助的嗎？

首先，我並不同意你第一句陳述。我認為查維茲的演講並沒有引起什麼注意，不

管是九月二十日（至少還有被提到的大會上），或是去年大會上他所作的更加重要的演說，都沒有。<sup>[6]</sup>在他二〇〇五年的演說中，查維茲談到重新引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概念，這項提案由先前在一九七〇年代不結盟運動中的前殖民國家所贊助，並由聯合國主要發展機構，即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所推動。這是個相當認真的計畫，想在比較平等的立足點上，把所謂第三世界帶進國際事務中。事情很快就停擺了。倒是有錢的國家，尤其是美國，從幾乎是反方向形成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秩序。對世上一般國家而言，這些是重要的議題——在這裡卻不是。

查維茲也提出有關聯合國改革的重大問題，提議聯合國應該設在南半球，也就是占世界人口多數的某個國際都市裡。他提出關於能源消耗的問題。誠然，委內瑞拉是個產

[1] 譯註：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臘的史家。

[2] 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Owl, 2004), p.16

[3] See Noam Chomsky,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3), chap.1

[4] 譯註：查維茲（Hugo Chavez），委內瑞拉總統。

[5] Helene Cooper, "Iran Who? Venezuela Takes the Lead in a Battle of Anti-U.S. Sound Bites," *New York Times*, 21 September 2006.

[6] Colum Lynch, "Chavez Stirs Things Up at the UN: Venezuelan Leader Wins Cheers with Rant Against U.S.," *Washington Post*, 17 September 2005.



油國家，可是他說，能源生產耗用了太多石油，這對環境是很有破壞性的。社會經濟秩序必須有重大的修正，特別是有錢的工業國家，才能夠減少在能源生產、汽車、取暖等方面使用石油的災難性後果。他談到聯合國往後千年的目標。<sup>[7]</sup>他還重申聯合國憲章裡國際事務上維持對武力的威脅和使用的限制。他在這裡也再度認同聯合國組成「威脅、挑戰和變革問題高層小組」。<sup>[8]</sup>這是一場相當嚴肅的演說。不過，就我目前所看到的，它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報導。

至於最近的演講提到布希是惡魔，還談到硫磺味，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建設性。倫斯斐把查維茲比喻成希特勒，而南西·裴洛西<sup>[9]</sup>則把他講成「壞蛋」，我並不喜歡這些說法。<sup>[10]</sup>這些措詞並沒有什麼意思。如果國內有真正的報紙的話，他們會談的是倫斯斐的政策和查維茲的政策，而不是他們所使用的措詞。這些不過是八卦。

還是回到你的問題吧，關於國人辱罵布希，這是很具建設性的——對極右派來講。這些人看來都像是由洛夫<sup>[11]</sup>所策劃的。洛夫想使自由派的批評家都來取笑布希，因為他講出「核阻」和「綽估」<sup>[12]</sup>，而且用的好像是假的德州口音。我猜想他這種口誤有可能是刻意培養的——他在耶魯並沒有講成這樣——好讓自由派來取笑他，於是他就說：「你們看，這些喝過洋墨水、飲法國酒、吃火腿餡餅的自由派菁英們，並不瞭解我們這些平常人。」所謂平常人，就像有在裝配線上工作的人，和打算回農場去開墾的布希。這

些都是形象塑造的一環。所以，如果你想有助於這種形象塑造以及極右派的成就，就應該取笑布希的口音並加入各種取笑方式。不過這種措詞是具有破壞性且幼稚的。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其他任何人的措詞。

就大家對查維茲最近演講的討論來說，重要的倒是當中受到有系統規避的內容。滿希望我手上握有資源，就可以作媒體調查，看看媒體的評論是否有任何實際的依據。因為如果你讀像是《紐約時報》的新聞報導，它所謂的新聞報導，多半都是八卦以及對這場演講的取笑。不過，《紐約時報》倒有一句滿有意思的話。記者說，查維茲所得到的「熱烈掌聲持久到機構官員不得不叫喝采的群眾暫停」。<sup>[13]</sup> 只要是認真的專欄作家或是評論家，都會再問：查維茲為什麼會得到持久的掌聲呢？是因為他把布希叫成惡魔嗎？並

[7]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millennium goals, see Chomsky, *Failed States*, p.4

[8] *Ibid.*, pp.79-82, 94-95.

[9] 譯註：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美國眾議院議長。

[10] Joel Brinkley, "In Word Feud with 'Hitler,' 'Satan' Draws Line in Sand," *New York Times*, 20 May 2006; Pablo Bachelet, "Chavez Throws More Barbs at Bush: Democrats Object,"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22 September 2006

[11] 譯註：洛夫（Karl Rove），布希長期的政治顧問。

[12] 譯註：即發錯「核子」和「錯估」的音。

[13] Cooper, "Iran Who?"

不是，而是因為他所表達的觀點正好是世人所廣泛接受的。事實上，這是個很有力量的立場。查維茲的觀點被稱為「具有爭議性」，實情完全相反，具有爭議性的是美國的媒體和評論家的觀點。

關於查維茲說美國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並不是什麼具有爭議性的事情。看看歐洲的民調——在請大家列出和平的主要威脅時，美國都排在第一名，遙遙領先伊朗或其他國家。<sup>[14]</sup>所以呢，除非跟《紐約時報》編輯部以及圈內人那樣來界定世界，說法才會具有爭議性。美國說演講具有爭議性，這種立場才是具有爭議性的事情。報紙的報導就是這樣圍剿查維茲的演講的。

你所看到的每篇關於委內瑞拉的文章，都把查維茲叫作「蹩腳的獨裁者」。用什麼標準來把他看成獨裁者呢？他已經不斷在被認定是自由且公平的選舉中當選。委內瑞拉的媒體在強烈指責他時所用的措詞，在美國其實是不可思議的。之前有一場推翻過他一陣子的軍事政變，是由主流媒體和布希政府所支持的。<sup>[15]</sup>他們辦過一連串公民投票，查維茲每次總是贏得很容易，沒有用到任何人所以為的高壓手段，當然這並不是從國際的標準來看。如今來自哈薩克的貴賓納札巴耶夫<sup>[16]</sup>在白宮受到空前盛大的歡迎，他才是獨裁者，而且心狠手辣。<sup>[17]</sup>可是無所謂啊，就算你聽到一些評論，說他算不上完人，或是民主不得不放慢腳步，他還是得到紅毯的禮遇。

最重要的問題是，委內瑞拉人對查維茲有什麼看法？就政治領袖而言，這才是要深究的問題。而我們也知道答案。在他任內，民眾對所選政府的支持度不斷升高，目前更是拉丁美洲最高的。<sup>[18]</sup>這滿有意思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對查維茲的支持度為什麼會有成長呢？這是因為他推出了要幫助大多數人民的社會計畫。委內瑞拉可以是相當富裕的國家，它有充足的資源。它有相當小眾的富豪菁英、一些高層的權貴，以及一大群飽受壓榨的人民，但人民卻相信——儘管看法的對錯可以商榷——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關心他們的政府。這叫不民主嗎？

其實，美國所謂的「不民主」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如當玻利維亞的摩瑞拉斯採行玻利維亞資源的國有化時，就被指責成是威權、獨裁、侵犯民主。<sup>[19]</sup>可是這妨礙得了他獲

[14] Ewen MacAskill, "US Seen as a Bigger Threat to Peace than Iran, Worldwide Poll Suggests," *Guardian* (London), 15 June 2006.

[15] Andy Webb-Vidal, "Jubilation in the Barrios as Chavez Returns in Triumph," *Financial Times* (London), 15 April 2002

[16] 譯註：納札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哈薩克總統。

[17] Guy Dinmore and Isabel Gorst, "Bush to Seal Strategic Link with Kazakh Leader,"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9 September 2006.

[18] For more discussion, see Chomsk, *Failed States*, p.137. See polling by *Latinobarómetro*, December 2006. Danna Harman, "A Castro Ally with Oil Cash Vexes the 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 May 2005.

得國內九成五民眾的支持嗎？<sup>[20]</sup>「獨裁」指的是這個嗎？我們的民主觀很特殊，它的含意是「照我們所說的去做」。這樣子，國家就是民主，或者就變成民主了。然而，要是某個國家做了人民所要的事情，它就不是民主的，這一點太令人震驚，所以大家看不出來。

佛里曼寫說，查維茲「利用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設法左右拉丁美洲的民主選舉，並鼓吹一種最後將把自己國家帶進死胡同的經濟民粹主義」。<sup>[21]</sup>

說查維茲在設法影響選舉，這當然是真的。不過，值得大驚小怪嗎？你以為我們沒有在設法影響選舉嗎？美國政府在其他國家不僅不擇手段在影響選舉，而且要是出現不對的結果，還會懲罰人民。查維茲有這麼做嗎？

如果你認為國家不應當影響他國的選舉，就請停掉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並停掉國務院，這個機構目前正在大力干預像是尼加拉瓜的選舉。尼加拉瓜大使實際上告訴當地人民——我猜是奉萊斯的指示——說：「如果你們不照我們所說的方式投票，就會勒死你們。」<sup>[22]</sup>

至於他的政策是否會把委內瑞拉帶進死胡同，佛里曼很難是什麼權威。他所支持的經濟政策，對南半球大部分國家來講一直都是禍害。如果你看一下這二十五年來的成



長率，在採用了他所喜愛的政策的國家裡，都急劇地下降。至於表現出色的國家——中國、南韓、台灣——作法都違背了佛里曼所主張的規則。這些國家大大違反了國際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的準則——他所稱讚的華盛頓公約——卻有所成長。另一方面，努力遵守新自由主義準則的國家，在經濟成長方面卻有非常急劇的衰退，因而正在試行其他各種總體經濟的措施。

事實上，美國並沒有遵守自己強加給其他國家的規範。在過去二十五年間，就美國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有限範圍而言，一直是美國經濟史上最糟糕、最慘澹的時期。在這個沒有戰爭和重大不景氣的二十五年之間，大部分人民的實際工資一直是停滯的。<sup>[23]</sup>以前什麼時候發生過這種事呢？不錯，經濟對佛里曼和他的朋友們——以及對我們這種收入等級的人而言，一直是很好的。尤其是對於前百分之〇·五的人民而言更是好得很。要的話，你還可以把它叫作黃金時期。然而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這當然是不真實的。

[19] Richard Lapper and Hal Weitzman, "Chavez Casts a Long Anti-American Shadow Over Regional Capital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3 May 2006.

[20] *Ibid.*

[21] Thomas L. Friedman, "Fill 'Er Up with Dictators," *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2006.

[22] Adam Thomson, "US Warns Nicaraguans Not to Back Sandinista," *Financial Times* (London), 15 September 2006.

[23] For details, see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issued biannually by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nd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8.

舉個佛里曼最喜歡的例子，使他感到驚嘆的印度吧。他一講到海得拉巴令人讚嘆的研究室就沒完沒了。確實是不錯。我也待過海得拉巴的研究室，這些就跟麻省理工的一樣好。可是就在附近幾公里，由於同樣的政策，農民的自殺率卻急劇升高。<sup>[24]</sup>你讓政府資助軟體工程，而把農村發展的款項——像是對農民、灌溉、農民貸款的資助給拿走。於是你迫使農民出口農作物。他們沒給國家和自己生產糧食，而是生產像是棉花這種需要高級勞力、肥料和充足水分的東西，這是大家取用不到的，而且價格漲跌得很厲害。所以你可能某一年大賺一筆，隔年卻血本無歸。要是在大型綜合農場，這種情形並不要緊，他們大可以鏟平，然後栽種其他作物。不過，如果你是貧窮的農民，而有一年賣不出自己的作物，你並不能告訴子女：「別擔心，我們今年不必吃飯，可能明年才有得吃。」於是就要舉債。由於佛里曼所稱讚的政策，政府便不再提供農民貸款，你就跟地下錢莊以四分利借錢。然後隔年你還不了債，就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土地。沒多久，你的孩子開始挨餓，你卻一點辦法都沒有。這就是農民自殺率突然上升的緣故，在佛里曼筆下卻看成是一種奇事。

記者塞納斯指出，發自鄉村的大舉遷移，乃是印度史上的頭一遭。<sup>[25]</sup>自古以來收成期間都有遷移的情形，這次卻很不一樣，人們逃離荒蕪的農村（這裡住了大多數的人）而大批湧進孟買的貧民窟。最為嚴謹的經濟分析——不是《紐約時報》專欄版上沒憑沒據

的評論，而是真正的分析——人民當中，可能有八成左右的人，是處在根本不受重視的非正式經濟當中。<sup>[26]</sup>在擁有相當於巴基斯坦人口的北方邦中，女性的情況可能比在塔利班政權<sup>[27]</sup>之下還要糟糕。走幾趟印度，你就會發現這件事情。這裡是有不錯的成長，像是道路有所改善，擁有大型的軟體方案，更有很棒的研究室。不過對大多數人民來說，這裡實在不是天堂，還差得很遠。於是印度就是很好的故事之一，因為它並沒有遵守新自由主義的準則。印度政府一直管控著資金流和金融，而且在許多方面都違反了國際貨幣基金的規範。

另一方面，謹守這些規則的拉丁美洲和南非的國家卻是一塌糊塗。在世界銀行公告的數字摻假，而且辯解說由於自由主義準則使得成長率大有改善，也使貧窮有所減少的許多經濟學者，也都在玩弄數字。他們獲取特定成果的方式，是把兩種完全不同的事情混為一談：一件是出口方向，另一件是遵守華盛頓公約、新自由主義準則。於是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一直努力增加出口，卻還是觸犯了新自由主義的準則。如果你把這兩件

[24] Randeep Ramesh, "A Tale of Two Indias," *Guardian* (London).

[25] P. Sainath, "Fewer Jobs, More Buses in Wayanad," *Hindu*, 27 December 2004; Indo-Asian News Service, "New Economic Policy Hard on Farmers," *Indo-Asian News Service*, 29 October 2004.

[26] Barbara Harriss-White, *India Wor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7] 譯註：塔利班政權，或譯神學士政權。

事弄到一塊，就可以說：「是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準則是可行的，因為十幾億人口的中國擁有高成長率」，卻忘記他們為了擁有高成長率而違反了新自由主義準則。一直以來搞的都是這種騙術。

新自由主義準則的大力推行，通常需要獨裁政權的幫忙，因為人民並不喜歡這些規則。推行得最用力的就是一九七三年皮諾契特<sup>[28]</sup>政變之後的智利。當時有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介入。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全國處在警察國家的嚴苛統治之下，所以沒有人能夠反對。到了一九八二年，在「芝加哥哥兒們」的影響之下，智利遭遇了很可能是史上最慘的經濟崩潰。政府不得不介入並為整個私人企業和銀行紓困。實際上，智利人把這件事叫作「通往社會主義的芝加哥之路」。<sup>[29]</sup>結果，國家在皮諾契特時期的經濟困境，竟比阿連德<sup>[30]</sup>時期還要嚴重。這是新自由主義最大的一次實驗。最後，連軍隊都掌控不了局面，於是把槍口對準平民。後來智利採行某種混合式的經濟，才逐漸復甦過來。這種經濟叫作「自由市場的奇蹟」，實際上卻非常依賴國有化的銅礦公司——智利國營銅礦公司，它原本是由阿連德收為國有的，皮諾契特並不敢把它民營化。該公司顯然相當有效率，而且是世上最大的銅礦生產者。<sup>[31]</sup>它所提供給國家的稅收，也比民營公司多得多，補貼了社會福利計畫和其他的開銷。所以，如果銅價上漲，智利就有不錯的表現。從不同方面來看，經濟已經多少脫離了過去蹂躪過它的正統規範了。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鄰國阿根廷，它努力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則——也就是佛里曼所讚揚的財政部的規則——並釀成極大的災難。後來，基什內爾當選了。他大大違反了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則，而有了相當可觀的復甦。如今，阿根廷人擺脫了國際貨幣基金，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委內瑞拉幫他們清理債務這項事實。<sup>[32]</sup>

這才是實際的世界。這跟你在高級餐館吃飯、跟有錢的朋友們會面，和閱讀《華爾街日報》上的評論，是不一樣的。

在《霸權還是生存》一書中，你說美國有「嚴重的民主赤字」。<sup>[33]</sup>

我後來在《失敗的國家》一書中有詳加探討，方法是廣泛利用民意研究和實際政

[28] 譯註：皮諾契特（Pinochet），智利獨裁者。

[29] For analysis, see Chomsky, *Year 501*, chap. 7; Stephen Fidler, "After-math of the Bank Crisi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14 March 1997

[30] 譯註：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前智利總統。

[31] Chris Flood, "Copper Hits High on Codelco Strik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5 January 2006.

[32] Tony Smith, "Argentina Defaults on \$3 Billion I.M.F. Debt," *New York Times*, 10 September 2003; Benedict Mander, "Latin Allies Forge a Political Bon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12 July 2006.

[33]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139



策。<sup>[34]</sup>在公眾意見和政策之間有極大的隔閡，例如在二〇〇五年，緊接著聯邦赤字公布之後，也有在研究國內議題的國際政策態度研究計畫中，廣泛調查了人民認為預算應該是怎樣的。結果卻是實際預算的反面：聯邦所增加撥款的項目，大多數人卻希望有所調降。大眾反對增加整個軍事預算和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援，這些款項卻提高了。預算降低的部份——社會福利經費、健康、再生性能源、榮民的福利、聯合國經費——林林總總，大眾卻都希望增加預算。<sup>[35]</sup>

我請一位朋友查看國內有多少報紙加以報導。顯然一家都沒有。這是非常重要的新聞，人民大大反對政府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不是重要的新聞嗎？這是否告訴了我們美國民主的現況呢？

就在幾個星期之前，華德曼<sup>[36]</sup>在國內民主派大報《波士頓環球報》上寫了一篇專欄，跟民主黨員說，他們並不瞭解這件事。<sup>[37]</sup>他說，民主黨人還在相信，競選期間的議題很重要——其實他們萬萬想不到，議題剛好都是假的——共和黨人卻瞭解到議題並不重要，要緊的是形象。所以華德曼說，民主黨人應當做的是完全拋棄他們所有的民主殘餘物，而在電視上像藥品廣告那樣宣傳他們的候選人，於是，我們才會擁有真正的民主。近來流行的觀點是，我們應當懂得把議題「捏造」得更好。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改變我們的措詞，變得跟共和黨人一樣精於騙術。就讓我們忘掉議題，而儘管運用適當的

措詞吧。

前幾天，我開車回家，邊聽國內廣播——自討苦吃的時段——時，他們正巧談了一段歐巴馬。<sup>[38]</sup>談話相當討人喜歡，非常有熱誠。在國內的政治天地裡，升起了一顆新星。我想聽聽看這個報導是否會講到他對於議題——任一議題的立場。一個都沒有，完全只談他的形象。我想他們在談到他的時候，應當有幾句話談到他贊成為氣候做些事情。他有哪些立場？這件事並不重要。再去讀文章，講的還是一樣。他帶來希望。你跟他講話時，他會直視你的眼睛。這，才是人們認為重大的事情。而不是一我們應當控管自己的資源嗎？應該把我們的資源收歸國有嗎？我們應該提供自來水嗎？我們應當開辦醫療照護體系嗎？我們應該停止侵略嗎？」不必，不必去提。由於我們的選舉制度、我們的政治制度的水準已經被弄到如此之低，這些議題全被邊緣化了，你不應該知道有關候選人的這些資訊。

[34] Chomsky, *Failed States*, chap. 6.

[35]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 "U.S. Public Would Significantly Alter Bush Administration's Budget," media release, 7 March 2005.

[36] 譯註：華德曼 (Paul Waldman)，媒體、政治評論家。

[37] Paul Waldman, "Elections Aren't About Issues," *Boston Globe*, 6 September 2006

[38] Marra Liasson, "Barack Obama, Still on the Rise," *All Things Consider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8 December 2006.

許多人關心選票欺詐，例如二〇〇〇年的佛羅里達州和二〇〇四年的俄亥俄州<sup>[39]</sup>。

首先，我個人認為這些關心弄錯了地方。沒錯，是有選票欺詐。不過，卻是歷來都有的。比方說，甘迺迪顯然就是以芝加哥的選票欺詐為基礎，把伊利諾州挪到自己名下才當選的。不過，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選舉其實根本沒有舉辦過。當你有兩名候選人，他們的政黨管理者掩飾了他們的立場（要是他們竟然有立場的話），使得民眾不曉得議題是什麼，而且更被形象所矇騙的話，最後你就會得到我們通常所作的、類似於統計上和局的結果。這就滿像丟銅板。如果結果是銅板有一點偏差，這就不算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嚴格來講根本是沒有選舉的。

在二〇〇〇年，看來顯然是有以不當的方式影響投票的情形發生。在二〇〇四年，這種不當的影響可能有助於形成極端反動的集權派，而對世界造成重大傷害。在這種意義之下，選票欺詐才是重要的。不過，如果你考慮的是民主的效能，那麼更重要的事情則是，我們並沒有真正的選舉。

就拿十一月的國會選舉來說吧。眾議院的每個席次都是透過競選獲得的，可是在下一次選舉，有多少席次需要認真爭取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而已。<sup>[40]</sup>現任的幾乎都會贏，因為他們握有大部分資金。事實上，你只要看看候選人可以運用的相當數

量的資金（這原本表示他們得到企業多少支持），就能夠以相當高的或然率預測出選舉結果。只有一些些席次可以爭取的選舉，能算是民主選舉嗎？就連不是民主黨人的麥迪遜<sup>[41]</sup>也會在墳墓裡嚇翻了。

我們回頭談談拉丁美洲吧。你已經評論了美國和委內瑞拉之間的一些歷史。談談戈麥斯和希門尼斯<sup>[42]</sup>吧。

在修昔底德和亞當·斯密的定律之外，也許我應該加上第三條國際事務的定則，那就是握有權杖的人患有歷史健忘症。對我們來講，歷史是一種老舊、無聊的東西。誰會在意這種東西呢？大家要邁向光明的未來嘛。可是，受過權杖打擊的人傾向於牢記歷

【39】譯註：佛羅里達州和俄亥俄州是布希兩次勝選的關鍵州。

【40】For some recent historical data, se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US House Reelection Rates, 1964-2004" (<http://www.opensecrets.org/bigpicture/reelect.asp?cycle=2004>); "US Senate Reelection Rates, 1964-2004" (<http://www.opensecrets.org/bigpicture/reelect.asp?Cycle=2004&chamb=S>); and "2006 Election Overview: Incumbent Advantage——All Candidates" (<http://www.opensecrets.org/overview/incumbts.asp?cycle=2006>)

【41】譯註：麥迪遜（James Madison），前美國總統、憲法主要起草人。

【42】譯註：戈麥斯（Juan Vicente Gómez）和希門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均為前委內瑞拉總統。

史，因為他們瞭解這很要緊，也看到它一再發生效用。委內瑞拉就是個合適的例子。委內瑞拉過去算是英國的領土，當石油世紀開始，也就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時間，威爾遜藉著另一次理想主義的行動，把英國人踹出委內瑞拉，加以佔領，支持暴虐的戈麥斯的獨裁政權，而把委內瑞拉的石油納入美國的掌控。於是一切都很順利，態勢就這麼持續到希門尼斯，他還從艾森豪政府獲頒一枚勳章呢。這又是個殘暴的獨裁者，不過委內瑞拉的石油一直源源不絕，受到美國公司相當程度的控制，而且還不只有石油，委內瑞拉還有其他自然資源，而委內瑞拉一小撮菁英藉著和美國合作而富有起來，他們相當掌控了政府。以往有過一些偏向支持貝坦科爾特<sup>[43]</sup>和其他幾位社會民主黨人，不過情形大約是這樣。

在最近一個前查維茲政府的治理下，委內瑞拉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苦難。所導致的貧困嚴重到發生好幾次大規模暴動。查維茲本人參與過一次失敗的軍事政變，被關過一段時間。<sup>[44]</sup>成長率直直下滑，國家陷入困頓。這些都是委內瑞拉人回憶的一部分。正如二〇〇二年政變是他們回憶的一部分，正如近來顛覆查維茲政府的手段是他們記憶的一部分。

我們只要設想一下，伊朗支持在美國的一場軍事政變，在反動派聯合起來之前就把政府給推翻了。假設伊朗進入美國，把資金投給名義上支持民主，實際上反對政府的組

織來「支持民主」，這是我們樂見的嗎？我們會把這叫作「促進民主」嗎？

另外，並不是只有委內瑞拉才有嚴重的歷史健忘症，其他地方也都有。拿伊朗來講。就我們的史家來看，一九七九年的扣押人質只是一次事件，但伊朗人的看法並不一樣。伊朗的歷史包括了伊朗人受到美國半個多世紀不間斷的折磨，事情開始於一九五三年中情局和英國所策劃的政變，推翻了議會政府，復辟了暴君沙王巴勒維，他後來的暴行全都得到倫敦和華府的支持。在美國媒體方面，關於沙王的暴政、國家安全情報署的暴行等等，實際上卻不曾報導過一句話。<sup>[45]</sup>直到一九七九年。

結果，卡特在一九七七年訪問德黑蘭，稱讚「沙王卓越的領導」以及人民對他的「敬仰和喜愛」。<sup>[46]</sup>卡特的評論激怒了許多伊朗人。一九七九年沙王一被推翻，卡特政府幾乎隨即就設法煽動一場軍事政變。當這個辦法失敗時，雷根政府轉向了海珊，後來他

[43] 譯註：貝坦科爾特（Rómulo Betancourt），後來當選委內瑞拉總統。

[44] See Richard Gott, *Hugo Chávez and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rev. ed. (New York: Verso, 2005)

[45] William A. Dorman and Mansour Farhang, *The U.S. Press and Ir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Journalism of Defer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46] On December 31, 1977, Carter said, "Iran, because of the great leadership of the shah, is an island of stability in one of the more troubled areas of the world" and spoke of "the respect, admiration, and love which your people give to you." See Mark Tran, "Tehran's Promise of Help Could Improve Ties with Washington," *Guardian* (London), 5 August 1989.



入侵了伊朗。雷根政府把伊拉克剔出贊助恐怖活動的國家名單，這麼一來，就可以給他們的朋友海珊提供實質的援助——包括研發如化學武器之類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辦法——結果是，數十萬伊朗人遭到屠殺，這都是美國所支持的。這更延伸出海珊最嚴重的暴行，到最後，華府實際直接進入了戰場，伊朗於是發現沒辦法跟美國對打，就投降了。<sup>[47]</sup>這就是他們在伊朗的回憶的一部分。

我猜想，繼續支持海珊也是他們回憶的一部分。實際上，在跟伊朗戰爭結束後的 一九八九年，美國還邀請伊拉克核子工程師過來進修，學習發展核子武器。<sup>[48]</sup>我不以為伊朗人會忘掉這件事。當他們發現自己被指控關切伊朗的核子武器時，可能會讓他們變得有點假仁假義吧。這可是半個多世紀的折磨。這種事要緊嗎？對伊朗的人民來說很要緊，對握有權杖的傢伙們卻是不痛不癢。

委內瑞拉連同阿根廷、古巴和烏拉圭一起開辦了南方電視台，這是一個拉丁美洲電視頻道，想要以更為草根的觀點來呈現新聞。這被形容成是某種西班牙語的半島電視台。而查維茲所倡導的另一件事情——美國方面又稱之為「具有爭議性」——是把家庭取暖用油以優惠價格提供給波士頓的低收入社區，就離我們現在所坐的地方不遠，在布朗克斯南區以及其他貧困地區。

我們從取暖油料談起吧。去年冬天，美國一群政界人士跟幾家大型石油公司接洽，客氣地問他們能否提供便宜的油料來幫助貧困家庭，因為油價實在太高，人們負擔不起取暖的費用。只有一家回應——委內瑞拉人經營的雪鐵戈公司。雪鐵戈同意以便宜的費率提供油料給全美的窮人。<sup>[49]</sup>這件事被政府、媒體嚴厲指責成查維茲只想要用他的石油財富來贏取支持——彷彿我們的對外援助是完全利他的，我們從來沒有為了任何政治之目的而提供援助。查維茲也給加勒比海和南美提供便宜的石油，加勒比海國家透過加勒比石油計畫，以相當優惠的價格和便宜的貸款方式接受石油。<sup>[50]</sup>沒錯，這是在收買人心，確實是這樣。

你也可以這樣來形容在加勒比海的奇蹟行動，這個方案是古巴醫生在委內瑞拉的經濟支持下，前往像是牙買加的地方提供醫療照護。<sup>[51]</sup>目前他們專注在盲胞身上，設法找出

[47] For background, see Dilip Hiro, *The Longest War: The Iran-Iraq Military Conflict*, rev. 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48] Gary Millhollin testimony in *United States Export Policy Toward Iraq Prior to Iraq's Invasion of Kuwai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U.S. Senate, 102nd Congress, 27 October 1992. See also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p.111-12; Chomsky, *Failed States*, pp.28-29.

[49] Mark Clayton, "A Congressman Brings Home the Fuel—from an Unorthodox Suppli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5 November 2005.

[50] Danna Harman, "Chavez Seeks Influence with Oil Diplomac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5 August 2005.

可以藉由先進的外部治療來重建視力的人。他們把人帶到古巴進行治療。患者回到牙買加，接著就看得見東西了。古巴和委內瑞拉所做的，正是我們大家在經濟課程中所學到應該去做的事情：他們在追求自己的相對優勢。委內瑞拉的相對優勢是石油；古巴的相對優勢是受到高度訓練、技巧純熟的專業人員：醫師、教師、護士。所以他們基本上會在委內瑞拉和古巴以及其他地方交換這些人員。

你認為這對牙買加人有影響嗎？你打賭說有。這正是委內瑞拉帝國主義的另一個例子，好像我們沒辦法做同樣的事情似的。可是萬一我們這麼做，就會叫作大有為的人道主義。當古巴和委內瑞拉這麼做時，就成了兩個不值一提的獨裁者設法在運作來毀掉我們。可是，這對接受援助的人很重要，就像為阿根廷大部分債務紓困以擺脫國際貨幣基金，對阿根廷人是有意義的那樣。委內瑞拉所提供的油管會下行到阿根廷，如果完成的話，對拉丁美洲國家會很有好處，是一種邁向某種能源整合和獨立自主的統一辦法。<sup>[52]</sup>美國當然討厭這種構想。

至於南方電視台，就有相當重要的背景，在我們這裡當然有所隱瞞了。我先前提到，查維茲在聯合國談到過，藉著重要的不結盟國家——世上大部分國家——以及一九七〇年代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的贊助，來復興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更有另一個構想，就是新的國際資訊秩序。在這個案子當中的贊助者，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構

想是設法讓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媒體制度有所輸入，而不是讓少數有錢的西方強國，尤其是美國完全霸占。這件事在美國受到嚴厲的抨擊。大致來講，這件事被取笑成是想要終結新聞自由以及控制新聞業者。這些攻擊充斥著最放肆的謊話，像是《紐約時報》之類的報社，都不刊登教科文組織官員的回應。<sup>[53]</sup>最後，美國遊說教科文組織，設法別讓第三世界對國際資訊制度有所投入。他們瞭解，「新聞自由」的意思就是，我們有獨占權，而你們得閉嘴，並聽清楚我們所講的話。

所以南方電視台打算重振國際資訊秩序的觀點。半島電視台也是同樣的道理。中東經營石油的國家且由美國支持的暴君——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其他國家——都討厭半島電視台。他們都討厭它。美國也基於同樣的理由討厭半島電視台：這是獨立的聲音。你沒辦法掌控這種聲音。美國轟炸了電台在喀布爾和巴格達的設施，並宣稱是意外。<sup>[54]</sup>我不認為哪個明眼人會相信這種話。後來當美國遭到大眾的抗拒而不得不容許伊拉克的選

[51] See Marc Frank, "Eye Surgeons Bring a Ray of Hope to the Caribbean," *Financial Times*, 21 October 2005.

[52] Monte Reel, "A Latin American Pipeline Dream: Regional Leaders Put Weight Behind Gas Plan," *Washington Post*, 12 February 2006.

[53] William Preston Jr., Edward S. Herman, and Herbert I. Schiller, *Hope and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1945-198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54] See Amy Goodman and David Goodman,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New York: Hyperion, 2006), pp. 181-84, 188-89.

舉時——他們想盡辦法阻止它，現在當然說成是有功於它——可是當他們再也阻止不了時，就設法加以推翻。政府想盡辦法要停掉半島電視台，掌控局面的辦法之一是，把他們趕出巴格達。<sup>[55]</sup>如果我們掌控不了一切，你們就得不到自由選舉。

當卡達親王來到華府時，出現了一場最好笑的記者會。他得到鮑爾<sup>[56]</sup>的接待，鮑爾設法要他關掉半島電視台。他辦了一場記者會，會中他話中有話地告訴媒體，在卡達，他們認為這種事就叫作新聞自由，所以當然有時候就意味著人們會講出我們不喜歡聽的事情。<sup>[57]</sup>後來，卡達親王在美國的施壓之下，提議讓電視台民營化。布希政府說，這樣是沒有用的——你們得關掉它才行。只要是不受我們的管控，不管是國營或民營的電台都不行。這就是我們對促進民主的概念。

半島電視台在阿拉伯世界的收視率很高。在二〇〇六年夏天，美國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也就是實際上摧毀這個國家的期間，半島電視台的記者們就在現場，他們刊登了照片，大家都看到發生了什麼事，而這是有影響力的。目前他們正設法開設一個英文電視台。<sup>[58]</sup>就我最近聽到的消息，它還沒有辦法拿到任何許可。我想，應該會有某個地方的一家有線電視台願意讓它接通吧。半島電視台想取得英文的波段，想必會有很大的阻力。<sup>[59]</sup>

南方電視台也是個議題。美國並沒有權力關掉它，而且，當布希和萊斯叫查維茲關掉南方電視台的時候，他並不打算聽從。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有什麼事情。不過，這是一

種替代方案。至少就某程度而言，這是一種聲音，表達了世界絕大多數人的立場。倒是我們還執著在一種資訊制度，受到有權有勢者的控制，並為他們的利益而運作。

可以談談委內瑞拉加入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區，以及普遍出現在拉丁美洲的整合的重要性嗎？你在《國際社會主義評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委內瑞拉大概已經打造出拉丁美洲國家跟中國最密切的關係。」<sup>[60]</sup>這件事為什麼很重要呢？

這件事相當有意義。這是自從西班牙人征服以來，拉丁美洲頭一次開始邁向獨立和整合。我得界定一下——他們以前就嘗試過，不過失敗了。例如巴西在一九六〇年代初

[55] Bassem Mrroue, "Iraqi Government Extends Closure of Al-Jazeera's Office in Baghdad Indefinitely," Associated Press, 4 September 2004.

[56] 譯註：鮑爾（Colin Powell），美國國務卿。

[57] Colin Powell, news conference with Sheik Hamad bin Khalifa Thani, 3 October 2001, Washington, D.C. See also Michael Dobbs, "Qatar TV Station a Clear Channel to Middle East," *Washington Post*, 9 October 2001.

[58] Jonathan Curriel, "English-Language Al-Jazeera Bets Americans Will Tune In for New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5 November 2006.

[59] 譯註：目前已經成立。

[60] Noam Chomsky, "Latin America at the Tipping Poi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46 (March-April 2006), pp. 10-11



期有過溫和民粹派的民主政府，甘迺迪政府策動了一場軍事政變，扶植出一個新納粹式的民族安全國家，成了瘟疫的病源，隨後傳遍了整個大陸，到智利、阿根廷、中美洲，後來形成一場大屠殺。所以拉丁美洲的人過去已經想過種種辦法，如同他們設法擺脫過西班牙人，可以說費了很大的工夫。不過這可是掌握到成功契機的頭一遭，因為直到現在，他們都還在設法擺脫西方人——先是歐洲人，接著是美國人——的控制。委內瑞拉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可是並不是唯一的國家。我們看到過從委內瑞拉到阿根廷的一股民主選舉浪潮，有著民眾的參與和幾分左傾的取向。

當一般南美洲國家朝向獨立和整合時，美國重要的控制手段便失去了力量。就過去的歷史來看，一個控制的辦法是暴力，另一個則是施加經濟壓力，這個辦法在近年來是透過國際貨幣基金、財政部和世界銀行來進行的。兩種辦法都逐漸在失去效力。美國最近一次試圖採行傳統辦法——暴力，是在二〇〇二年委內瑞拉政變期間。華府後來不得不退出，現在則假裝自己跟政變沒有任何關連。它之所以退出，一則是因為委內瑞拉民眾的反應，一則是因為拉丁美洲相當強烈的負面反應。在拉丁美洲，人們比西方更認真地看待民主，當然也包括美國。

我不會說暴力的威脅已經消失。美國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軍力，很可能更多於冷戰高峰時期。拉丁美洲軍官的訓練，也就是美式訓練學校，已經開辦。事實上，我還是頭一

次認為，美國的軍事支出——所謂對拉丁美洲的援助——還高過來自重要聯邦機構的金融援總額呢。<sup>[61]</sup>這種事連在冷戰期間也不曾發生過，而且到處都建立了基地，大家為了各種軍事行動作準備。但是華府並沒有過去所擁有的能耐。你不能夠只策動軍事獨裁，然後加以支持，因此就正在失勢當中。

經濟網綁也減少了。阿根廷踢開國際貨幣基金就是一個例子。同時，整合也在慢慢地進行。當委內瑞拉加入南方共同市場時，阿根廷的基什內爾和巴西的盧拉總統，都稱讚這向前邁進了一大步。<sup>[62]</sup>至於會多有意義，我們就得耐心等待。當中有不少內部問題，不過卻是整合的開始。

如果你留意拉丁美洲國家的歷史，他們一直是相當分裂的。菁英們都偏向西方。別墅都在地中海沿岸，這就是你可以度假的地方，你的子女上的是美國和歐洲的大學，就連運輸系統也是朝向西方，資金流向西方，而不是流向內部的投資。而國家之間的整合是很少的，事實上，在拉丁美洲國家之間，有不少衝突。這是加以克服的開端。

<sup>[61]</sup> See additional discussion in Chomsky, *Failed States*, p.107.

<sup>[62]</sup> Patrick J. McDonnell, "Leftist Presidents Take Spotlight at Trade Summit," *Los Angeles Times*, 22 July 2006; Paulo Prada, "South American Trade Bloc Moves to Admit Venezuela," *New York Times*, 8 December 2005.

## 有南方對南方的國際大整合嗎？

看看中國吧。它讓華府的策劃者感到驚慌。怎麼說呢？因為北京會攻擊我們嗎？不是的。中國不是一種軍事威脅，它在回應布希的軍事主義方面有所建制，可是卻很少。事實上，它並沒有嚇阻的武力。中國之所以是威脅，因為它正在往拉丁美洲、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和其他國家移動，這件事才令華府抓狂。他們成為拉丁美洲主要的貿易夥伴，這不只是對委內瑞拉而言。包括智利和巴西在內的原物料出口國，正在增加他們跟中國的貿易，而中國也回過頭來投資他們的經濟。同時，委內瑞拉也設法讓石油出口多角化，才不致於太依賴跟具有相當敵意的美國的買賣。這是自然而然且合乎常理的，對拉丁美洲以及對中國的許多出口品項都在多角化。<sup>[63]</sup>當然，美國政府對這件事相當感冒。控制資源和市場的應該是我們，而不是別人。

在你的一些談話當中，通常是在結束之前，你會拿照鏡子來打比方。

我們應當問問自己是誰、在做些什麼。例如，當查維茲在大會上得到久久的掌聲時，我們就該來問為什麼，而不是取笑人家的說詞。特別是這樣的事實：就連在歐洲的

民意調查，世界其他各地的就更別提了，為什麼大家認為，就世界和平甚至就自己的存活來講，美國是重大的威脅呢？這種看法是怎麼來的呢？光講「他們因為我們的自由怨恨我們」是不夠的。他們不是這樣。所以注意你們自己吧，看看自己在做些什麼。近五十年來，我們對伊朗做了什麼？還有，現在我們正在對伊拉克做什麼？

還有幾天前才出現的民意調查，目前幾乎沒有報導出來的，說是有七成的伊拉克人希望美軍在一年之內撤走，而其他大部分人更不想等太久，這是什麼緣故呢？還有，在巴格達，有三分之二的人希望他們馬上撤走。<sup>[64]</sup>為什麼會這樣呢？注意這些調查報告，它們會告訴你的。這是因為絕大多數人認為，美國只會助長暴力和派系鬥爭，而且絕大多數人還認為，美國一直在建立他們並不想要的永久軍事基地。<sup>[65]</sup>我們有這樣嗎？留意一下有被報導的支出情形吧。不錯，他們建造的是他們所謂「半永久」的基地，意思卻是像我們所要的那樣永久，而且它們是以具有永久性的方式建造的——深入地下的掩體等等。

[63] Benedict Mander, "Instrument of Revolut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8 May 2007.

[64] See the poll conducted for WorldPublicOpinion.org by 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ost Iraqis Want US Troops Out Within a Year," 27 September 2006.

[65] *Ibid.*

事實上，美國根本沒有把支持軍隊應有的辦法提供給伊拉克部隊，顯然是假定了美軍會在那裡提供後勤、支援、後備、基地，並在必要時移入。以色列人並不要這些，不僅因為他們認為（很可能是對的）我們在助長暴力，更是因為他們並不樂意遭到外力的佔領。我們願意伊朗人在國內興建基地嗎？所以我們不妨照照鏡子，並問問自己，世上的人為什麼對美國政府政策會有這種印象。

令人驚訝的是，許多美國人民也有跟國外人們同樣的印象，不過事實上都政治制度甚至媒體給排除了，他們並不報導人民的態度。所以不妨瞧瞧自己，看看我們擁有哪種國家。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嗎？我們想要一個被看成這種樣子的國家，然後承受後果嗎？這是我們自找的。

就拿黎巴嫩戰爭來說吧。在黎巴嫩，大約有九成的人民認為這是美國、以色列的戰爭，當然確實也是。<sup>[66]</sup>我們破壞了一大片的黎巴嫩——一大片都被弄得無法生活，到處都是炸彈<sup>[67]</sup>，轟炸燃料儲存槽造成了石油外洩，而明顯導致巨大且長期的環境破壞。環境部長說，由於美國、以色列轟炸的影響，不要多久，一般黎巴嫩人都會喝到遭到毒化的水了。<sup>[68]</sup>

在《科學》雜誌中，有一篇文章談到攻擊黎巴嫩所帶來的環境衝擊。<sup>[69]</sup>

文章提供了一些學術性觀察。他們分析到達海岸的部分漏油，並發現了相當高濃度的有毒碳氫化合物，以及其他致癌物和毒素。他們認為，這些毒素一定也到了各處。他們還報導說，石油正在沉入海底，這表示即將破壞食物鏈。所有這些會以大家熟悉的方式蔓延下去，而這更相當不同於來自同樣漏油的、籠罩國家的毒素雲霧。由於這種破壞、一大堆炸彈和大規模空襲，這個國家很多地方都遭到破壞，而且還可能持續一段長時間。轟炸也破壞了文化的中心，也就是書店。貝魯特有個地方叫作文化區，是大部分書籍出版業者的所在地。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重鎮，而這塊區域被夷平了，書店都沒了。

伊拉克更淒慘。書店集中的地方，文學咖啡館，是設法撐過海珊獨裁時期熱絡的討論中心，現在都沒了，連同具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化遺產被清空了。在我們國內，這不過是

[66] See Amy Goodman, interview with Amal Saad-Ghorayeb, *Democracy Now!*, 27 June 2006, online at <http://www.democracynow.org/article.pl?sid=06/07/27/1423248>。阿瑪兒·高拉耶布當時在黎巴嫩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八十九·五的人都認為，美國在最近這次衝突中，並不是誠實的一方。事實上，只有百分之八的黎巴嫩人認為它扮演了持平的角色。」

[67] Scott Peterson, "Cluster Bombs: A War's Perilous Aftermat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7 February 2007.

[68] Borzou Daragahi, "Lebanon's Coast Is Drowning in Oil," *Los Angeles Times*, 4 September 2006

[69] "Tallying Mideast Damage," *Science*, 15 September 2006.



「可有可無的東西」，<sup>[70]</sup>在那裡卻不是。他們關心自己的文化和文明，還有他們的生活。

這會有什麼結果呢？在黎巴嫩的結果，會跟在伊拉克的一樣：造成新一代的聖戰士，也就是投身在報復和仇恨導致這種破壞的國家。我們會再聽到他們的動靜的。然後會再納悶，他們為什麼恨我們？其實，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為什麼，不妨回顧一下這五十年。這是另一個的歷史健忘症的理由。布希並不是第一個問「他們為什麼恨我們」的總統，艾森豪也問過。讓我們回過頭去看看，當時他們為什麼恨我們？現在還是為了同樣的原因。不只是這樣，情況還更加惡劣。

如果你去照照鏡子，也許可以瞭解到有關自己的一些事情。這應該是最最優先的事項。再來，你或許才能夠談論別人。可是呢，我們應當設法瞭解自己，而不是一味大喊強勢的口號。為了我們親愛的領袖宣布查維茲是殘暴的獨裁者，我們就得吶喊他是殘暴的獨裁者。或許是吧。可是別只是為了親愛的領袖有這麼宣告，而是應該作出自己的結論。我們並不必當志願的北韓人。

[70] "Rumsfeld's Words on Iraq: 'There Is Untidiness,'" *New York Times*, 12 April 2003; Sudarsan Raghavan "Violence Changes Fortune of Storied Baghdad Street," *Washington Post*, 18 September 2006; Omayma Abdel-Latif, "Israel's Other War: A Little Remarkd Consequence of Israel's War on Lebanon Is the Destruction of Culture," *Al-Ahram Weekly*, 7-13 September 2006, online at <http://weekly.ahram.org.eg/2006/811/re83.htm>.



## 第四篇

# 美國對抗福音

麻州劍橋（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紐約時報》昨天有一則頭版消息說，智利統治者皮諾契特將軍前一天過世了。<sup>[1]</sup>要是有人從火星或是某個遙遠的行星降落在美國，會從該國頂尖報紙對智利事件的報導得到哪種訊息呢？<sup>[2]</sup>

要是外太空來的人知道這件事，會以為自己降落在史達林俄國那樣的集權國家。一九七三年，智利發生了後來促成皮諾契特掌權的政變，昨天那篇文章對美國在當時的角色僅僅一筆帶過。事實上，美國多年來都在破壞智利的選舉，例如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四年。到了一九七〇年，華府表示要推翻阿連德政府。有用硬路子的，這最後導致了軍事政變；也有軟路子，就像尼克森和中情局長赫爾姆茲說的，要「讓經濟衰號」。<sup>[3]</sup>美國直接動手，並和智利高層密切合作，確保經濟慘跌。美國在整個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所策動、支持或直接參與的一連串政變當中，智利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在一九八〇年代中美洲的美國恐怖主義戰爭當中則是個起頭。整個大陸都感染了經濟衰退。

智利這個特別例子，對我個人來說剛好稍微深刻一些。幾個星期之前我才去過那裡。關於當前的智利，我所見過最準確的說法是多爾夫曼<sup>[4]</sup>所講的，他說智利「仍然是個充滿恐懼的國家」。<sup>[5]</sup>講得很對。民眾經歷了十七年的獨裁，所以你感覺得出那種揮之不去的害怕。格里馬爾迪別墅是皮諾契特最可怕的一間刑求室。在我訪問期間，一位男

士帶我參觀整個設施，他是有名的國際法學者、教授，以及在那裡受過刑求的活躍人權人士。他帶著我們一行人瞭解當中每個步驟：這就是他們幹的事情，這就是他們刑求我們的方式。他說自己經過了好多年，才有辦法談論自己的經歷。刑求相當可怕。我們還見了一位男士，他是唯一去過死刑室還活著出來的人。在你通過所有刑求之後，如果他們決定不再需要你，就會讓你進一間可怕的死刑室。這個人卻活了下來。酷刑是很可怕的，他敘述了細節。

酷刑全程都有醫師監控，他們的角色是確保受刑的人不致於死掉，因為他們還得留一條命接受下一階段的酷刑。所以他們會在適當時間對行刑者喊停，做一些檢回一條命的事情來繼續酷刑。我趁機問法學家：「這些醫生現在在哪？」他說：「他們在聖地牙哥開業。」而且沒有人有辦法去想想對策。這就好比任憑門格勒<sup>[6]</sup>在街上巡視。這就是你所看到的，恐懼的面向之一。

[1] Jonathan Kandell, "Augusto Pinochet, 91, Dictator Who Ruled by Terror in Chile, Dies," *New York Times*, 11 December 2006.

[2] 譯註：杭士基在《媒體操控》的講稿中，用過這種拿外星人作假想的語氣。

[3] See Tim Weiner, "All the President Had to Do Was Ask,"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1998.

[4] 譯註：多爾夫曼 (Ariel Dorfman)，智利劇作家。

[5] Ariel Dorfman, "The Half-Life of a Despot," *New York Times*, 12 December 2006.

[6] 譯註：門格勒 (Josef Mengele)，納粹集中營醫師負責人。

智利作家皮柯寫說，保留下來的「恐怖氛圍」使得「大家順服當權者，而不會期待不同於他的替代方案」，<sup>[7]</sup>民眾甚至不再多作奢望。智利的朋友們跟我談到這種情況。那裡曾經是相當生氣盎然的國家，如今人都被孤立起來，他們不再信任對方，不想採取任何行動。醫生們是特別恐怖的例子，不過，還有其他的案例。

《紐約時報》那篇文章的要點之一是，雖然皮諾契特並不是大好人，卻把非常繁榮的經濟交給芝加哥哥兒們來主導。可是，連《紐約時報》都知道的內情——如果你細心的讀，會留意到其中出現有關的一句話——卻是：芝加哥哥兒們不僅在恐怖之下主持經濟，更把這國家帶到可能是史上最糟糕的衰退。到了一九八二年，國家就不得不介入來為民營經濟紓困。整個皮諾契特時期非常的悲慘。

### 你能否談談被動語氣在報導國家罪行時的用途？

用被動式寫是標準作法。所以你寫「民眾遭到殺害」而不是一「我們幹掉他們」；或是一「他們死了」而不是一「我們殺掉他們，我們拷問他們」。事實上，關於智利的政變，你還有更多可以談的。政變發生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常常被叫作南美洲前一個九一一。如果你要好好想想那是什麼狀況，不妨看看我們的九一一，並設想它跟

一九七三年智利的事件具有同等的規模，這事件是我們搞出來的。為了作出合理的類推，你得按比例算出同等的人數，因為美國大得許多。所以設想一下，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蓋達組織轟炸白宮，炸死了總統，發動軍事政變，殺掉五萬至十萬人，拷問七十萬人，在華府建立恐怖中心，以便在半球的某個地方策動或支持相當的軍事政變，謀殺和暗殺世界各地他們所討厭的人。假設他們送來一組經濟學者——姑且叫作坎大哈哥兒們——搞垮經濟的他們卻大受讚揚，後來還回國拿他們的諾貝爾獎。假設一下發生了這種狀況，這樣有改變世界了吧？大家都說我們的九一一改變了世界。不過這可不是憑空想像的，那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所發生的狀況。

政治犯蜜雪兒·巴切萊特的父親被皮諾契特所殺，她本人則是遭到放逐的，但如今她變成這個國家的總統，這件事的重要性如何？

很重要。首先，就文化和社會來講，智利是非常保守的國家，不應該有女性的總

[7] See Juan Hernández Pico, "Central American's Alternative: Integration from Below," *Envíñ* (Managua, Nicaragua), no.151 (February 1994), online at <http://www.envio.org.ni/articulo/1746>. See also Noam Chomsky, *The Culture of Terror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8).



統，尤其是離過婚的女性總統。所以這確實很重要。至於她能有什麼成就，目前還很難說。獨裁政權的影響仍然很深。就拿另一個例子來說好了，智利國營銅礦公司得按照法令，把一成的收入撥給軍方，<sup>[8]</sup>大多數人民都已經不想要這樣了，可是也有人認為，就算他們手中握有立法權，也改變不了。

智利是個相當不平等的社會，我認為不平等的程度相當於擁有不同國情的巴西。當你逛聖地牙哥時，會覺得自己是在紐約的高檔區。另一方面，別的地方卻窮得不得了。我所接觸的印第安人，包括南部的馬普切區，北部的艾馬拉區和祕魯的魁丘阿區，他們有太多嚴重的問題。政府承認他們到某種程度，可是他們並沒有發言權。再來就是城市和鄉下的窮人。就國際的標準來看，這個國家的經濟算是不錯，不過卻相當脆弱。它的基礎主要是在原物料出口，只要商品價格上揚，就會有很好的態勢。

我去過的地方之一是伊基克，在安第斯礦區。礦區是一片你所無法想像的沙漠。沒有一點綠意、沒有水源，只有一片平坦的、類似淺褐色的沙地，以及不斷呼呼吹來的風。現在礦區全都封起來了，不過你可以想像礦工的生活情況。然後他們帶我看了一小間音樂廳，這是帕華洛帝之類的歌手表演給礦場主人欣賞的地方。

二十世紀初，那裡有過一連串的打擊和屠殺。例如在一九〇七年，礦工和家人們每天賺不到幾塊錢，工資非常之少。他們下行到大約三十里之外的濱海城鎮伊基克，得

到礦場主人們的接待，並進入一所小學住宿。於是，他們可以在學校操場開會。當局派出部隊，用機關槍掃射他們。書報檢查非常之嚴密，大家沒辦法得知死傷人數。有人估計，至少有一千名沒有防備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遭到殺害。我認為，這是勞工史上最狠毒的屠殺。智利學界把這場屠殺形容成是殘暴的「預防性鬥爭」的頂點，為的是建立國家和資方的權威、維持社會控制，以及預防有力量的勞工運動發展。把這個事件看成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有美國撐腰的皮諾契特政變的恐怖時期，可能還滿恰當的。<sup>[9]</sup>

這只是其中的一場大屠殺。就執行面來講是智利人，可是背後還有英國人。事實上，整個區域都屬於智利，主要是因為英國人支持他們跟玻利維亞和祕魯作戰。英國人想要硝酸鹽礦，可以用來製造肥料和火藥。後來給美國搶走了。

後來當地人開始紀念伊基克大屠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智利人，漸漸開始面對這段歷史。可是我們也應當有所瞭解，這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8] Richard Lapper "Day of Judgment,"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6 November 1998.

[9] Peter De Shazo, "The Valparaiso Maritime Strike of 1903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Labor Movement in Chil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1, no.1 (May 1979), p.158. See also Sergio Grez Toso, "La guerra preventiva: Santa María de Iquique. Las Razones del poder," *Archivo Chile* (2006), online at [http://www.archivochile.com/Historia\\_de\\_Chile/sta\\_ma/HCHsta-ma\\_04.pdf](http://www.archivochile.com/Historia_de_Chile/sta_ma/HCHsta-ma_04.pdf).

尼加拉瓜前一陣子舉行大選，結果前桑定派領袖奧蒂嘉當選總統。你對奧蒂嘉有什麼看法？

《遞送》是馬那瓜耶穌會大學所出版的雜誌，它可能是中美洲最好的雜誌，他們最近的議題是尼加拉瓜大選，當中指出，在前兩次，也就是一九九六和二〇〇一年大選時，奧蒂嘉似乎有過機會，不過當時有資金抽離和其他不少威脅。而這一次大選，他贏得相當順利。<sup>[10]</sup>

老實講，一開始我完全沒有看好奧蒂嘉。在一九九〇年代，由於他跟前尼加拉瓜總統阿雷曼這個非常腐敗的黑道份子結盟，而完全破壞了自己的聲譽。他們兩個，奧蒂嘉主控著桑定派，也就是桑定民族解放陣線，以及阿雷曼的自由憲政黨，能夠讓阿雷曼免受真正的懲罰，也能夠避免政府在立法方面採行任何具有真正建設性的措施——可是他們倒是很相像。奧蒂嘉似乎已經變成另一個右派的機會主義者。他向來都是機會主義者。他在效忠於舊有的桑定派希望的人之間，還是擁有忠誠的追隨者，可是這希望是一種假相。

尼加拉瓜是個悲慘的地方，它現在是西半球第二貧窮的國家。<sup>[11]</sup>有很大部分的勞動力都是外來的，一般是哥斯大黎加，有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地方。這裡並沒出現什麼發

展，卻有很多財富。如果開車兜一圈馬那瓜，你會看到它是相當亮眼的，你可以買到任何想要的東西，接著你卻看到小孩子巴著擋風玻璃，乞討一個科多巴<sup>[12]</sup>來過夜。自從美國一九九〇年重新佔領以來，這個國家衰退得很厲害。奧蒂嘉則是在同流合污，他跟朋友們都發了財，還跟阿雷曼等人稱兄道弟。我想美國投資者根本沒什麼好操心的，當然，他們看起來也並不操心。而尼加拉瓜的企業菁英也是，他們跟第三世界的一般菁英一樣超級有錢。

尼加拉瓜是中美洲最認真遵守國際貨幣基金規定的國家，所以他們讓能源民營化，而其他國家沒有這麼做。可想而知，尼加拉瓜能源短缺得很厲害，比其他國家更加糟糕。<sup>[13]</sup>瓜地馬拉已經夠糟糕了，可是尼加拉瓜更糟糕。哥斯大黎加，中美洲唯一有成效的國家——剛好也是美國在該區域唯一不曾入侵的國家——目前已經進展到將近百分之百的永續性能源了。<sup>[14]</sup>

[10] "From 'Governing from Below' to Governing Right Up at the Top," *Envío* (Managua, Nicaragua), no.304 (November 2006); online at <http://www.envio.org.ni/articulo/3438>.

[11] Editorial, "Sandinista Revista: Daniel Ortega's Comeback in Nicaragua May Raise Eyebrows, But He Poses Little Threat to the U.S.," *Los Angeles Times*, 12 November 2006.

[12] 譯註：一美元≠十二點六八科多巴。

[13] Tim Rogers, "Chavez Plays Oil Card in Nicaragu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5 May 2006.

在尼加拉瓜經營能源體系的外資公司，擁有充足的儲存能量，卻因為並不划算而沒有加以配送，這就是事情的運作方式。如果你讓淡水民營化，大可以構作一個看來相當有效的經濟模式。可是，卻沒有提到一條附註，那就是，當你定好了價錢，許多人民卻付不出來，他們也就沒水可用了。沒有事情是完美的。

在玻利維亞，淡水民營化一直是個重大抗爭的議題，尤其在科恰班巴，這裡有過大規模騷動，遏止了柏克德公司<sup>[15]</sup>和想使淡水民營化的財團。<sup>[16]</sup>這是有關真正全球化的不錯的例子。科恰班巴人民之所以能夠成功，部分原因是他們能夠迅速跟世界各地的行動人士聯絡，協調在柏克德公司的示威活動。尤其當中有一場抗議，剛好碰上一場在華府抗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政策的大型示威活動，這就讓玻利維亞的抗爭有了國際能見度。這是由人民所發動的真正全球化，所以叫作反全球化。不過，它卻有發生效果。

**柯雷亞最近當選了厄瓜多總統，你對他有什麼看法？**

他講了一些有意思的話。在厄瓜多有個大型的美軍基地，這是南美洲最後一批大型的美軍基地之一，而柯雷亞在選戰期間被問到他會不會關掉它，他告訴記者們，「要是我們讓我們在邁阿密設個軍事基地的話，……我們就會接受在厄瓜多的基地。」<sup>[17]</sup>這是不錯

的答案、合理的答案。

墨西哥九月辦過大選，卡爾德龍當選了。敗選的候選人、前墨西哥市長奧布拉多指選舉有人作票。<sup>[18]</sup>你認為他講得對嗎？

國家分裂成大概五五波，所以關於作票，奧布拉多有可能是對的。事實上，這方面也有一些證據。不過，就這個國家的特性來講，大選走上哪一條路並不會太要緊，全國各地都有重大的問題，這就是美國之所以在墨西哥的邊界上築起一道牆隔開的原因，他們預料會有日漸惡化的問題。

這道牆是一種暴行。如果你注意一下墨西哥邊界，它曾經是相當開放、具有雙向穿

[14] Eliza Barclay, "Energy for the Future Inspires Debate: Central America Sees Renewables as Part of Its Needs for the Longer Term," *Houston Chronicle*, 25 December 2005. The article notes, "Costa Rica has led the region in renewable energy, with 90 percent of its electricity from hydroelectric, geothermal and wind-powered generators, according to Carlos Manuel Rodriguez, Costa Rica'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minister."

[15] 譯註：柏克德公司（Bechtel），美國的工程公司。

[16] See Oscar Olivera and Tom Lewis, *iCochabamba! Water War in Bolivia*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4).

[17] Simon Romero, "Early Returns Point to a Presidential Runoff in Ecuador," *New York Times*, 16 October 2006.

[18] Adam Thomson, "Fury Builds in Mexico as Defeated Side Cries Fraud," *Financial Times*, 8 July 2006.



透性。後來在一九九四年，柯林頓以守門行動首度將邊界軍事化。現在，這項軍事化越來越密集。為什麼是一九九四年呢？那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的一年。假如美國預期貿易協定的效果，將是墨西哥農業無法跟美國受到高度補助的農業輸出品競爭的話，人民就會聚集到都市。墨西哥的本土事業將無法跟美國多國企業競爭，由於那些假冒的貿易法規跟貿易不太相關，而是關乎確保投資人的權利，所以這些企業在墨西哥得到特殊的待遇。結果將是北部一波進入美國的人潮，加上中美洲在雷根的恐怖主義戰爭之後一波離開廢墟的人潮。於是你才築起一道牆。

孟加拉的尤努斯獲頒二〇〇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sup>[19]</sup>他在這個國家創辦了葛拉敏銀行，這是建立在鄉村地區給一般貧困婦女的微額貸款上。人民向來會被問到，要是你不喜歡資本主義，那麼還有哪種替代方案呢？難道這就是一種替代方案的基礎？

這是一種合理的辦法，卻不是用在一切事情的答案。在第三世界國家——事實上，就是在一般的社區裡，賦予女性權利是相當重要的。在遭到打壓而難以生存的社區中相當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女性似乎比男性更擅長做事情。而且你可以看出原因，不管情勢有多麼敗壞，女性的責任感依然存在。她們仍然在照顧小孩，做所有家事、煮

菜。當男性失去了他們一般的機會時，通常就完了。他們沒有事情可以做，於是他們喝酒、惹事生非。在這個地方，你到處可以看到這種情形。

所以，給女性的微額貸款是相當聰明的辦法。這並不是任何事情的目的，卻有相當的回饋。這是不錯的資本主義方法，這是純粹的資本主義，事實上，比美國經濟還要純粹，這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國家為基礎的。

現任教宗本篤十六已經為了自己對伊斯蘭教的發言而陷入爭議，他在更受到尊崇和敬仰的若望保祿二世在位期間，是知名的執行人，<sup>[20]</sup>當年大動作清除支持解放神學高階天主教官員的人就是他。

我們並不清楚梵蒂岡的內部運作，可是，是有這樣的報導。當然，這件事看來也像出自他的著作。解放神學的罪過是它認真看待了福音書<sup>[21]</sup>，這是難以接受的。如果你

[19] Molly Moore, "Micro-Credit Pioneer Wins Peace Prize," *Washington Post*, 14 October 2006.

[20] Pope Benedict XVI called Islam "evil and inhuman." Ian Fisher, "Pope Calls West Divorced from Faith, Adding a Blunt Footnote on Jihad,"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2006.

[21] 譯註：一般指《新約聖經》的前四篇〈福音書〉。

稍加注意的話，福音書是激進和平主義者的材料。當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採行基督教時，他把它從激進的和平主義宗教，轉變成羅馬帝國的宗教。於是十字架這個窮人受苦的象徵，就被納入羅馬軍人的盾牌上。從此以後，教會就一直主要是有錢有勢者的教會——也就是福音書信息的反面。解放神學，尤其是在巴西，則把真正的福音書帶給農民。他們說，我們來研讀福音書所說的話，並設法實踐它們所描述的準則。這成了重大罪行，引發了雷根的恐怖戰爭和梵蒂岡的打壓。事實上，一九八〇年代美國在跟天主教會鬥爭，你可以說這是文明的衝突：美國對抗福音。

現在在自由派的意見方面，有很多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反對意見——

不敢苟同。

什麼緣故？

什麼反對意見呢？

就是佔領行動並不順利。

可是，他們提出的是什麼呢？行動相當順利呀。在佔領阿富汗期間，你可以在蘇俄發現同樣的看法。事實上，最近在《多倫多環球郵報》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一名前蘇聯軍人，現在則是加拿大公民的人所寫的，<sup>[22]</sup>他描述了軍人們在阿富汗的感受。我們設法在幫助阿富汗人民，我們在幫他們擺脫正在攻擊他們的恐怖份子。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帶給他們醫療照護，他們卻並不是很感激。我們在設法保護女性的權利，並打造出一個文明的社會。他說，他現在聽到加拿大軍人對於伊拉克，也講著同樣的事情。你可以逐字的對譯出來。我有跟他保持聯繫，這是某個較大計畫的一環，相當於俄羅斯人對阿富汗戰爭和車臣戰爭，對俄國國內報紙等等所刊載的事情的態度，也相當於我國國內對報紙所刊載有關美國戰爭事情的态度。跟我所料想的差不多，都相當的類似。

有許多反對伊拉克佔領的人說，他們支持對阿富汗的侵略和佔領。

[22] Nikolai Lanine, "We're Still Dying in Afghanistan," *Globe and Mail*(Toronto), 30 November 2006.

是這樣沒錯。阿富汗戰爭被看成是不錯的戰爭。不過，首先，就我來看——這個看法相當不受歡迎，所以我會一再複述——阿富汗戰爭本身是重大的戰爭罪行。

請解釋原因。大家講說：「九月十一日我們遭受攻擊。恐怖份子難道不是來自阿富汗嗎？這就是塔利班政權保護蓋達組織的地方。」

首先，我們連攻擊是否來自阿富汗都不曉得。轟炸開始以後的八個月，聯邦調查局長穆勒接受《華盛頓郵報》一場長訪談，記者問到他對九一一攻擊事件知道些什麼。他說構想有可能是在阿富汗醞釀出來的，但實際執行卻很可能是在波斯灣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德國。<sup>[23]</sup>這就是我們在開始攻打阿富汗八個月之後所相信的事情，這表示在轟炸當時，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進行轟炸並不是為了除掉塔利班政權，這是經過三個星期之後的想法。轟炸行動帶有相當明確的威脅：你們把賓拉登交給我們，否則我們會轟炸你們。沒有提出證據，沒有要求引渡。事實上，塔利班作出了一些姿態——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認真的，因為他們被拒絕了——如果拿得出證據，願意以適當的方式交出賓拉登，也許先交到某個第三國。<sup>[24]</sup>這件事根本遭到封鎖，我們就是要轟炸。

阿富汗人贊成這件事嗎？許多反對塔利班政權的阿富汗人都強烈反對轟炸，當中還

包括美國最喜歡的哈克<sup>[25]</sup>。轟炸開始以後的大約兩個星期，他接受了一場長訪談，強烈譴責這件事情。<sup>[26]</sup>他說你們正在轟炸、殺害阿富汗人，你們在破壞我們從內部推翻塔利班政權的努力，我們原本可以成功的，而且你們這麼做只是為了想展現你們的肌肉。一星期之後，在巴基斯坦的白夏瓦出現了約有一千名阿富汗人的集會，許多人從阿富汗徒步通過邊界，有些人則來自巴基斯坦。事情有被報導。他們並沒有達到很多共識，不過都同意一件事，就是反對轟炸。<sup>[27]</sup>

現在發生在這個國家的事情是非常醜陋的，情勢又回到軍閥手上。這種人引起國內嚴重的恐慌，從而使得塔利班受到歡迎。這是嚴重的恐慌，這個國家又回到靠生產鴉片來過活。<sup>[28]</sup>就算塔利班再怎麼腐敗，也禁止這種事情。<sup>[29]</sup>沒有人想讓塔利班恢復，但發生

[23] Walter Pincus, "Mueller Outlines Origin, Funding of Sept. 11 Plot," *Washington Post*, 6 June 2002.

[24] Karen DeYoung, "Allies Are Cautious on 'Bush Doctrine,'" *Washington Post*, 16 October 2001.

[25] 譯註：哈克 (Abdul Haq)，阿富汗領袖。

[26] See Abdul Haq, "US Bombs Are Boosting the Taliban," *Guardian*(London), 2 November 2001. Excerpted from an 11 October 2001 interview with Anatol Lieven.

[27] Farhan Bokhari and John Thornhill, "Afghan Peace Assembly Call,"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6 October 2001.

[28] Pamela Constable, "In Afghan Poppy Heartland, New Crops, Growing Danger," *Washington Post*, 6 May 2006; Josh Meyer, "Pentagon Doing Little in Afghan Drug Fight," *Los Angeles Times*, 5 December 2006; Carlotta Gall, "Record Opium Crop Possible in Afghanistan, U.N. Study Predicts," *New York Times*, 6 March 2007. See also the chart "Opium Cultivatio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 6 March 2007.



在那裡的事情卻相當可怕。

法。  
瓦爾澤<sup>[30]</sup>曾經把阿富汗寫成是「正義之戰理論的一次勝利」。<sup>[31]</sup>你持續批評過他的看法。

與其說是批評他的看法，不如說是觀察這些是正當的看法這件事。如果你仔細看你所引用的《爭論戰爭》這本書，會看出當中的兩個問題。第一個，裡頭沒有任何論據——一個都沒有。論據全都縮減成：「我相信」或是「我認為」，或是「在我看來」，這並不是論據。第二件有趣的事情是，並沒有論爭對手。他有提出論點，可是跟誰在辯論呢？「激進的和平主義者」或是「他們在校內表示」或是這一類的東西。從思想上來看，這是滿可憐的。不過，他確實有提到兩個人，一個是他主要的敵人薩依德<sup>[32]</sup>，在一個關於有人支持恐怖活動的註釋裡，他講了一些過分的話，說這就是薩依德的立場。<sup>[33]</sup>接著，他以較為收斂的態度表示，這種立場是福爾克<sup>[34]</sup>表示過的。<sup>[35]</sup>由於福爾克比較值得尊敬，你就得客套一點。瓦爾澤有名的書《正義與不義之戰》也相當類似，<sup>[36]</sup>從中很難找到一條論據，只有「我認為」。他在複述傳統的智慧，所以你不太能夠因此責怪他。可是，根據哪種理論，阿富汗算是正義戰爭理論的勝利呢？

瓦爾澤的一位同事愛爾希坦寫了一本同樣糟糕的書——在我看來，思想上缺乏分寸，而道德上相當低下。<sup>[37]</sup>她說，阿富汗是正義戰爭理論的一次勝利，接著提供了一套理由。問題是，她的每一條理由都是完全的謬誤。我在《霸權還是生存》一書中有檢討過，所以不想重複。<sup>[38]</sup>不過，她弄錯事情，所以她的論證並不適用。有些論據根本就跟事實相矛盾，不過這並不要緊。正義戰爭理論早就變成某種為你所愛的國家所採取的任何暴行而作的某種護教論。

- [29] Amy Waldman, "Afghan Route to Prosperity: Grow Poppies," *New York Times*, 10 April 2004.  
 譯註：瓦爾澤 (Michael Walzer)，美國史學家。
- [30] Michael Walzer, *Arguing About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  
 譯註：薩依德 (Edward Said)，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當代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的先驅。
- [31] 同註 31, p.200, n.1
- [32] 譯註：福爾克 (Richard Falk)，國際法學者。
- [33] 同註 33
- [34]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4th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 [35] Jean Bethke Elshtain, *Just War Against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 [36]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p.95, 199, 203.

一九六〇年代末和一九七〇年代初，抗拒戰爭的一個要素，就是GI咖啡館的成立。紀錄片《不，長官！》以及書籍《造反的軍人》<sup>[39]</sup>講述了這段故事。整個概念現在又復興了，有一家就設在紐約州北部鼓堡附近，也就是第十山地師的基地。<sup>[40]</sup>請為不太熟悉的人描述一下這個GI咖啡館運動，它有發生效果嗎？

這是一個由反戰運動所經營的軍人支持系統，而且相當有效。咖啡館設得很接近基地，那些都是只讓軍人過來的地方。他們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沒有人為咖啡館作過宣傳。這裡有一些討論群，如果有人想加入，沒問題。當中有些討論群是由設立咖啡館的反戰行動人士所籌組的，但作決策的卻是那些軍人。這件事在形成相當重要的運動時發生了影響力。這裡也有GI所進行的戰爭罪行審判，士兵和軍官在這裡報導了他們在越南所做過以及所目擊的事情。

全國有一系列這樣的事情，而且相當有效果。<sup>[41]</sup>我想，現在是加以復興的不錯時機。

克里格在聖塔巴巴拉<sup>[42]</sup>主持核時代和平基金會。他在最近一篇文章裡，問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仍然有核子武器呢？」接著他提出若干答案。<sup>[43]</sup>你會怎麼評論呢？

簡單講，配備核武的國家就是犯罪的國家。他們具有由世界法庭所認定的法律義務，遵守核子非擴散條約的第六條，條約要求他們進行善意的談判來完全廢除核子武器。沒有哪個核子國家遵守過這一條，美國違反協定的程度比其他各國來得厲害，它是第一個違反條約的國家——尤其這個政府更是表示，它不受第六條所限，而且還發展出新的核子武器系統。<sup>[44]</sup>這份非擴散條約不過是一份，其他條約已經被布希政府所拆解和阻擋。事實上，美國剛剛才跟印度進入協議，經由國會批准，把非擴散條約的核心部分拆成碎片。<sup>[45]</sup>

印度甚至不是該條約的簽署國。

- 
- [39] David Zeiger, *Sir! No Sir!* (Displaced Films/Documara, 2007); David Cortright, *Soldiers in Revolt*, rev. ed.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5)
- [40] Michelle York, "This Café's Menu Is Slight but Its Mission Ambitious," *New York Times*, 19 November 2006.
- [41] 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The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An Inquiry into American War Cr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 [42] 譯註：聖塔巴巴拉，位於加州。
- [43] David Krieger, "Why Are There Still Nuclear Weapons?" 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 25 August 2006, online at [http://www.wagingpeace.org/articles/2006/08/25\\_krieger\\_why.htm](http://www.wagingpeace.org/articles/2006/08/25_krieger_why.htm).
- [44] For background and discussion, see Chomsky, *Failed States*, pp. 69-78.
- [45] Robert Collier, "U.S. Action Pays Tribute to India's Rising Clou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 November 2006.

印度不是簽署國，而且自行發展核子武器，這是真正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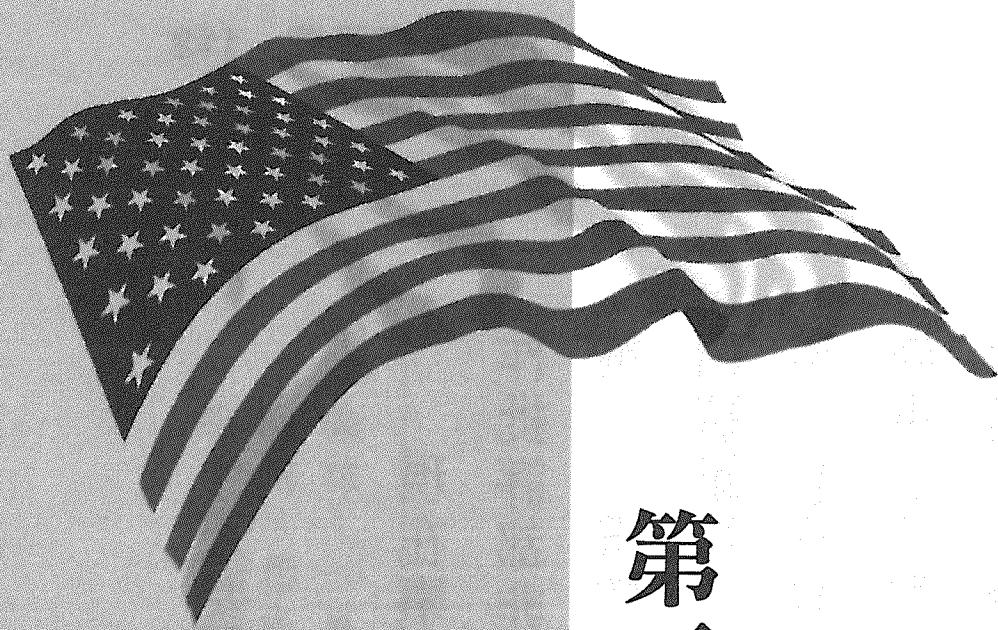
就像巴基斯坦和以色列。

就像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不消說，在條約之外發展武器，就比伊朗正在做的事情更惡劣。而且布希政府還積極為它背書，如同一位主要的核子武器專家米霍林在《當代史》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所正確指出的，這個舉動把條約的核心拆成兩半。<sup>[46]</sup>如果美國都可以作這些買賣，其他國家為什麼不行呢？而且事實上，中國跟印度洽談過類似的買賣，還跟巴基斯坦洽談過。<sup>[47]</sup>一旦你（世界上最強的國家）開了先例，其他人就會跟進。

這不是開玩笑。核子戰爭的威脅非常嚴重，而且正在擴大，部分的原因就是，由美國所帶頭的核子國家，根本就拒絕遵守自己的義務，或是正在嚴重違反。

[46] Gary Milhollin, "The US-India Nuclear Pact: Bad for Security," *Current History*, no.694 (November 2006), pp.371-74.

[47] Jehangir S. Pocha, "China and India on Verge of Nuclear Deal," *Boston Globe*, 20 November 2006; Farhan Bokhari and Jo Johnson, "US Fears: China-Pakistan Nuclear Tie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17 November 2006.



## 第五篇

# 可行想法的架構

麻州劍橋（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要對抗強權，跟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初有怎樣的的不同呢？

現在事情比一九六〇年代初容易得多。在當時想要做些什麼，就連對國家權力稍作批評都非常困難。你在阿拉巴馬州可以抗議種族主義的治安官，在北部卻不能做什麼——當然，越戰更不行了。反戰意見的發展程度，甚至還不及今天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抗議呢。所以就這個面向來看，事情已經有了改變。

當時有許多連提都不能提的主題，現在卻大可以自由、公開談論，而不必受到什麼約束。比方說在一九六七年以後，以色列的議題就變成某種聖旨，你不能講出一句反對的話。事實上，這種情形持續了很久。可是到了最近幾年，情形也變得寬鬆了。你現在可以大談以色列而不必提心吊膽——集會中斷、警力保護等等。還有環保、女權，現在可以高談闊論的題目有很多，都是可以討論的。大團結的運動不存在了。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哪個議題是不在議程之內，是不許你討論的，就連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也包括在內。例如在一九六〇年代，所謂可以有反企業的運動，這個觀念幾乎是不可思議的，現在大家聽得懂你在講些什麼。如今有活動、有受到認可的努力，要消除民營暴政的不合理。

那麼，對於帝國主義的討論呢？

也一樣，現在這是開放的。如果你想談談帝國主義，沒問題。不過會出現一些問題，就是關於什麼才是適合使用的概念。在一九六〇年代，你根本不能對美國政策的基本善行提出問題。首先，當時有甘迺迪崇拜。就拿像是麥卡錫之類的人來說吧，他在一九六〇年代被看成是英雄。就今天的標準來看，他會被看成是騙子。這是個根本沒有作出什麼成績的傢伙。在一九六八年，當時似乎出現了一個機會，他出現在舞台上，不必講太多話，就設法動員了許多真心想要有所改變的年輕人。這些「為金恩整潔儀容」<sup>[1]</sup>的群眾來到芝加哥，卻在街頭遭到血腥鎮壓，而麥卡錫並沒有為這件事做任何事情。他一失去取得政權的機會，基本上就消失了。他並沒有利用既有的聲望，連非法利用都沒有，而是退出場外寫棒球的東西、作精到的評論，以及寫詩。我不認為今天有誰能夠就這麼放下。

[1] 編註：「為金恩整潔儀容」(Clean for Gene)：金恩(Gene)是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的暱稱。指成千上萬的反戰青年和嬉皮剪短長髮、剃掉鬍子來為他助選，獲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選票，雖少於詹森的百分之四十九，仍震撼全美。

就強權而言，可以利用並打開的缺陷和縫隙是什麼呢？

目前國內可以利用的主要縫隙，是公眾和本國真正的權力部門之間的根本分歧。政黨和企業部門兩者在許多重大議題上，都很瞭解民眾的權益。這很重要。你到處都看得這些縫隙。

目前有不少議論說，美國是怎樣分裂的一個國家，我們應當把「紅國」和「藍國」結合起來。實際上，這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卻不是目前所討論的那樣。它分裂在公眾和權力制度，在政府和公司制度之間，這是我們每天都看得到的。就拿快要出現的下個重大議題——伊朗來說吧，絕大多數人民都贊成外交拓展，而不是對抗。<sup>[2]</sup>不過美國公眾的意見並不算數，正如伊拉克公眾的意見並不算數那樣。

或是拿伊拉克研究小組報告來說吧，<sup>[3]</sup>讀起來滿有意思，可是沒有講出來的更意思。報告所沒有講的事情之一，是伊拉克民眾所想要的事情，完全沒有提到。事實上，他們引用了美國政府和西方其他的民調，明確顯示出，目前認為攻擊美國軍人是合法的伊拉克人，比例是百分之六十一，而伊拉克人也有相當的比例想要美國離開，卻並沒有出現在同樣的民調當中。<sup>[4]</sup>而且報告的結論是，我們必須調整自己的策略，這樣伊拉克人才不會把我們看成是佔領者。同樣是這些民調顯示，巴格達有三分之二的民眾想要美軍

馬上離開，而且該國大多數人大致上想要一個大概半年到一年內撤軍的明確時間表。<sup>[5]</sup>根據西方的民調，這才是伊拉克人民想要的。報告，並沒有提到這件事。

你屬於那個記得何時國內有過活躍的工會運動的世代。今天在私部門登記有案的有組織勞工的比例是低的，而且僅僅稍稍好過公部門。<sup>[6]</sup>復興工會運動的可能性如何，還有，需要做什麼事才能讓它發生呢？

你說得相當正確。實際上，公部門的工會化一直相當穩定，如同我們從其他來源所得知，這凸顯了一項事實：勞工會盡可能加入工會。<sup>[7]</sup>公部門會有一些規定，使它難以採

[2]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Reject Military Threats in Favor of Diplomacy with Iran," 7 December 2006, online at <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3] James A. Baker III, Lee H. Hamilton, et al.,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The Way Forward—A New Approac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6).

[4] *Ibid.*, p.49.

[5] WorldPublicOpinion.org, "Most Iraqis Want US Troops Out Within a Year," 27 September 2006.

[6] Steven Greenhouse, "Sharp Decline in Union Members in '06," *New York Times*, 26 January 2007.

[7] Harley Shaiken, "The Employee Free Choice Act Would Give Organizing Power Back to Workers," *Los Angeles Times*, 17 February 2007.

取非法手段來阻擋工會化。至於在私部門，自從雷根上台以來，政府一直明白規定，雇主可以運用非法手段來破壞工會的籌組，而且一直有人這麼做。<sup>[8]</sup>在國際經濟方面，一直都有其他影響到工會化的變化。這件事可以扭轉嗎？當然可以，不過這將意味著克服許多壓力。關於這件事已經沒有新的祕密了。大家都知道那些籌組的方法，只是這些方法需要去實現，而且，這並不是只靠勞工就可以完成的事情。這意味著在文化背景以及別種組織方面作出改變——支持和團結一致等等。

美國經濟相當蕭條，而且有赤字和負債的包袱，製造業的基礎正在損壞，你認為什麼才是經濟的未來呢？

我不認為有誰會知道。這是一種以往不曾出現過的經濟。就拿汽車工業來說吧，如果你指的「美國」是領土的美國，那麼製造業的基礎的確正在敗壞，可是如果你指的是擁有美國的人的話，就並沒有衰敗。以美國為基礎的多國企業，剛好正在國外生產或組裝車子呢。

把他們叫作統治階級合適嗎？

合適。我們可以把他們叫作社會的擁有人，他們也相當掌控了政府。他們做得不錯。我還沒看到最新的統計數字，可是他們在全球製造業的市佔率長期以來一直相當高。要是你注意到來自美國企業國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而輸入美國的商品，並算是國內生產的話，貿易赤字就會大為降低。而這是有道理的，只有在中央集權經濟之下某種跨越國界的運動中的進口才算是貿易。不過，這是很艱難的局勢。國家嚴重負債，有龐大的貿易赤字，家計單位也嚴重負債，還有大筆的公司債。

### 儲蓄是負的。

近幾年來的負儲蓄一直居高不下。<sup>[9]</sup>許多個人財富都是以住屋權為形式，這是相當脆弱的基礎。我們有不錯的證據可以認為，有一種房市泡沫還會蓋過股市泡沫的崩潰。如果爆發房市泡沫，結果可能相當嚴重。事實上，房市已經在衰退。另一種真正的風險是有相當多的美國債持有者——尤其是中國，也有日本——很可能決定把他們的貨幣持有多樣化。

[8] "The Workplace: Why America Needs Unions, But Not the Kind It Has Now," *Business Week*, 23 May 1994.

[9] Mark Trumbull, "The Squeeze on American Pocketbook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 February 2006.



中國擁有大約一兆美元的美國債。<sup>[10]</sup>要是中國人決定把他們手上的籌碼變現呢？

我想不太可能。中國在例如美國公債上作了不少投資，這並不是大投資。他們可以在別的地方作更有利的投資。持有美元也並不特別有利，因為相對於歐元，美元正在衰退。中國刻意在重振美國的經濟，美國是他們的主要市場，所以他們想為了自己的出口而維護這個市場。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在這裡的貨幣持有和投資方面賠錢。有朝一日他們可能會改變心意，不過這將是國際經濟上的大轉變。我不認為有誰能夠預料到时會有什麼結果。

大家一直在談委內瑞拉和伊朗以歐元訂定他們的油價。業者以美元訂定油價會有什麼利益呢？如果出現以歐元計價的轉變，它的經濟意涵是什麼？

在你自己的貨幣是有效的國際貨幣時，你就有許多優勢，例如，你不必去買國際貨幣，你手上就有了。如果財政部想要調整美元對其他貨幣的水準，可以基於美元持有者，也就是我們本身的利基而這麼做。別人的話，就得補償<sup>[11]</sup>。

就我所讀過的國際經濟資料來看，我並不認為如果有多樣化成歐元或日圓，或是貨

幣的大籃子的話，會有多大、多明顯的效果。就我所能看到的來說，這是滿難預測的，很可能會出現某種對美國經濟有害的影響，至於規模大小也很難判斷。別忘了美國是個很強的社會，它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它擁有很大的優勢。如果你拿它跟像是整個歐盟相比較，在經濟方面可說是不相上下，不過這可是個單一國家，從內部來看，它就好比歐盟更加統合。

這陣子一直有針對伊朗的好戰言論。根據聯合國憲章，不只是武力使用，就連武力威脅也是違反憲章的。

第二條規定，在國際事務上武力的威脅或使用都是違法的。可是美國是個法外國家，而且這裡的知識階層都接受它應當是個法外國家，所以不必服從國際的法令和規範。對於這件事並沒有出現任何批評，唯一的批評是，這些威脅可能會給我們惹上麻煩——而不是我們正在犯下罪行。

【10】 Keith Bradsher, "Dollars to Spare in China's Trove," *New York Times*, 6 March 2007; Richard McGregor, "The Trillion Dollar Quest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5 September 2006.

【11】 譯註：亦即購買國際貨幣。

關於入侵伊拉克，我們一樣可以這麼說。關於入侵伊拉克有很大的辯論，卻並沒有質疑我們是否擁有這麼做的正當理由。當然，我們有自然而然的正當理由——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握有做任何事的正當理由。實際上，如果你注意所謂有關伊拉克的辯論，它的水準就相當於高中校刊評論本地的運動隊伍。你並不質問隊伍是否擁有打贏的權利，而只問他們怎樣能夠打贏。我們需要新的教練嗎？我們有太多損傷嗎？我們應該嘗試新的戰略嗎？卻不是問我們有打贏的權利嗎，這是個不可思議的想法。只問美國是否擁有在伊拉克打贏的權利，是不可思議的。當然有啊，任何人都贊成勝利嘛。唯一的問題是，造就勝利的會是這個或那個戰略而已。

一些正在進行的討論幾乎脫離現實。例如，幾天以前有公布伊朗要在伊拉克開設一家銀行。<sup>[12]</sup>於是大家很激動，說這件事如何證明了伊朗在伊拉克的干預。你不知道要笑還是要哭。假設一九八〇年代的俄國為了美國在阿富汗開了一家銀行，而抗議說「你們干預了我們解放阿富汗」的話，大家一定會笑到瘋掉。可是當我們拿這句話來講伊朗時，就是對的了。我們差點威脅人家說，要是有伊朗在伊拉克的干預，我們就有攻擊伊朗的權利。<sup>[13]</sup>這種比方對俄國並不公平，不過這就好像一九八〇年代的俄國人由於我們在阿富汗進行干預（我們當然有干預），而宣告轟炸美國的權利。我們有支持在阿富汗重大恐怖活動的武力。

許多人並不認為美國會攻打伊朗。軍隊太過擴張，相當缺乏群眾的支持。可是當尼克森接手越南戰爭時，不僅沒有作個了結，甚至擴大到柬埔寨和寮國。難道可以期待沒有理性的行為者能有合理的行為嗎？

首先，把戰爭擴大到柬埔寨和寮國實在很糟糕，可是對美國來講，基本上沒有花費什麼。你所攻擊的，是完全不設防的國家。僅有的議題是國內的反對和國際的抗議，如果你攻打伊朗，可能會惹毛整個地區。這是一場認真的戰爭，所以我不認為拿尼克森作比較對他是公平的。而且很多拿尼克森作的比較都不公平，即使就國內來講，他多少也算是最後一位自由派總統。

關於入侵柬埔寨，有過很多抗議。

美國在一九七〇年入侵柬埔寨時，出現過抗議，因為人民不想要擴大戰爭。事實

[12] Edward Wong, "Iran Is Playing a Growing Role in Iraq Economy," *New York Times*, 17 March 2007.

[13] Ewen MacAskill, "US Threatens Firm Response to Iranian Meddling in Iraq," *Guardian* (London), 30 January 2007.

上，抗議還相當之多，後來使得國會禁止了美國本土官方的轟炸宣傳活動。實際上的轟炸繼續進行，雖然當時還有一丁點的報導。<sup>[14]</sup>這並不是主流的議題。當可能彈劾尼克森的議題出現時，轟炸柬埔寨——這是違法且觸犯國會立法的——是有提出來，但議案卻被取消。<sup>[15]</sup>這件事沒有那麼重要。

幾年以前，柯林頓政府才開放有關轟炸柬埔寨的文件，才發現轟炸的總噸數將近先前所知道的極高噸數的五倍。<sup>[16]</sup>有人猜想過，轟炸在促成赤棉軍方面一定扮演過某種角色，不過，如今從開放的文件來看，事情相當明顯，這表示柬埔寨是史上受到最嚴重轟炸的國家。事情傳開了，當時有一篇相關的文章是由一位頂尖的柬埔寨專家柯能所寫的，他是耶魯大學柬埔寨種族屠殺研究計畫的負責人，計畫的一般重點是波布<sup>[17]</sup>的滅族運動，不過更有其他延伸研究。這篇文章出現在加拿大一份小期刊上，<sup>[18]</sup>在美國的*NZC*上，<sup>[19]</sup>至少也有馬上公布，就我所知，這是第一次在美國的發表。

在轟炸期間，赤棉從大概十萬人成長到數十萬人。<sup>[20]</sup>他們一定把這種惹得農民抓狂的轟炸利用成一種動員技術。所以，關於轟炸柬埔寨，這裡有了具有重要性的資訊，可是並沒有人感興趣。然後令人大為震驚的事情有時候會被公布，卻被不加評論地忽略，例如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尼克森和季辛吉下令，要「在柬埔寨來一場大規模轟炸活動……，把任何能飛的用在任何能動的東西上。」<sup>[21]</sup>要是我們在塞爾維亞有關米洛塞維奇<sup>[22]</sup>的檔案

裡發現像這樣的說法，事情就會被報導成頭版頭條。基本上，這是集體屠殺的指令，《紐約時報》卻沒有任何評論。中南半島戰爭的整段歷史，一直都是這麼不知不覺地遭到改造。目前，大家完全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你可以看到，還有人拿越南來跟伊拉克作比較的。幾乎沒有什麼有意義的比較，不管是動機、戰爭的性質，或是結束戰爭的方式，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什麼相似性。

- [14] For background, see Noam Chomsky and Edward S. Herman, *After the Cataclysm: Postwar Indochin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Ideolog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chaps. 1, 7.
- [15] See Noam Chomsky, "Watergate: A Skeptical Vie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 no.14 (20 September 1973).
- [16]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see Taylor Owen and Ben Kiernan, "Bombs Over Cambodia," *Walrus* (October 2006), online at <http://www.walrusmagazine.ca/articles/2006.10-history-bombs-over-cambodia/>.
- [17] 譯註：波布（Pol Pot），柬埔寨政治領袖。
- [18] 同註 16
- [19] Reprinted 7 December 2006 on ZNet, online at <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ItemID=11571>.
- [20]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Owen and Kiernan, "Bombs Over Cambodia."
- [21] Elizabeth Becker, "Kissinger Tapes Describe Crises, War and Stark Photos of Abuse," *New York Times*, 27 May 2004; Michael Dobbs, "Haig Said Nixon Joked of Nuking Hill," *Washington Post*, 27 May 2004.
- [22] 譯註：米洛塞維奇（Milosevic），前南斯拉夫領袖。



《紐約時報》的瑞奇<sup>[23]</sup>認為，「伊、越兩國在這關鍵點上的相似性是很顯然的」。<sup>[24]</sup>

不錯，可是這些都是表面。越戰是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打的。在一九七〇年前後，美國實際上贏得了主要的戰爭目標——摧毀這個國家，並確保這個地區，用政府的話來講，就是免受「感染」。可是，你並不能摧毀伊拉克，而使這個區域免受成功發展的威脅。這種事在伊拉克是完全不相干的。不過，為了看清這件事，你還是得面對這些事情，像是為什麼美國入侵南越，以及為什麼入侵伊拉克——還有撤出伊拉克，為什麼對他們而言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在大家談到伊朗時，你常會聽到借自慕尼黑故事的比喻——姑息政策、希特勒、納粹德國。你看到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貝克<sup>[25]</sup>在講：「伊朗是一種全球性的威脅，大得跟我們自從納粹以來所看到的一樣」。<sup>[26]</sup>為什麼這個故事重複得這麼頻繁？又為什麼大家似乎都吃這一套？

我猜，是製造這種措詞的人吃這一套。我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理由認為他們撒謊，可是它非常奇怪，也實在很難評論。首先，慕尼黑受到羅斯福政府的歡迎。羅斯福主要

的顧問韋爾斯回國時，熱烈稱讚那裡所達到的成就。他們永久建立了歐洲的和平。美國的、甚至英國的企業群體都相當支持希特勒。希特勒掌權之後，對德國的投資成長了。如今全都從歷史上消失了。不過，故事還是有某部分是真的。要是一九三八年美國和英國設法阻止希特勒，是很可能辦得到的，那麼，就不會出現任何戰爭，不過，他們並沒有特別這麼打算。

或者在一九三七或一九三六年？

早幾年的話，幾乎是一定的了。不過，就算晚到一九三八年，還是很有可能終結戰爭的威脅。到了一九三九年，德國成為主要的軍事強國，而且差點就征服了歐洲。

相形之下，一九八〇年代的伊朗並不能夠打敗伊拉克。直到現在，它的軍事力量幾乎是不存在的。它幾乎不能夠維持國家的統治。伊朗有威脅過誰嗎？攻打過誰呢？它並

[23] 譯註：瑞奇 (Frank Rich)，專欄作家。

[24] Frank Rich, "The Sunshine Boys Can't Save Iraq," 27 May New York Times, 10 December 2006.

[25] 譯註：貝克 (Glenn Beck)，美國當紅的電視與電台主持人。

[26] Glenn Beck, "What Will Change Iran Situation?" CNN, Glenn Beck Show, 23 August 2006.

沒有做這種事的軍事力量。你大可以隨便談論伊朗：它有個糟糕的政府，我們顯然不願他們擁有核子武器。不過，把他們比喻成相當於希特勒的威脅，讓我不禁回想起雷根穿上牛仔靴，並宣布我們必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因為尼加拉瓜陸軍「只要兩天」就可以開到德州的哈靈根。<sup>[27]</sup>

沒有人希望伊朗擁有核子武器。不過，如果你要認真看待這件事，還是有幾種合理處理問題的辦法。把伊朗看成是嚴重的威脅，甚至是相當於希特勒的威脅，都不過是天馬行空。你沒辦法討論得合乎理性，這就像是跟一個宗教狂談話。

內塔尼亞胡<sup>[28]</sup>說：「現在是一九三八年，而伊朗就是德國。」<sup>[29]</sup>

他有他的理由，以色列看出有著一種威脅——也就是說，對它的區域優勢而言，伊朗是一種威脅。以色列想要完全支配該地區，沒有任何競爭勢力，而伊朗可能是某種小小的制衡勢力，但對他們卻算不上是嚴重的威脅。從軍事的觀點來看，幾乎可以肯定不是。假設伊朗擁有核子武器吧，他們有辦法使用嗎？只要有任何最微小的跡象，顯示伊朗正在部署飛彈，這個國家就會被蒸發。他們可以運用核子武器的唯一情形，就是當成嚇阻力量。除非他們決心大規模自殺，否則不能用核子武器攻擊任何人。

你可以主張他們可能會把武器輸送給恐怖份子。這是可以料想的。可是接著就會有更加嚴重的威脅擺在我們面前——巴基斯坦，它已經在輸出核子武器了。<sup>[30]</sup>你會擔心這件事嗎？好的，我們就轟炸巴基斯坦。

不久之前，你說要是美國攻打伊朗，會導致中東嚴重的延燒，可是你剛才又說，伊朗相較於一九三八年的納粹德國是很弱的。

你不必很強就可以挑起伊拉克的什葉派武力，而把這地方轉成一片血海，使得沙烏地阿拉伯進行干預以支持遜尼派等等。這並不需要什麼軍事力量。

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總幹事巴拉迪說，他擔心聯合國進一步制裁伊朗，「只會使事情愈演愈烈」，接著把以色列或美國對伊朗核陣地發動軍事攻擊的構想，斥責成「頭殼壞

<sup>[27]</sup> David Maraniss, "Reagan Has a Texas-Sized Sales Job," *Washington Post*, 16 March 1986.

<sup>[28]</sup> 譯註：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以色列右傾的利庫德集團主席。

<sup>[29]</sup> Andy Geller, "Bibi: Mad Mullahs Threaten Another Holocaust," *New York Post*, 15 November 2006.

<sup>[30]</sup> For background, see Chomsky, *Failed States*, p.16.

去」。這樣的攻擊「只會增強伊朗強硬派的影響力」，迫使伊朗的核子計畫地下化。<sup>[31]</sup>

這幾乎是一定的。我們回想一下，在一九八一年以色列轟炸伊拉克核子設施時，在奧西拉克所發生的事情吧。這並沒有終結核子武器的發展，甚至沒有給它加快，而是開始了它。在轟炸之後的幾星期內，奧西拉克的反應爐作了檢查，是由哈佛物理系系主任所作的，他是核子工程的專家。他在世界頂尖的科學期刊《自然》上寫了一篇文章，當中他說，反應爐並不能夠生產武器。<sup>[32]</sup>我們現在從伊拉克投誠者口中得到證實，結果是，他顯然是對的。反應爐並不是用在武器生產。不過，它一遭到轟炸，海珊當然馬上就暗中開始進行核武發展計畫。所以就我們所知道的來看，以色列的轟炸引發了伊拉克的核武發展計畫。在伊朗，也可能發生類似的事情。要是五角大廈沒有一個辦公室在研擬如何佔領胡齊斯坦（這是伊朗在海灣附近的阿拉伯人地區，剛好有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油田），以及直接把該國其他地方轟得粉碎的應變計畫的話，才真的會令我感到驚訝呢。

誰曉得這到底會有什麼後果？美國和以色列的仇恨和恐懼，會升高到難以估量的程度。原本就有很大的程度了。所以，就這個道理來講，任何軍事力量的使用都是瘋狂的。我們從四周國家人民的民調知道，他們——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非常討厭伊朗，多數人大致上卻寧可有個具有核武的伊朗，而不要有任何軍事行動。<sup>[33]</sup>雖然

他們在世上第二排斥的事情是擁有核武的伊朗，但最排斥的還是軍事行動。那麼，這會導致什麼情形呢？這就是個你能靠武力、暴力和威脅來控制人民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了。或許你有辦法，過去一直都是這麼做的，不過，這卻是一場可怕的賭博。

**布希政府指控伊朗在伊拉克「操弄」。**這裡並沒有諷刺的意思。

沒錯，不過這是標準。例如在越戰期間，美國在轟炸北越時，剛好炸到一條中國內陸的鐵路。法國人鋪設鐵路是從中國西南到中國東南的內陸，當中會穿過北越。當中國派出工人重建被轟炸的鐵路時，就被指責成是在越南的干預。對我們來講，轟炸是合法的。就他們來講，修理他們被我們轟炸的鐵路顯示出他們是侵略者，於是我們得考慮轟炸中國等等。

[31] Quoted in Mark Landler and David E. Sanger, "Chief U.N. Nuclear Monitor Cites Iran Enrichment Plan," *New York Times*, 27 January 2007.

[32] For details, see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25.

[33] Dan Morrison, "Persian Populist Wins Arab Embra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1 June 2006; U.S. Newswire, "First Public Opinion Poll in Iran's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veals Startling Findings on Possibility of Iranian Nuclear Arms," 12 June 2006.

這些說法有很多含意。如果你能找人來認真複述伊朗在干預伊拉克，或者中國在干預越南，甚至鞏固這條基本原則，我們有權任意在任何地方使用暴力，而且沒有人有權嚇阻。沒有人，這是一條重要的原則。

你在《論強權和意識型態》書中寫道：「最有效的一種辦法，就是鼓勵辯論，不過要在一個對各種預設心照不宣，且同時包含了各種學說體系基本原則的制度之內進行。所以這些原則是不必受到檢驗的：它們成為可行想法的架構，而不是理性考量的對象。」<sup>[34]</sup>

沒錯，而且這些前提已經鞏固到你沒辦法看出來。所以即使質問美國是否有權利在伊拉克打贏，你也好像是在講史瓦希里話<sup>[35]</sup>，它在英語裡面並沒有任何意義。指控中國在越南操弄，或是伊朗在伊拉克操弄之類的辦法，都有助於發揮這種功用。不過它也有別的功用。持續針對伊朗的非法威脅，也會有使得伊朗的統治者更嚴酷、更打壓的效果。美國也認為這是好事，因為可能有助於產生異議、分歧、內部的分裂。我確信美國正在設法促成分離運動，伊朗是個複雜的國家，很多人都不是波斯人，它是多語言、多種族的。有一大批亞塞里人<sup>[36]</sup>受到打壓，而且我有提過，很可能正在受到鼓動，準備叛變，<sup>[37]</sup>



美國也很可能正在胡齊斯坦和其他地方做著同樣的事情。如果政權變得更加嚴苛、更加打壓，就有可能大大促成其他型態的分裂和反抗，而有助於從內部瓦解這個國家。這一定是美國和以色列的目標。他們並不想要一個獨立、穩定、強盛的伊朗，或是任何不受控制的國家。可是，這跟說這個國家是一種威脅，是相當不同的。

而且並不只是伊朗，這對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也是確實的。每次提到真主黨，就只能說「伊朗所撐腰的真主黨」、「伊朗所撐腰的哈馬斯」，你並不會談「美國所撐腰的武力」。美國所撐腰的武力是「適度的」，所以你並不需要說是「美國所撐腰的」。這全都是一種妖魔化，給使用暴力和恐怖構作出一種合理藉口。而且就像所有的宣傳，即使是最瘋狂的宣傳，也含有一點真實的元素。你不能够憑空捏造宣傳，至少要有幾分可信度。這麼一來，如果有人質疑宣傳，就可以嚴厲指控他們否認了真實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質疑有人使用這些妖魔化伊朗的方法，知識階層的立即反應是：「你

[34] Noam Chomsky, *On Power and Ideology: The Managua Lectures* (Boston: South End, 1987), p.127

[35] 譯註：史瓦希里語 (Swahili)，非洲坦尚尼亞一帶的語言。

[36] 譯註：亞塞里人 (Azeri)，土耳其族的一支。

[37] 赫希 (Seymour Hersh) 的報導：「五角大廈已經跟庫德族、亞塞里族和俾路支族建立秘密關係，並且鼓勵他們努力破壞伊朗北部和東南部政權的權威。」See Seymour Hersh, "The Next Act," *New Yorker*, 27 November 2006, p.98.

在支持內賈德，你是否認納粹大屠殺的人。」這是一種實用的技倆，對於保護說謊的權利來說非常重要，尤其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具有很高的價值。為了支持強權，你必須保護說謊的權利。而從事的方式之一，就是加入對敵人的妖魔化。這是標準。

我想稍微談一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在一月二十六日《晨間綜合新聞》中，主持人因斯吉普把戈蘭高地稱作是「兩國（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受到爭議的一塊領土」。<sup>[38]</sup>

這顯示，事情已經扭曲到了多大的地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以色列併吞戈蘭高地，當時受過嚴厲的譴責，安理會以一致贊成的決議案加以譴責。<sup>[39]</sup>可是現在戈蘭高地卻「受到爭議」，這就是當你不斷重複謊話和捏造來為強權效忠時，所形成的持續、緩慢的侵蝕。美國基本上支持這次併吞，所以是合法的。

以色列所強佔的領土也是同樣的道理，它們現在都「受到爭議」。有什麼可以爭議的呢？這純粹是非法的佔領，而且在那裡所發生的一切，全都違反了國際法，現在卻「受到爭議」。現在沿著強佔領土的牆，通常被形容成是「安全壁壘」。這並不是安全壁壘，這是屯墾者的安全壁壘。如果他們要一個給以色列的安全壁壘，就會建在以色列領土之內，要多安全就有多安全。你可以把它建到一里高，並且兩頭都用坦克來巡邏，

這樣就沒有人能夠穿越。這是一道併吞的牆，絕不是什麼安全壁壘，除非是對屯墾者來講，而這種人在那裡是非法的。

而且，關於這件事也有一致的見解，至少在司法界。世界法庭顧問團對這道牆的意見，是指責它為非法的。美國法官畢根塔爾發表了獨自的見解：基於嚴謹的法律理由不同意多數的意見，不過同意日內瓦公約適用遭強佔領土，意思是，在那裡，任何居民的轉換都是違反國際法的。而且他說，保護屯墾者的圍牆的任一部分——指的是大部分穿越了西岸的圍牆——是「事實上違反了國際的人道主義法律」。<sup>[40]</sup>

目前它顯然是一道吞併的牆。不過，大家一步步逐漸接受了國家宣傳，他們耳濡目染，而宣傳便成為日後討論的基礎。

在美國的輿論當中，以色列的說法完全壓倒了巴勒斯坦的說法。

這裡不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觀點，或是代表任何美國正支持對他們打壓、佔領和毀滅

[38] Steve Inskeep, "A Key Critic's Problem with Jimmy Carter's Book," *Morning Edition*, NPR, 26 January 2007.

[39]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97 (17 December 1981).

[40]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Failed States*, p.45.

者的觀點。

有件事我一直感到疑惑，就是連像你這樣的左派人士，也沒有用過「殖民地」、「殖民」和「殖民主義者」來描述在西岸所發生的事情，這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說明，「屯墾者」聽起來幾乎是沒有害處的。

我不用殖民這個詞，是因為它輕描淡寫了這件事。這是併吞。我們並不談美國拓殖西南部，它吞併了它。它打了一場戰爭，佔領了半個墨西哥，而吞併掉它。於是，美國使用它的資源。西南部的許多財富都來自墨西哥人。這並不是殖民，這是征服。在所佔領的領土上，這是一種緩慢的征服、佔領和併吞。所以我不認為殖民是形容這件事的準確詞語。

《晨間綜合新聞》另一位主持人蕾妮·蒙田，為一月初過世的、長久以來擔任耶路撒冷市長的寇列克寫了一篇追悼詞。她在追悼詞裡說：「他主導了這座城市的再度統一，把切穿城市的石牆給拆毀，……他會被當成少數也是偉大統一者的領袖而受到懷

念。」<sup>[41]</sup>

巴勒斯坦人所紀念的寇列克是這樣一位卓越的領導者，他清楚明白知道，除非是為了猶太人的利益，否則根本不會為巴勒斯坦人做任何事情。他說過，除了一條下水道系統，不曾給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培養過任何東西、建立過任何東西」。他的立論基礎是，要是巴勒斯坦人得了霍亂，有可能散播到猶太區域。<sup>[42]</sup>不過，他表示得相當明白，他不會為巴勒斯坦人做任何事情，他們在一座遭到非法吞併和非法擴張的城市中遭到非法佔領。

早在一九六八年，安理會只在以色列採取了特定步驟，改變了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sup>[43]</sup>接著一個個步驟，以色列不僅改變了它的法律地位，尤其在寇列克的任期當中，把巴勒斯坦民眾的生活條件降到最低。他們沒有建築許可證，土地遭到扣押，而被趕到越來越小的區域。他們在經濟上的生活地遭到破壞，周遭區域都被切斷。寇列克還因為實現了這些政策而感到相當自豪。這就是他被叫作偉大統一者的緣故。

[41] Renee Montagne, "Longtime Jerusalem Mayor Teddy Kollek Dies at 95," *Morning Edition*, NPR, 2 January 2007.  
 [42] For discussion, see Noam Chomsky,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rev.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87-88; and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pp.546-47.

[43]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52 (21 May 1968).

國家公共電台的資深通訊員威廉斯也擔任了福斯新聞頻道的評論員。他在一月二十九日訪問布希，在其中一個問題裡，他對總統說：「您曉得人民正在為您祈禱，……美國人民都想與您同在，總統先生。」<sup>[44]</sup>這裡的語氣滿耐人尋味的。

這是你從史達林俄國相當忠貞的部長那所可以期待的事情。我們都想追隨您，英明的史達林。我們都想擁護您。請把事情弄容易，好讓我們擁護您。我不想把這比較得太詳細，因為對史達林的部長並不公平——他們至少還考量得到恐懼而有所減輕。可是，在一個自由國家裡，你卻不能拿恐懼當藉口，而只能保持懦弱和對當權者的服從。如果總統執行的是殺人、暴力的罪行，我們為什麼還想追隨他呢？當總統所做的事情受到他所入侵的絕大多數人民的強烈反對時，我們為什麼還想追隨他呢？

**關於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報紙上也很少有所討論。**

有意思。在伊拉克研究小組的報告當中，有一句話說，總統應當告訴伊拉克人，我們並不打算建立永久的軍事基地。<sup>[45]</sup>可是在報告當中有哪一句話說，我們應當停止建立永久的軍事基地嗎？沒有。只有說我們應當告訴伊拉克的人民，我們並不打算這麼做，

可是目前一直在這麼做。他們在報告中提到，美國將要而且正在巴格達興建一座巨大的大使館。它正在巴格達城內建造一座自給自足的城市，擁有自己的能源、水源和種種東西。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國大使館。<sup>[46]</sup>

不錯，但這句話有誤導性，因為它在性質上不同於世界上任何的大使館。伊拉克研究小組報告有說，你應當停止興建嗎？他們有說，在巴格達興建那座城——顯然還有永久性軍事基地——顯示某種我們打算撤退的跡象嗎？沒有，沒有討論到。他們有討論到美國，包括反對黨，並不願意撤軍的原因嗎？你討論不了。沒有這種疑問句。在一個灌輸得相當好的社會裡，你並不能夠考慮無法設想的想法。

[4] Juan William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on the Record, Part 1," *All Things Considered*, NPR, 29 January 2007.

[45] Baker, Hamilton, et al.,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p.74.

[46] Guy Dimmore, "US Twists Civilian Arms to Fill Its Fortress Baghda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8 January 2007.



法國有位革命家說：「偉大者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都跪著。」<sup>[47]</sup>

相當正確。如果你不對總統保持奉承態度的話——不說「我們正為您祈禱」和「我們想擁護您」的話——他們看起來並不偉大。有不少媒體並不奉承布希。他們之嚴厲，到了對一位總統而言很不尋常的地步。湊巧整個布希時期一直都是這種情形。他一直受到來自當局裡前所未有的攻擊，因為布希政府的立場已經大大偏向相當窄小光譜的極端，而被認為有害主流利益。在入侵伊拉克，也就是布希二〇〇二年九月公布他的國安策略，也就是可能入侵伊拉克的宣布生效之前，當局對這策略有過很強的反對聲浪。<sup>[48]</sup>就在幾個星期之內，《外交事務》刊出一篇由主流史學家伊肯伯里所寫的重要文章，譴責他所謂布希政府的「新帝國大戰略」，並說這會對美國有害。<sup>[49]</sup>另一份重要的外交事務刊物《外交政策》也有幾篇批評布希的文章。

不錯，可是大部分媒體都是對伊拉克作戰的應聲蟲。

就伊拉克戰爭來講，話是沒錯，不過重點是有過史無前例的批評，這是在過去找不到的，這些都是變化。我不會說這種變化很棒，當媒體不得不有所長進時，就會有所

長進。所以當開戰時，你收看英國廣播公司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情況就像是啦啦隊在加油，而且一成不變。可是已經不像過去那樣了，儘管變化來得緩慢，但終究是有變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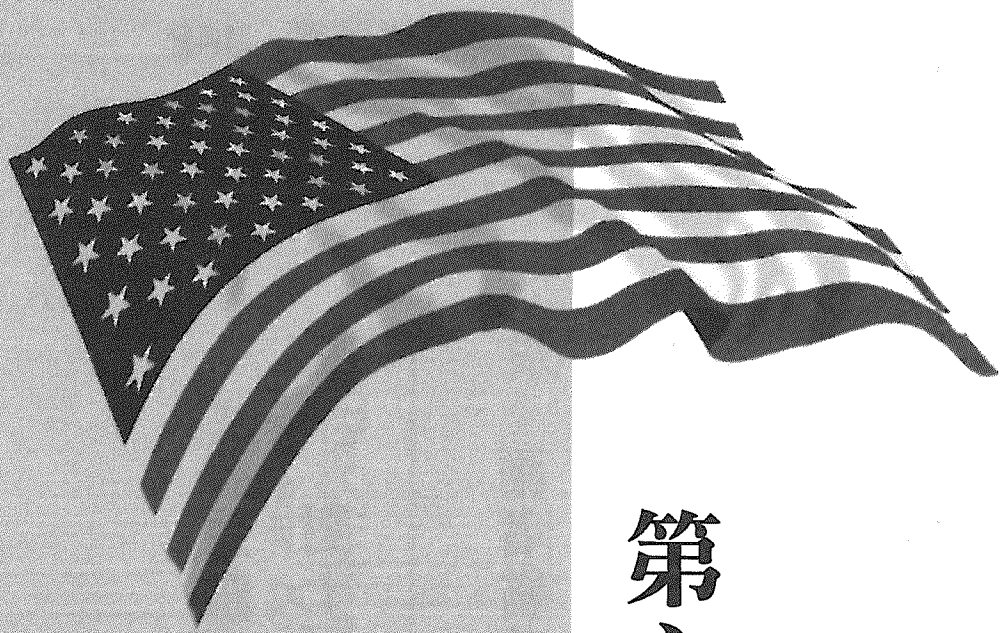
---

[47] Quoted in Mark Steel, *Vive la Revolution: A Stand-up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6), p.73.

[48]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11.

[49]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81, no.5 (September-October 2002).





## 第六篇

# 入侵跟藉口

麻州劍橋（二〇〇七年二月二日）

我想跟你請教，關於小修補對上大翻修，改革——對於制度裝飾性的改進和調整——對上可觀的結構性變革。

兩者當然有區別，可是我並不太知道主題是什麼。我們應當兩者都贊成。對大家來講，制度的修補，有時候可以是一大幫助。有一些明顯的改進——你可以叫作修補的——要是可以跟著健康照護體系作出來的話，就會有很大的利益。

那麼媒體呢，所謂媒體改革是什麼？

媒體改革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你能夠透過壓力來誘導媒體，對於重大議題作出稍微公平的處理，藉由替代方案來達成競爭等等的話，倒是很有幫助的。它並沒有改變任何根本性的東西，卻可以有所不同。

就拿波士頓這個跟我有多年密切關係的地方來說吧，這裡的主要報紙是《波士頓郵報》，這可能是國內最開明的報紙。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它是一份相當主戰的主流報紙。由於總編溫西普（我跟他很熟）的影響，這份報紙改變了。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而且我想部分是由於他兒子的影響，兒子是個反戰者——這就是我認識湯姆的緣

故——這份報紙改變了。我認為，它是國內第一家主張美軍撤出越南的報紙，<sup>[1]</sup>而且在整個一九八〇年代期間，它是少數給中美洲的事件提供相當版面，如實描述所發生事件的報紙。

當溫西普退休的時候，他的影響就減弱了。遵循溫西普制度的最後一位編輯是夏芬貝格，於一九九二年過世。從此以後，日報就像回到一九六〇年代的樣子。他們還是有許多相當優秀的通訊員，而且你可以在裡頭找到一些有意思的文章，可是報紙的一般語氣已經有相當大的改變。

這些都是一些修正，就這個例子來看，原因出在大規模且積極的民眾運動的興起，以及編輯個人所作的決策。我認為，《波士頓環球報》的創辦是相當重要的，而這就是修補，如果你想這麼講的話。它並沒有改變到日報的整體架構，這本來是應當發生的改變。

借用你的語詞——修補，是大規模變革的發軔。除非有相當一部分的人民發心這麼做，否則是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結構性變革。它一定是來自於相當投入的民眾有組織的努

[1] The *Globe* ran a survey of thirty-nine major U.S. newspapers in 1968 and found that none had editorialized against the war. *Boston Globe*, 18 February 1968. Cited in Norman Solomon, *War Made Easy: How Presidents and Pundits Keep Spinning Us to Death*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07), p.223.

力。除非大家體會到連改革的努力（即修補）都會碰到沒有制度性變革便無法克服的障礙，事情就不會也不應當發生，於是你就感受到追求制度性變革的壓力。可是由於欠缺這種體會，就少了某種理由，讓人去冒險、去努力，或是面對涉及一種重大變革時的不確定性和懲罰。這就是每位認真的革命人士都是改革者的緣故。如果你是個認真的革命者，就不會想要政變。你希望變革生自草根，來自有組織的民眾。不過，除非大家認為，體制並不容許他們達成正當適切的目標，否則他們為什麼應該採行重大制度性變革所涉及的事情呢？

李普曼<sup>[2]</sup>寫道：「如今除了美國人民之外，全世界都認為美國是帝國。我們規避『帝國』一詞，而主張它不應當用來描述我們從阿拉斯加到菲律賓群島，從古巴到巴拿馬以及之外地區所行使的統治權。我們覺得應該有別的什麼稱呼，來表示我們在這些落後國家所勉強進行的開化工作。」當時是一九二七年。有哪件事改變了嗎？<sup>[3]</sup>

首先，他的評論太狹隘了。事實上，國土的征服也是帝國主義。如果你注意嚴謹的帝國主義史家，例如波特就指出，我們不應當苟同於「海水謬論」，意思是，帝國的征服就表示跨越海洋水體。<sup>[4]</sup>它也可以是領土的擴張。當他探討時，對於被看成是國土而言



的殖民地領土擴張，就是屯墾者殖民主義。<sup>[5]</sup>這是一種帝國主義：你確實除掉了原住民，並加以佔領——極端的一種。

李普曼所談論的事情開始於一八九八年，美國邁向海水帝國主義的時期。大家不妨探問這是多有意義的變遷。它當然有意義，可是到底多有意義呢？從美國原住民的觀點來看，我們跨不跨越海水並不重要。當我們在一百五十年前一場征服戰中拿下了半個墨西哥時，對墨西哥人來講，也是同樣的道理。不過當中是有差別的。至於你到底要用什麼來稱呼它，我認為並不重要。「帝國」是個相當模稜兩可的詞彙，就像是政治論述的一般詞彙。它就是政府和宰制和霸權。

李普曼的論點應當再增加一條限定語。他所描述的有幾分諷刺——我們對文明價值的散播等等——在學界和通俗文學中，通常稱作「美國例外主義」。這個詞唯一的難題是，情況並不是例外，它幾乎到處存在。我想不出有哪個征服、宰制的強國，沒有用過這些詞彙來描述自己。

[2] 譯註：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政治專欄作家。

[3] Walter Lippmann, *Men of Destiny* (New York: Macmillan, 1927), pp.215-16.

[4] Bernard Porter, *Empire and Superempire: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4.

[5] *Ibid.*, pp.20-21, 62-72.

漢娜·鄂蘭<sup>[6]</sup>寫道：「即使文明世界不曾存在過任何種族思維，帝國主義也會把發明種族主義的必要性，看成是自己作為唯一可能的『解釋』和藉口。<sup>[7]</sup>帝國主義真的需要種族主義嗎？」

這句話有幾分真理。現代的種族主義，在相當程度上算是帝國政府的結果。所以，如果你回顧一下，例如十八世紀啟蒙時期，英國和法國學界的辯論，就有探討到猿猴是否不同於黑人，牠們是不是人類，以及擁有語言或語言能力與否。事實上，有人還作出了一些相當好笑的提議。例如，一位法國思想家表示，人猿其實比人類還要聰明，因為牠們假裝自己沒辦法說話。<sup>[8]</sup>牠們曉得，牠們要是說話，我們就會奴役牠們，就好像我們奴役其他跟牠們相類似而會說話的種族。這個想法或許是一種戲謔，不過對於眾生是否跟我們一樣的高貴且進步，或者像是擁有人的靈魂之類的事情，表示出一種不確定感。

不錯，當中有許多都是征服的結果。當你征服某些人並打壓他們，一定要有個理由。你不可以光說：「我很賤，我想打劫他們。」你得說，這是為他們好，他們應得的，或是，他們確實有從中得到好處，我們在幫助他們。這就是奴隸主人的態度。他們大半並不是講說：「喂，我奴役這些人是因為我想用容易剝削、便宜的勞力來為自己謀利。」他們說：「我們在為他們做他們需要的好事。」十九世紀的人類學者解釋說，黑人

擁有彎曲的脊椎骨，因為他們經過遺傳的演化來適應採棉花這件事。<sup>[9]</sup>所以說，我們在幫他們做他們所擅長的事情。這類的概念，貫穿了整個帝國征服的歷史。不過，隨著開始於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帝國主義，它形成了一種特具傳染性的形態。

你經常引用民調。你如何分辨那些是有用的呢？目前不太出名的哈理斯民調，自從二〇〇六年七月底開始發現，美國已經有足足五成接受民調的人，二〇〇五年二月是三成六，認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sup>[10]</sup>你會怎樣解釋這個變化呢？

其實很多民調一直都在提這個問題。哈理斯民調提供了不錯的資訊，不過，他們並沒有交代太多背景。你在馬里蘭大學國際政策態度研究計畫當中，會找到比較詳細的資

[6] 譯註：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德國猶太裔的政治思想家，《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奠定了她的重要地位。

[7]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rev.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pp. 183-84.

[8] See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3rd ed.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9] For an excellent overview, see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rev.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10] Paul Krugman, "Reign of Error," *New York Times*, 28 July 2006.

訊。計畫主持人庫爾指出，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人民的百分比一直相當穩定，甚至當政府讓步，表示並沒有這樣的武器時，還是這樣。<sup>[11]</sup>我個人的感覺是，其中的原因，跟我們有關帝國主義所談的事情，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我們入侵伊拉克，我們並不想說自己是妖魔鬼怪，所以一定得找個理由。所以理由一定一直都是，他們確實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沒錯，政府裡是有人作了一些批評，可是我寧可相信錢尼。

我感覺到，你在談到所謂以色列在美國的遊說時，有幾分不安。長久以來，你都說這是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因素，只是實在不具決定性。現在你還是這麼覺得嗎？

我不願多談的部分原因是，政策全都大大低估了以色列遊說的規模和影響力。就拿在紐約和其他地方對於若雪·柯利事件<sup>[12]</sup>的呼籲來說吧。<sup>[13]</sup>這並不是因為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干預，這是美國知識和文化團體的反映。

在紐約。

在紐約和國內許多地方，紐約湊巧是個重鎮。洛杉磯是另外一個，波士頓也是。基

本上這是知識界的文化，而不單單是公共事務委員會或者反誹謗聯盟。如果你注意一下最近有米爾夏默和華特所寫關於以色列遊說的論文，他們把它定義成這些部門：設法控制言論和態度，使大家支持以色列政策，包括侵略、暴行等等。<sup>[14]</sup>好了，就讓我們再用這種對遊說的定義。其中的主要成分，就是美國的知識團體和媒體。公共事務委員會並不寫《紐約時報》的社論。

你得注意一下較為寬廣的知識文化。而且你大可以指出，文化界開始熱心支持以色列的事件是一九六七年。在一九六七年之前，知識團體對以色列不是保持懷疑，就是不感興趣。事情有了變化。

[11]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Three in Four Say If Iraq Did Not Have WMD or Support al Qaeda, US Should Not Have Gone to War," media release, 28 October 2004, online at [http://www.pipa.org/OnlineReports/Iraq/IraqPresEject\\_Oct04/IraqPresEject\\_Oct04\\_pr.pdf](http://www.pipa.org/OnlineReports/Iraq/IraqPresEject_Oct04/IraqPresEject_Oct04_pr.pdf).

[12] 譯註：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國際團結運動」組織的非武力志工，她和七名英美的年輕人，以人肉盾牌阻擋以色列軍隊例行拆毀巴勒斯坦人的住屋，卻被以軍的重型推土機輾死，年僅二十三歲。

[13] For background, see Philip Weiss, "Too Hot for New York," *Nation*, 3 April 2006, online at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60403/weiss>.

[14] 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The Israel Lobb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8, no.6 (23 March 2006), online at [http://www.lrb.co.uk/v28/n06/mear01\\_.html](http://www.lrb.co.uk/v28/n06/mear01_.html).

如果你注意一下包德荷雷茲的書《加以製造》，一九六七年出現的是某種自我標榜，當中幾乎沒有提到以色列。<sup>[15]</sup>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評論》——如今是激進、超極端主義的以色列宣傳雜誌——被認為對以色列批評太過，使得美國猶太人協會創辦一份叫作《中流》的獨立雜誌，來呈現以色列人的觀點。看一下《異議》<sup>[16]</sup>，雖然他們並不喜歡這種形容，可是它對以色列罪行的支持，卻常常令人震驚。它目前的議題是，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比喻成是我們自己在伊拉克的「橫禍」，並感嘆「以色列付出重大代價，卻沒能夠達成它對黎巴嫩和對自己的目標」。<sup>[17]</sup>這就叫作批評。可是，如果你回顧一九六七年以前，幾乎沒有哪件事是有關以色列的。為《異議》寫稿的人，把猶太復國主義看成是無趣或是民族主義者的消遣。

所以你的看法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後，美國菁英們把以色列看成是在中東可以利用的軍事力量？

從美國政府的觀點來看，一九六七年戰爭以及以色列軍事上的大成功，主要證實了先前的講法，也就是你在國家安全理事會和其他策畫性機構的情報記錄所看到的想法。<sup>[18]</sup>相對於「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也就是獨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邏輯推論」，

「將會把以色列看成是近東唯一親西方的強國而加以支持」，所以是美國武力在那個地區最可靠的基地。我所引用的是寫於一九五八年的文件，這是美國——中東事務方面相當重要的一年。<sup>[19]</sup>在一九五八年，英國所支持的巴格達政府遭到推翻之後，為了設法預防伊拉克民族主義威脅的擴散，以色列是唯一參與過該地區——尤其是黎巴嫩和約旦——的英美干預的國家。以色列是唯一出手幫忙的國家。他們容許越界飛行之類的事情，這就證實了那些先前關於以色列扮演同盟角色的提議。早在一九四八年聯軍參謀長就曾經指出，以色列在該地區是僅次於土耳其擁有最強大潛力的軍事力量，而且可以視為美軍的基地。<sup>[20]</sup>

[15] Norman Podhoretz, *Making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16] 譯註：《異議》（*Dissent*），左翼刊物。

[17] Eugene Goodheart, "The London Review of Hezbollah," *Dissent*, no.62 (Winter 2007), online at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733>.

[18] For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see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pp.9-27.

[19] Ibid., p.21. See "Issues Arising Out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Near East," 29 July 1958,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12, *Near East Region; Iraq; Iran; Arabian Peninsul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p.114-24, esp. p.119.

[20] See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88.



不過這句話要到一九六七年才實現，主要重點是納塞<sup>[21]</sup>遭到摧毀。納塞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象徵和中心，美國政府害怕他所代表的東西。首先，納塞正在葉門跟沙烏地阿拉伯在打一場耐力戰，所以他被看成是對沙烏地君主政體的威脅——他是美國在該地區最老且最重視的同盟，因為這裡就是石油的產區。

別忘了，綜觀歷史，美國一直傾向於支持最極端基本教義派的伊斯蘭教團體，來對抗世俗民族主義。所以，以色列擊敗了納塞，並摧毀了世俗民族主義的威脅。仍然有人在關心，說不定阿拉伯人會想把這地區的財富用在自己的人民，而不是用在西方的財富和勢力，而分多一點給經營這些國家的匪類。這是個重大的威脅，以色列完成了這件事，於是鞏固了美、以兩國的同盟，並導致相當急劇的變化。

### 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飆漲。

援助飆漲了。不過，就連有教養菁英對以色列的態度，也有激烈的轉變。一九七〇年黑色九月期間，巴勒斯坦人遭到約旦部隊的屠殺，當以色列進行干涉，像防堵敘利亞對巴勒斯坦可能的保護時，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再度大為增加。其他方面的態度也有突然的轉變，那就是一開始關心納粹大屠殺的時候。在之前——也就是一九四〇

年代末——當大家還能夠真的為大屠殺受害者做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事實上卻什麼都沒有做。一九六七年以後，情況改變了，現在全國各地都有大屠殺紀念館。這是最大的議題，而且到處你都得加以研究、加以哀悼，但卻不是在你原本能夠為它做些事情的時候。

當時，也有其他因素在發生效用。你得回想一下一九六七年發生了什麼事情。首先，美國在越南打仗，卻一直沒辦法粉碎越南人的抵抗。後來，知識菁英都會告訴你，他們始終都在反戰，可是如果你回顧當時，這句話並不是真的。我瀏覽過許多紀念甘迺迪和其他人的文獻，<sup>[22]</sup>人們乾脆給自己的故事改頭換面。例如施勒辛格<sup>[23]</sup>，在一九六二年對於甘迺迪政府幾乎逐個小時的紀錄當中，幾乎沒有談到過越南，<sup>[24]</sup>幾乎沒有談論到。在他後來的版本，也就是他重建這段歷史時，越南卻成了重大的主題。<sup>[25]</sup>甘迺迪設法在擺脫越南，而且他們都在討論，每個人一下子就成了長期的反戰者。

[21] 譯註：納塞（Gamal Abdel Nasser），前埃及總統。

[22]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revision of the Kennedy record by Schlesinger and other Kennedy memoirists after the war became unpopular, see Noam Chomsky, *Rethinking Camelot: JFK, the Vietnam War, and U.S. Political Cultur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pp. 105-25

[23] 譯註：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美國當代史學家。

[24]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25] Chomsky, *Rethinking Camelot*.

情況很像是今天的伊拉克。所謂反對戰爭的人，絕大多數是反對美國失敗的人，而不是反戰的人。就像施勒辛格當時所說的，他在批評右翼的越戰支持者艾爾索普，「我們都在祈禱艾爾索普先生的話成真」以及美國打贏。而且要是果真如此，即使我們把越南變成「廢墟和殘骸的國度」，也都不妨在贏得勝利方面「向美國政府的智慧和政治才華致敬」。<sup>[26]</sup>不過，艾爾索普的期待大概太高了，於是我們不得不反對這場戰爭。這就是當時反對的方式。後來當戰爭變得失去民心時，事情就有了變化。

稍微離題一下：我們大概會注意到，自由派知識分子意識型態所發生的變化有多小。如今「我們都祈禱」克里斯托<sup>[27]</sup>先生的主張是對的，有了更多的軍力，美國就能打贏伊拉克，以及，假使他是對的，我們就都可以在「廢墟和殘骸的國度裡」稱讚布希政府在建立附庸國家——我們所謂的獨立國家——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才華」了。不過，克里斯托大概也太樂觀了。

所以一九六七那年，知識界差不多就跟施勒辛格描寫的那樣，渴望勝利，非常關心我們是否成功打敗那些黃皮膚的小混蛋。接著是以色列趕上來，示範如何善待第三世界的人們：把腳踹在他們臉上。這樣，以色列就贏得了很多點數。大家於是開起玩笑說，要是把戴揚<sup>[28]</sup>派去越南，我們就可以辦好事情了。

另外，美國內部也發生了一些事情。這就是目前所謂的「麻煩時代」，指的是一段

我們社會變得更加文明的時期。女性的運動，還有學生運動都開始了。學生並不只是服從指令而已；金恩開始籌組窮人的運動。被認定要被動、沉默而服從的人們，為了自己的權益站了出來。滿可怕的。以色列再次以具有象徵性的手法，向我們示範如何對待他們。往他們臉上揍過去。

後來沒多久，紐約就發生了海洋丘和布朗斯維爾教師公會和黑人社團之間的抗爭。教師公會以猶太人為主，屬於一代以前就和愛爾蘭人和其他人那樣窮苦的移民團體成員。他們成為公務人員，並得到較好的職位。如今，低層的人也在設法做他們在三十年前做過的事情——經營自己的學校，爭取自己的權益。於是，有了激烈的衝突。我還記得教師公會中的親戚，他們當了一輩子的共產黨，卻為了這個緣故而突然成為極右翼分子。以色列再次以具有象徵性的手法，向我們示範如何加以處理。

把對以色列的支持當作武器來打擊討厭的新左派，也就變得可能了。不太順從的伯利根<sup>[29]</sup>和年輕學生們，就被指責在支持以色列方面不太熱心。他們多半是鴿派的猶太復國

[26] For discussion, see Noam Chomsk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chap. 4.

[27] 譯註：克里斯托 (Bill Kristol)，週刊總編輯。

[28] 譯註：戴揚 (Moshe Dayan)，以色列國防部長。

[29] 譯註：伯利根 (Daniel Berrigan)，詩人、和平人士、耶穌會士。

主義者，卻被指控成是想要摧毀以色列，而在這裡移植一個血腥的獨裁政權。侯爾<sup>[30]</sup>特別擅長運用這種手段，儘管也有其他人懂得。我檢閱了當時的許多攻擊——一種為當權者效命的有趣的騙術記錄，而且經常有自我誇示——目前已經壓制得不錯。<sup>[31]</sup>

我覺得這一切都有戲劇性的效果。從此以後，對於以色列和以——巴兩國衝突，就會得到非常扭曲的異象。但不是由於公共事務委員會，他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米爾夏默和華特窄化了焦點。他們把遊說界定得不錯，可是接著就把焦點窄化成一些猶太組織。他們更指出，數量上最大的團體——所以很可能在政治上是最具影響力的——就是右翼的基督教福音派。他們可能是反猶的人，可是他們強烈支持以色列所做的任何事情，因為這是上帝的意志。不過我認為知識團體——媒體、記者、許多學者、人們感知事情的架構——的重要性受到相當的低估。

公共事務委員會並沒有停止若雪·柯利活動。雖然他們很想控制媒體，卻沒有足夠的經濟力量。誠然，他們擁有對國會的影響力，可是如果你注意這種影響力，當中有許多都是象徵性的。國會能夠輕易通過一些他們知道不會完成卻會得到支持的決議。國會幾乎每年都會投票贊成派往耶路撒冷的美國特使團。<sup>[32]</sup>他們知道事情並不會實現，結果是不會被接受的，可是他們能夠投下贊成票，在國會殿堂裡宣布而募到活動獻金。

米爾夏默和華特也說，親以色列的遊說——多半是公共事務委員會之類的——已經

傷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在所謂「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方面一個精妙的術語。現實主義傳統，也就是米爾夏默和華特所出身的傳統，主張國家要追求國家利益。什麼是國家利益呢？我認為，當亞當·斯密說「國家利益」就是政策的一首席建築師」的利益時，說得很對。<sup>[33]</sup>在他的時代，指的就是商人和製造業者，今天的話，就是多國企業之類的事情。可是現實主義學派並不討論這個，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大致上並不管國家權力的內部分配。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亞當·斯密的觀點，就會有個簡單的辦法來測試米爾夏默和華特的「國家利益已經被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所傷害」的假說。要是米爾夏默和華特是對的，我會高興得不得了。我就不用再費工夫寫文章、作演講、被中傷。我會拋棄這個事業，我會穿外套、打領帶，拜訪巴菲特和洛克希德·馬丁<sup>[34]</sup>、英特爾和埃克森美孚<sup>[35]</sup>的企

<sup>[30]</sup> 譯註：侯爾 (Irving Howe)，社會批評者。

<sup>[31]</sup> For discussion, see Noam Chomsky, *Middle East Illus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chap. 5.

<sup>[32]</sup> Howard LaFranchi, "Congress Says It Sees Jerusalem as Israel's Capit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 October 2002.

<sup>[33]</sup> See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29.

<sup>[34]</sup> 譯註：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國防武器承包商。

<sup>[35]</sup> 譯註：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石油公司。

業總部，而耐心向他們說明，他們的利益被某種遊說所傷害，而他們可以憑自己的政經實力，在半分鐘之內加以消除。這就是應當從米爾夏默和華特的探討中所得到的戰略性結論。可是並沒有人實行這種戰略，而且還有不錯的理由，因為亞當·斯密說得對，而且政策的一「首席建築師」做得還不錯。例如就在昨天，埃克森美孚公布了美國企業史上最大的利潤，他們破了前一年也是他們所創下的紀錄。<sup>[36]</sup>馬丁公司單從耳朵就可以賺錢。巴菲特剛剛才買下以色列的一家大企業。英特爾在那裡有重要的設備。<sup>[37]</sup>我們可以把這張單子一直開下去，他們都做得不錯，事情並沒有傷害到他們的利益。

我認為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相當不利於美國人民和未來的世代，可是決定政策的並不是這樣的看法。

**有個需要釐清的要點。你的意思是說，米爾夏默和華特低估了遊說的力量嗎？**

他們在定義時嚴重低估了遊說的力量，而我接受他們的定義。如果我們把遊說定義成某種團體，設法影響輿論、態度和政策，好來支持以色列的所作所為——佔領、侵略等等——那麼就是有所低估，因為漏了其中重要的成分，就是他們每天在特定俱樂部所碰到的人們。



關於這件事，讓我再評一句話就好。既然在一九六七年以後，美國「政策的首席建築師」的目標，一直相當近似於以色列的政策，光就邏輯來看，如果我們想估計公共事務委員會之類團體的影響，你就得注意這些政策在哪些案子上有所分歧。那麼美國國家政策在哪裡跟以色列政府政策發生分歧呢？這些就是我們應當留意的案例，看看誰有怎樣的影響力。他們互相一致的案例並不會告訴你任何事情，所以你注意的是他們發生分歧的案例。

是有一些案例，而且滿有意思的。有個重要案例兩年前才出現，目前以色列在許多方面都滿像是美國的諷刺畫。美國社會的許多特徵，在以色列一直被模仿和誇大。所以現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個高度軍事化的高科技社會，它經濟的主要基礎在於出口高級的軍事裝備。以色列需要市場，而主要市場是中國，但美國並不樂見以色列把高科技武器賣給中國。於是在這方面，不斷出現嚴重的爭執。每當以色列有所拒絕時，遊說就沒了聲音。最近的重大案件在二〇〇五年，以色列想要修復自己已經賣給中國的高科技防空飛彈，<sup>[38]</sup>以色列政府堅持在這件事情上不接受施壓，這件事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獨立的

[36] Ed Crooks, "Exxon Profits May Spur Critics," *Financial Times*, 1 February 2007; Andrei Postelnicu, "Exxon Highlights Investment Amid New Earnings Recor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8 April 2006.

[37] See Sharon Wrobe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pikes 500% in '06," *Jerusalem Post*, 17 April 2007.

[38] Yaakov Katz, "Arms Sales to China Resume," *Jerusalem Post*, 2 March 2006.

國家。可是布希政府命令以色列別這麼做，並不斷在公開場合羞辱他們。華府拒絕讓高階的以色列軍事官員訪問美國，他們在這裡的對等單位不會跟他們對話。他們迫使以色列攻擊他們的一位主要官員，並堅持要求公開道歉，他們確實讓他們淌了渾水，當然以色列同意了。他們有別的辦法嗎？以色列並不可以讓美國出醜。

當中特別有意思的是遊說的反應。想辦法去找出來吧，這一切在美國都少有報導。遊說變得很安靜，不管是米爾夏默和華特所定義的，或是知識分子所定義的遊說。他們全都安靜無聲，因為他們知道，最好順服於強權。如果你能夠跟當權者處得不錯，那很好，那麼他們就可以暢所欲言。不過要是碰上真正的強權，他們就會退縮了。這種事情發生不只一次。以前發生過柯林頓跟費爾康科技<sup>[39]</sup>的勾結。<sup>[40]</sup>過去不斷發生這種事情，有一件相當重要的案子是在一九九三年，以色列差一點和北韓達成協議，北韓為了交換外交上的承認和資助，答應停止輸出飛彈到中東。<sup>[41]</sup>這對以色列安全來講相當有意義，柯林頓政府加以封鎖，不管是廣義或狹義的遊說都安靜無聲。我認為，這算是當以色列利益跟美國重大的國家利益相衝突時的一般模式。所以當你真的陷入衝突時，誰會贏是相當明顯的，不必訝異。

卡特出了一本新書，叫作《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種族隔離》<sup>[42]</sup>。席格曼<sup>[43]</sup>在《國家

報》的一篇評論中寫道：「卡特的書或者書名所引起爭議的最大諷刺是，以色列所有重要的報紙或其它媒體，幾乎天天都對以色列各政府部門政策提出嚴厲的批評，這是在美國（無論何地）所看不到的。多數以色列報紙對政府具有敵意的社論，在美國主要報紙的專欄上也不會被接受。」<sup>[44]</sup>席格曼的評論切中要點嗎？

我認為他在刻意誇大。並不是每天，不過基本要點是正確的。就拿令人感冒的種族隔離一詞來說吧。《波士頓環球報》的編輯就強烈指責這個詞。<sup>[45]</sup>在《國土報》<sup>[46]</sup>的社論裡，在以色列主要人權團體「以色列佔領區人權資料中心」的報導中，以及在一流分析

<sup>[39]</sup> 譯註：費爾康科技（Phalcon technology），以色列國防武器公司。

<sup>[40]</sup> John Lancaster, "Israel Halts China Arms Deal," *Washington Post*, 13 July 2000.

<sup>[41]</sup> Leon V. Sigal, "The Lessons of North Korea's Test," *Current History* no. 694 (November 2006), pp.363-64.

<sup>[42]</sup> Jimmy Carter, *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譯註：中譯書名改成《牢牆內的巴勒斯坦》。]

<sup>[43]</sup> 譯註：席格曼（Henry Siegman），中東問題專家。

<sup>[44]</sup> Henry Siegman, "Hurricane Carter," *Nation*, 22 January 2007, online at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70122/siegman>.

<sup>[45]</sup> Editorial, "Jimmy Carter vs. Jimmy Carter," *Boston Globe*, 16 December 2006.  
<sup>[46]</sup> 譯註：《國土報》（*Ha'aretz*），以色列大報。

專家的評論裡，你都可以按時讀到這個詞。在以色列讀得到，在這裡就不行了。像是本韋尼斯蒂<sup>[47]</sup>之類的人，多年來一直在使用這個詞。這就有點像是通用的錢幣，大家談的就是卡特所談的，在佔領區所發生的事情。佔領區其實是一種低估，因為種族隔離存在在以色列內部，已經到了不可小看的地步——不過這個主題是碰不得的。不過專就領土來講，就像卡特所做的，相對於他所描述的制度來說，「種族隔離」應該算是一種低估。

卡特的書滿少出錯的，不過還是有一些。最為嚴重的錯誤是，他不加批評地收買了這裡的標準路線：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他們所做過最嚴重的暴行，殺了大約一萬五千到兩萬人，並摧殘了大半個國家——乃是對巴解組織越界攻擊的反應。<sup>[48]</sup>這是這裡的標準路線，不過卻是完全假造的。實情是，以色列打算誘發巴解組織的行動來當作入侵的藉口。巴勒斯坦人有遵守當時的停火協議，以色列卻沒有遵守，以色列人不斷轟炸和攻擊。當他們誘發不了藉口時，就索性繼續轟炸，並自己假造一個。

如果你回顧一下以色列的報紙，它們在當時還相當直接、坦承。入侵後的幾個星期，大報《國土報》刊登了一篇由它一流的巴勒斯坦專家伯拉特所寫的文章，他是相當保守的學者，當中他指出，入侵的原因是，巴勒斯坦所要求的外交和談判越來越令人難堪。照他所形容，這些要求對以色列來說是一「十足的禍害」。<sup>[49]</sup>為了加以排除，就必須摧毀巴解組織，並迫使他們回到恐怖主義。以色列並不在乎巴解組織的恐怖活動。可是提

出談判和外交，就是真正的威脅了。伯拉特在以色列的大報上，把這次入侵公開稱為為了西岸的戰爭。政治和軍事的最高層，也以這種方式來形容。可是這裡就有一本書被看成是對以色列抱持批評，並重複著荒謬的宣傳路線。如果這是佛里曼寫的話，就不致於令人驚訝，可是如果是卡特寫的話，就挺有意思的。

對卡特歇斯底里的指責，也忽略了他書中最重要的部分。我認為他是主流當中第一位報導了某種以往只有在異議圈子中才會討論的事情的人：那就是，美國和以色列實際上拒絕了四部合唱（美國、歐盟、俄國和聯合國）的「路線圖」。學理上，以色列有接受，卻還不動聲色的提出了加以刪修的十四條「保留條款」，並得到布希政府的支持。卡特有報導這件事，並把這些條款納入附錄當中。<sup>[50]</sup>這件事相當重要，路線圖被看成是美國政策的心臟——媒體則稱作是布希的「遠見」。<sup>[51]</sup>可是實際上美——以兩國的政策，是巴勒斯坦人由於在自由大選中投錯了票，必須受到嚴懲，直到獲得多數票的政治組織

[47] 譯註：本韋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以色列學者。

[48] For background, see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chap.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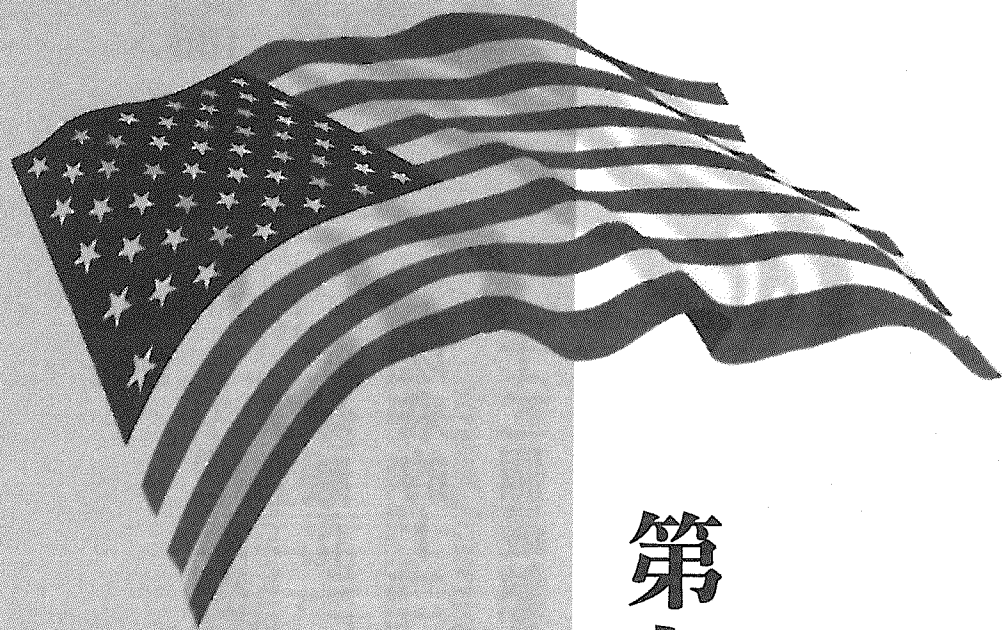
[49] Yehoshua Porath, *Ha'aretz* (Tel Aviv), 25 June 1982,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edition.

[50] Carter, *Palestine*, Appendix 7, "Israel's Response to the Roadmap, May 25, 2003," pp. 243-47.

[51] See, among other examples, Patrick E. Tyler, "With Time Running Out, Bush Shifted Mideast Policy," *New York Times*, 30 June 2002.

哈馬斯接受三個條件為止。它必須承認以色列（或者更加荒謬的是以色列抽象的「生存權」），聲明放棄暴力以及接受路線圖（連同其他協議）。美國和以色列三條全都拒絕了。他們當然不肯承認巴勒斯坦或聲明放棄暴力。而且事實上，他們也已經拒絕了路線圖和其他協議。這些事情只有歸到不許討論的範圍，而我猜想，這就是卡特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一直沒被提到的緣故。





## 第七篇

# 威脅

麻州勒星頓（二〇〇七年三月一日）



我們從對這個地球的一些威脅開始談起吧。聯合國在二月二日發表了一篇報告，說全球暖化「很顯然」正在發生，而且「很有可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自一九九五年以來的十二年，當中就有十一年進入了自一八五〇年，也就是開始廣泛記錄溫度以來前十二個最熱的年份。<sup>[1]</sup>

這是一項威脅。全球暖化的效應即將出現，不過你還是可以有所緩和、調整和準備。這種災害並不是迫切的。另一方面，就核子武器來講，災害一直是迫切的，而且災難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前一陣子《原子科學家通報》把預定的末日提前了幾分鐘，而調到「半夜前五分鐘」。<sup>[2]</sup>就連舒茲<sup>[3]</sup>和季辛吉之類的保守人士也在警告大家，核子威脅相當嚴重，而且越來越嚴重。<sup>[4]</sup>這種威脅部分是來自核子擴散，可是擴散的許多因素就出在這裡，導致擴散的，就是華府好鬥、侵略性的軍事主義。

事實上，你從今天《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就可以讀到這件事情。<sup>[5]</sup>現在情報來源讓步了，他們有點規避地說，他們在「誤讀」伊拉克情報的同一時間，「誤讀」了有關北韓的情報。事實上，他們升高了危機，才導致北韓發展鈾元素的炸彈和飛彈。擴散是一大大問題，而且受到布希政府侵略性的軍事主義所策動，不過主要問題還是在於核子武器的存量掌握在強權手上。這方面所發生的事情，大致上也是美國起頭所帶來的結果。

再來，還有第三嚴重的問題，這可能也是很迫切的。目前禽流感大致上是無法控制的。要是它跨出一小步，變成能夠感染人類的型態（這是任何科學家都認為會發生的），禽流感就會蔓延得很快，而使得數億的人陷入嚴重的危險。<sup>[6]</sup>這需要相當的準備，首先是研發疫苗等等，可是也要讓所需的基礎設施——醫院、醫師、供給——能夠處理疫情。鳥是會到處飛的，情況將不會變得容易控制，還可能會非常嚴重，而且，近期之內是不會有什麼辦法的，甚至除了專家圈子之外，連討論都沒有辦法，有點像是二十年前的全球暖化。如今全球暖化至少是某種公開的事情，即使布希政府也沒有加以否認——不過他們什麼事都沒有做。

- 
- [1] Elisabeth Rosenthal and Andrew C. Revkin, "Science Panel Says Global Warming Is 'Unequivocal,'" *New York Times*, 3 February 2007.
- [2] "Doomsday Clock Moves Two Minutes Closer to Midnight,"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edia release, 18 January 2007, online at <http://www.thebulletin.org/media-center/announcements/20070117.html>.
- [3] 譯註：舒茲（George Shultz），前美國國務卿。
- [4] George P. Shultz, William J. Perry, Henry A. Kissinger, and Sam Nunn,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 *Wall Street Journal*, 4 January 2007.
- [5] David E. Sanger and William J. Broad, "U.S. Concedes Uncertainty on Korean Uranium Effort," *New York Times*, 1 March 2007.
- [6] For a thorough analysis, see Mike Davis, *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 rev. ed. (New York: Owl, 2006).

另一項議題是全球淡水的便利取用。

這件事非常嚴重。跟往常一樣，窮人和受壓迫的人承受最嚴重的後果。全球暖化的預期效應之一——而且已經在發生——就是高山、冰河等等的冰塊正在融化。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把大片區域，包括像是巴基斯坦之類很適合耕種的地帶變成荒地。<sup>[7]</sup>荒地化正在往撒哈拉沙漠延伸，<sup>[8]</sup>而且這裡也可能會有一些效應。就算在富有的工業國家，水管理也相當糟糕，有很大的疏漏和缺乏效能。世界上有數百萬甚至數十億人沒有可以飲用的水，<sup>[9]</sup>這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而且目前正在擴大，世界銀行已經作了一些研究。<sup>[10]</sup>

看起來我們所談論的議題，需要某種全球治理，而不是個別處理這些問題的國家。

需要的是通力合作。我們不會擁有一個全球政府，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強權國家，在自己的主權方面絕不會有任何讓步。

即使他們遭遇到滅絕的威脅嗎？

這得相當取決於——讓我們堅持這一點——美國能否成為一個有效能的民主社會。很可能民眾會接受主權的衰微，不過經營國家的不是他們。在這項議題上，公眾意見和公共政策之間也有很大的差距。就我所知，沒有任何民調專家用你剛剛的方式提出過這個問題。可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一般大眾一直非常支持聯合國關於處理全球問題，甚至安全問題的倡議。大部分人民甚至贊成放棄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而遵從共同意志。<sup>[11]</sup>不過，在菁英圈子或是政治階層裡頭，這件事卻連個輕聲交談都沒有。

話說回來，考慮到長期的生存，就連統治菁英也得關心自己特定的生存機會。

他們只要短期的觀點。像是布希政府，或是埃克森美孚裡頭的人，都在假裝全球暖

- 
- [7] John Vidal, "Desert Cities A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UN Warns," *Guardian* (London), 5 June 2006.
- [8] David R. Francis, "Spend Money on Disasters Before They Happ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7 October 2005.
- [9] William J. Broad, "With a Push from the UN, Water Reveals Its Secrets," *New York Times*, 26 July 2005.
- [10] World Bank studies, online at <http://econ.worldbank.org>. See also David White, "Uneven Distribut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21 November 2006.
- [11]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23 Nation Poll Finds Strong Support for Dramatic Changes at UN", media release, 21 March 2005, online at <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化並沒有發生，並防堵任何因應的步驟——他們也有必須謀求生存的子孫，但這根本不是一個影響決策的因素。

其實，埃克森美孚花費過幾百萬美元——

支持研究，來顯示這種科學理論裡頭的漏洞。<sup>[12]</sup>那些執行長他們也有子孫嗎？不是說他們是壞人，而是說他們在制度上的角色——其實是法律上的義務——只要創造短期的利潤，並獲取短期的市場佔有率。

話是沒錯，可是似乎也會有人開始關心如何保存他們自己的制度。

看看汽車公司吧。他們在美國目前正進入衰退，或許是末期的衰退。早在幾十年前，他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卻不作準備，因為他們熱中於短期利潤和市佔率。他們明知道大型、笨重、擁有過度馬力的交通工具，由於能源危機、污染和擁擠而並不會耐久，不過還是可以創造短期利潤。就長期來講，他們會被淘汰出局。早在一九八〇年代，要不是正好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雷根政府，在面對優勢的日本競爭時，加強了保護

主義的措施，而設法讓汽車、鋼鐵和其他工業得以克服重大的管理挫敗以及自行重整的話，他們大概早就淘汰出局了。

或是拿英國（在美國之前的主要強國，雖然不曾達到同樣的規模）來講好了。在十九世紀末期，當英國人在工業化方面遙遙領先世界各國，使得英國製造業者認定自己能夠在任何競爭當中獲勝的時候，他們愛談自由貿易。他們樂於短期、選擇性的耙平比賽場所，不過卻有相當的限制。例如，他們一直在保護印度這個市場。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日本人變得大有競爭力的時候，英國工業就沒辦法競爭，於是一九三二年，英國人乾脆關閉帝國，不許日本的出口。這是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方面的背景的重要部分——事實上主要部分。如果你前瞻一下，就可以看出這種事情勢必發生。可是講的也並不是權力中心，所謂的政治家、企業經理人的特質，他有他們所要追求的短期獲利。

我們可以在自己的正前方看到它。看看伊拉克戰爭吧，這是在這樣的期待之下發動的：這場戰爭將導致恐怖活動的增加以及核子擴散，這其實已經發生了，規模卻遠遠超乎預期。一些重要的恐怖主義專家，像是柏根等人，這陣子作出新的研究，而他們的估計是，他們所謂的「伊拉克效果」——伊拉克戰爭對恐怖活動的效果——已經是一聖戰

[12]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Smoke, Mirrors, and Hot Air*, January 2007, online at [www.ucsusa.org/assets/documents/global\\_warming/exxon\\_report.pdf](http://www.ucsusa.org/assets/documents/global_warming/exxon_report.pdf).

士攻擊之下年度死亡率的七倍」，如果特別集中在牽涉到入侵地區和人口的話，「足足達到數百起額外的恐怖分子攻擊，以及數千名貧民喪生」。<sup>[13]</sup>增加了相當的數量。這是一項長期、細心、重要的研究，用的是蘭德公司<sup>[14]</sup>的資料庫。<sup>[15]</sup>我在主流報紙上還沒有看到有關這份報告的任何報導。

當下你也可以在伊朗案件裡頭看到這種短期思維。我不知道布希政府是否正在籌畫入侵，可是為了在國內政治圈裡獲得短期利益，並把注意力從他們在伊拉克的禍害移開，戰爭籌畫者大可以讓自己陷入入侵的險境，並造成不可思議的後果。或是看看北韓，幾個星期之前，北韓為了換取美國提供能源協助，而在永久終結自己的核子計畫方面，達成了一項暫時性協議。<sup>[16]</sup>北韓的方式我們這裡也有描述到，它由於自己的孤立而有所讓步，後來就同意了協商。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相當不同的，而且任何一直緊追著這項議題的人，包括我們引述過的人都知道內情。在二〇〇五年九月作成了一項非常廣泛的協議，北韓答應完全披露自己的核子武器計畫作為交換，美國將終止敵對的姿態和威脅，並朝多年以來所承諾的，提供一座輕水反應爐，而邁向跟北韓關係的正常化。<sup>[17]</sup>要是達成這件事，就不會有北韓的試爆，不會有最近的衝突這種向來逼近核子戰爭邊緣的事情了。

那麼二〇〇五年九月發生什麼事呢？協議的幾天之後，美國強迫銀行凍結北韓的



資產，以斷絕他們跟世界的聯繫，並實際終止有談到輕水反應爐的銀行團。理由是北韓利用銀行進行非法轉移、進行詐騙。<sup>[18]</sup> 喔，或許吧。如果你讀一讀小體字（又是今天的《紐約時報》），就會注意到，牽涉到的主要銀行，澳門匯業銀行說，「並沒有北韓進行這種活動的證據」。<sup>[19]</sup> 德國具有保守色彩並受到尊重的報紙《法蘭克福大眾報》，幾個月前刊登了一則報導，指出這場詐騙是由美國中情局所施行的。<sup>[20]</sup> 誰曉得呢？不管怎樣，這些針對北韓的敵對姿態都破壞了協議，當然也再次引發北韓敵對的反應，而導致了一場危機。現在他們正在回到某種事情，類似二〇〇五年九月美國所破壞的協議。

- [13] Peter Bergen and Paul Cruickshank, "The Iraq Effect." *Mother Jones*, 1 March 2007, online at [http://www.motherjones.com/news/features/2007/03/iraq\\_effect\\_1.html](http://www.motherjones.com/news/features/2007/03/iraq_effect_1.html).
- [14] 譯註：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研究機構。
- [15] The MIPT-RAND terrorism database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terrorismknowledgebase.org>.
- [16] Helene Cooper and Jim Yardley, "Pact with North Korea Draws Fire from a Wide Range of Critics in U.S.," *New York Times*, 14 February 2007
- [17] Gordon Fairclough and Carla Anne Robbins, "North Korea Vows to Give Up Nuclear weapons," *Wall Street Journal*, 20 September 2005.
- [18] Sigal, "Lessons of North Korea's Test."
- [19] Steven R. Weisman and Donald Greenlees, "U.S. Discusses Freeing North Korean Fund." *New York Times*, 1 March 2007. see also Anna Fifield, "North Korea Calls for Swift End to All Sanct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16 May 2007.
- [20] "Stammen die 'Supernotes' von der CIA?"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6 January 2007.

不是說這些事情難以預料。如果你威脅別人，他們就會設法防範。

或是拿中國人來說吧，這陣子中國人為了顯示他們的軍事力量，關掉了自己的一個反衛星系統。<sup>[21]</sup>接下來就出現了一場大吵鬧：中國在發動冷戰，他們是重大的威脅等等。這一切是可以完全預料的。我在多年以前就寫過這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先見之明，而不過是引用了幾位重要的戰略分析專家的話，你可以在《霸權還是生存》裡頭讀到這件事。<sup>[22]</sup>我引用了蘭德公司、軍方的領銜人物等等，他們全都指出，其他各國顯然把我們所謂的「飛彈防禦」看成是第一擊的武器。飛彈防護罩根本沒辦法阻止第一擊，不過可想而知，它能夠阻止報復性攻擊。所以如果你擁有一套有效的飛彈防禦系統，而且附近都沒有敵蹤，他們就會把它理解成是第一擊武器。你能夠攻擊他們，而他們沒辦法報復。所以他們當然會想辦法進行飛彈防禦。而其中一個辦法——而且早就有人預測過——就是破壞美國人造衛星系統，這就比打下飛彈簡單得多了。而中國的測試就是一個跡象：他們正在採用這個辦法。針對俄國總理普亭的吵鬧也是同樣的道理：他藉著反對東歐的反飛彈系統，而重新打開了冷戰。<sup>[23]</sup>

他在慕尼黑作了演講。

如果你注意他所說的話，那是不太有爭議性的。或許你並不喜歡他的語氣，可是他所講的事情是正確的，而且有它的背景。俄國人確實有安全問題。實際上，在上個世紀，單單是德國就摧毀過他們好幾次。在一九九〇年，戈巴契夫作了相當值得注意的讓步，允許德國在北約軍事同盟的範圍內進行統一。<sup>[24]</sup>這麼一個在上個世紀兩度摧毀俄國的國家，竟然被容許成為敵對的軍事大同盟的一分子，這個同盟當然一直是針對俄國的。這是戈巴契夫的驚人之舉，不過要有一定的代價。老布希政府不得不承諾，北約組織並不會向東擴張，這是當時的協議。柯林頓上台後就打破了協議。他使北約組織向東擴張。<sup>[25]</sup>如今美國正策畫在東歐設置一套反飛彈系統，宣稱這是要阻止來自伊朗的飛彈。<sup>[26]</sup>仔細想想吧。假設伊朗擁有能夠到達歐洲的核子武器和飛彈，他們在什麼情況下才會使用呢？對付歐洲的第一擊嗎？除非下定決心自殺，不然伊朗是絕不會這麼做的。伊朗

[21] Edward Cody, "China Confirms Firing Missile to Destroy Satellite," *Washington Post*, 24 January 2007.

[22]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219-29.

[23] Thomas E Ricks and Craig Whitlock, "Putin Hits U.S. Over Unilateral Approach," *Washington Post*, 11 February 2007

[24] Gary Lee, "Gorbachev Drops Objection to United Germany in NATO," *Washington Post*, 17 July 1990.

[25] Steven Lee Myers, "NATO Takes Steps to Expand Ranks into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Times*, 11 December 1996.

[26] Peter Spiegel, "U.S. Ups Ante on Missile Defense," *Los Angeles Times*, 4 April 2007.

瞄準歐洲的飛彈，不管有多遠，任何這種可能性都是嚇阻美國攻擊的力量。俄國人擁有一種理由，把反飛彈系統看成是針對他們第一擊武器的一環。假設俄國人在加拿大設置了一套反飛彈系統，你認為美國會拍手叫好嗎？我們會發動戰爭，因為我們會把這理解成是第一擊武器，而且他們就是這麼辦，而各界的分析專家也是這麼辦。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會這麼做而增加毀滅的威脅。

多年以來，中國在聯合國一直帶頭設法締結把太空保留成和平使用的條約。<sup>[27]</sup>美國一直在單方面阻止這種努力——順便一提，事情要回溯到柯林頓，到了布希卻大為加強——增加了太空軍備競賽的可能性，就連意外性毀滅的風險，也因而大為增加，而且，這可能意味著最終的毀滅。可是，美國政府仍然在進行，雖然知道有這種風險，卻毫不在乎。

讓我們來看看媒體界所發生的事情。傳統的印刷媒介、報章雜誌，正在喪失讀者，而網站卻一直有很大的成長，從 ZNet、Common Dreams<sup>[28]</sup>到 Counter-Punch<sup>[29]</sup>和 AlterNet<sup>[30]</sup>。就媒體界所發生的事情來看，你有什麼看法？

我預料，媒體會以線上出版、廣告等等來適應這種情況。網際網路確實像你所說，

提供種種獲取資訊的機會，以及極為廣泛而多樣的觀點。就本身來講是好的，可是也有不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你被資料淹沒掉，除非你對世界了解到足以使你能夠鑒別，否則就會困在種種斷章取義的繭殼裡。這種事到處都在發生。在網際網路中建構，乃是一種形成崇拜的制度。所以比方說，要是我有一個部落格（其實沒有），我會放進一切有點新奇，甚至對某些事件解說得有些可疑的東西——隨便舉個例子，布希政府正在設法給波士頓的水下毒之類的——明天就會有另一個人講說：「沒錯，可是事情比你所想的還糟糕。」於是你很快就會發展出個人崇拜，證明布希政府正設法給世界各地的水下毒。耽溺在這種類似狂信的行為裡是非常容易的，它有一種類似宗教崇拜作繭自縛的特性，不要求證據，不需要論證。

那麼，你對漫遊網路的人有什麼建議呢？

[27] John Steinbruner and Jeffrey Lewis, "The Unsettled Legacy of the Cold War," *Daedalus*, Fall 2002, pp.5-10.

[28] 譯註：Common Dreams，美國非營利性組織。

[29] 譯註：Counter-Punch，美國的雙周刊，線上版每日更新。

[30] 譯註：AlterNet，由獨立媒體機構所營運的左傾線上刊物。

漫遊網路所能得到的意義，跟生物學者閱讀所有生物學期刊所能得到的差不多。這樣子，你實在學不到什麼東西。沒有哪個認真的科學家會這麼做。資料太龐大，你淹沒在裡頭。好的科學家知道自己要找些什麼，所以你不該去理會整堆的東西，並在別的什麼地方看出一點端倪。對好的報紙讀者來講，也是同樣的道理。不管是在印刷品或是網路上，你得知道要找什麼。這就需要歷史知識、對背景的了解，對媒體的過濾功能和解讀世界的方式要有個概念，這樣你才知道要找些什麼。而網際網路也是同樣的道理。

你認為未來的檔案會是什麼？看來一切都好像在邁向電子檔案。這種檔案會有多安全呢？

你希望這種檔案安全嗎？

要是你是個史學家，你不希望嗎？

不會，如果你是個史學家，你會希望它們是公開的。如果你瀏覽解密的文件紀錄，我想你會發現它們常常牽涉到安全，可是大致來講，國家安全跟自己的民眾是相敵對

的，國家並不希望民眾知道這是什麼事情。

就拿現在來講，如果白宮策畫有關伊朗的檔案就很棒，當然他們現在還在保密。對這種事情，政府一向是保密的。不過既然有七成五的美國民眾都認為，我們應當放棄威脅並轉而透過外交，那麼，他們還要對美國民眾或是伊朗保密嗎？<sup>[31]</sup>我認為一旦這些檔案公布出來，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一直在對民眾保密。

伊朗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華府所釋放給伊朗情報單位的訊息，甚至是我們這裡的策畫者不會公布給民眾的。例如，當布希政府派出一百架先進的轟炸機到以色列，在軍事資料上宣傳說能夠轟炸伊朗時，就是發布給伊朗情報單位，而不是給美國民眾的，所以根本沒有在國內刊登。<sup>[32]</sup>現在要是可以看到這些檔案，就很不錯了。

所以你並不太關心未來用電子方式儲存的檔案。

任何事情都可能會是個問題，不過大致來講，我認為這是件好事。事實上，對研究者來講，讓檔案可以用電子方式取得，是很大的好處。單就我自己來講好了，我以前得

<sup>[31]</sup>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of American Reject Military Threats. "

<sup>[32]</sup>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Failed States*, pp. 73-74; and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159-60.



買《美國外交關係》的卷冊，這是典藏用的大卷冊。一一細心通讀它們，只是為了找出一點重要的小東西，大概占資料的百分之五。現在它們可以用電子檔方式取得，你能夠很快找到要找的東西。

近幾年來在獨立的媒體，有時叫作另類媒體方面，有滿明顯的成長。愛咪·古特曼的「現在就要民主！」出現在五百多家廣播和電視的電台。

我聽說在科羅拉多州的波爾德<sup>[33]</sup>有人也正在弄出不少東西。

我並不知道這件事，不過全國各地都有了社區廣播電台。

很多地方都有，但不是各地。像我住的波士頓，長久以來就一直缺少社區電台，直到現在還差不多是這樣。我常常在國內各地旅行，不過並沒有作過真正有系統的調查，可是我有個相當深刻的印象，住在有社區電台地方的人比較有組織、積極，較多參與、較能合作等等。這算是一種中心點，行動派的人，可以在這裡跟別人互動並協調合作。

波士頓是有相當數量的行動主義，卻非常的原子化。某個團體並不知道幾里之外的

另一個團體在做什麼。要是某種較具凝聚力的東西，這個問題就可以克服了，而社區電台就可以做到這種服務，除了提供你在「現在就要民主！」或是你在另類電台的節目中所得到的幾種資料。

這句話已經變成老套了：只要沒有徵兵或經濟崩潰，人們就會相當舒適、滿意，而不致於跟權力對抗。你接受這個說法嗎？

我認為支持這個觀點的證據相當薄弱。關於徵兵的說法，是支持越戰者的藉口，他們想辦法解釋，為什麼在菁英們還沒有起而反對時，民眾就已經反對的這麼強烈。

他們說：「那是因為大家害怕自己會受到徵召」。可以用來支持的證據相當有限。事實上，到了一九六九年，一般民眾大約有七成把這場戰爭形容成「根本是錯的，而且不道德」，而不認為是一場「過失」。<sup>[34]</sup>他們並不會說是：「我們不喜歡戰爭，因為我們的孩子會被徵召。」我認為這種話大致上是為國家暴力辯護的人假造的。

[33] 譯註：波爾德（Boulder），訪問者住的地方。

[34] Polling by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Gallup.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Rethinking Camelot*, pp.60-63

那麼經濟崩潰呢？

一樣的道理，在一九六〇年代，由於民眾的壓力——公民權運動、老人醫療保險、社會福利等等，而形成重大社會計畫的時候，有出現經濟崩潰嗎？那並不是經濟崩潰的結果，那是一段經濟發展的高峰期。或是拿一九八〇年代來說吧，對大部分人民來講，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的時期，經濟是相當低迷的，實際收入一直是停滯或衰退的，可是不管怎樣，一九八〇年代並沒有經濟崩潰，卻是大規模行動主義的時期，例如拉丁美洲的團結運動——在西方帝國主義幾百年之後的某種新事物——就在一九八〇年代發展起來。女權運動的發展也不是經濟崩潰的結果。一九九〇年代的全球正義運動（這是非常重要的運動），是在經濟繁榮的短時期之內發展起來的。我實在不認為其中有什麼關連性。

在一九八〇年代，你跟赫爾曼<sup>[35]</sup>寫了《製造共識》。<sup>[36]</sup>當然，當時蘇聯是美國的頭號敵人，今天要是你們修訂這本書，會把蓋達組織放進去，當成美國霸權的組織原理嗎？

事實上，我們有修訂這本書，我們在二〇〇二年出了第二版。我們並沒有更改正

文，卻寫了一篇新的緒論，當中包含了一段就幾項議題自我批評的註解。<sup>[37]</sup>例如，我們用「反共產主義」一詞來形容某種濾鏡（我們在書中列舉了五種濾鏡，以之作為形塑觀點的要素），<sup>[38]</sup>但這個詞就太過狹隘，它可以包括現在的蓋達組織嗎？它是某種曖昧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是我們挑起且無可避免的。我們挑起了聖戰士恐怖活動，然後再把它當成發動侵略性戰爭的藉口。

關於聖戰士恐怖活動，有一些相當有意思的研究。就我所知，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是葛基斯所作的，他原本是黎巴嫩人，在莎拉·羅倫斯學院教書。他對聖戰士運動作了廣泛的研究——就我目前所知，是大家所能取得的最可靠且廣泛的——進行了訪問，研究了他們的資料等等。<sup>[39]</sup>他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發現。比如他發現，在九一一之後，聖戰士領

[35] 譯註：赫爾曼（Edward Herman），賓州大學財經教授。

[36]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1988).

[37]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rev. ed. (New York: Pantheon, 2002), pp.xi-lviii.

[38] Ibid., pp.29-31. For criticisms of the limits of this approach, see pp.xvii-xviii.

[39] See Fawaz Gerges, *The Far Enemy: Why Jihad Went Global*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Journey of the Jihadist: Inside Muslim Militancy* (New York: Harcourt Press, 2006). See also Gerges's articles online at <http://pages.slc.edu/~fgerges/>.

導階層、神職人員等人，都強烈譴責賓拉登，而且想跟他作切割。攻擊完全是不對的，而且不符合伊斯蘭教義。他們的所作所為，在原則和戰略上都是錯的。可是布希政府卻設法透過自己的侵略性、好戰和暴力，而在不同的聖戰士之間假造出一致性，把他們歸在一起。當然，葛基斯也提出了一項替代方案，美國應當利用這個機會，把極端伊斯蘭好戰派，也就是賓拉登之類的人，從聖戰士切割開來，這樣才會促成更加和平的世界。

**於是，你在賓拉登、蓋達組織和一般的聖戰士之間作了區別。**

首先，現在被公認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就是有些人所謂的「網絡中的網絡」，一種多少是行動自主、組織鬆散的團體網絡，可能是由賓拉登之類具有神祕色彩的領袖所啟發，並擁有類似的目標。<sup>[40]</sup>另一方面，這種網絡中的網絡，一直是由布希政府的行動所凝聚的。這就是為什麼像是紹伊爾（他是長年追蹤賓拉登的中情局高層幹員）把布希形容成是賓拉登「唯一不可或缺的盟友」。<sup>[41]</sup>這並不是不尋常的形容方式，而且還有種種事實可以支持。

你對杭廷頓<sup>[42]</sup>「文明的衝突」的概念有什麼看法？他寫道：「伊斯蘭教的疆界是血腥的，它的內部也是如此。」<sup>[43]</sup>

這就歷史來講是可笑的。千百年來基督宗教更加暴力——事實上，是史上最野蠻的文明之一。就杭廷頓對當時所發生事情的描述而言，有幾項事實可以大大駁斥這個說法。在他寫書的時候，美國在中東最重視且最老的盟邦是沙烏地阿拉伯——直到今天還是——因為它擁有全部的石油。這是最極端基本教義派的國家。美國多年以來一直在支持極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作為對抗世俗民族主義的武器。所以，世界上最極端基本教義派的暴君，就是我們的重大盟友。

人口最多的伊斯蘭教國家是印尼。直到一九六五年，美國一直相當敵視印尼，因為它正走上一條獨立的道路。可是，當蘇哈托在美國撐腰之下發動政變，屠殺數十萬以農

[40] See Jason Burke, *Al-Qaeda: The True Story of Radical Isla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41] Michael Scheuer, *Imperial Hubris: Why the West Is Losing the War on Terror* (Dunes, VA: Potomac Books, 2004), originally published anonymously.

[42] 譯註：杭廷頓 (Samuel Huntington)，美國政治學家。

[4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258.

民居多的人，摧毀唯一的大型政治組織，並向西方開放剝削的地方時，卻成了最了不起的友人。如同柯林頓政府所形容，蘇哈托一直是「我們的夥伴」，直到他的血腥統治結束為止，這是最殘暴的政權之一。<sup>[44]</sup>雷根時期的美國大使，最卓越的民主倡導者沃爾福威茨，卻被印尼的人權行動人士和民主行動人士嚴厲指責，在每個關鍵上破壞他們。所以，只要扮演好自己在美國世界體系中的角色，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就是我們了不起的友邦。

或是拿天主教會來講。就如我們先前所討論的，美國在一九八〇年代中美洲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對抗天主教會。所以，哪裡有文明的衝突呢？

不過，在杭廷頓預測的話裡頭，還是有幾分真實。有人處心積慮地在製造文明的衝突，當中的前兩名就是賓拉登和布希，所以衝突是有可能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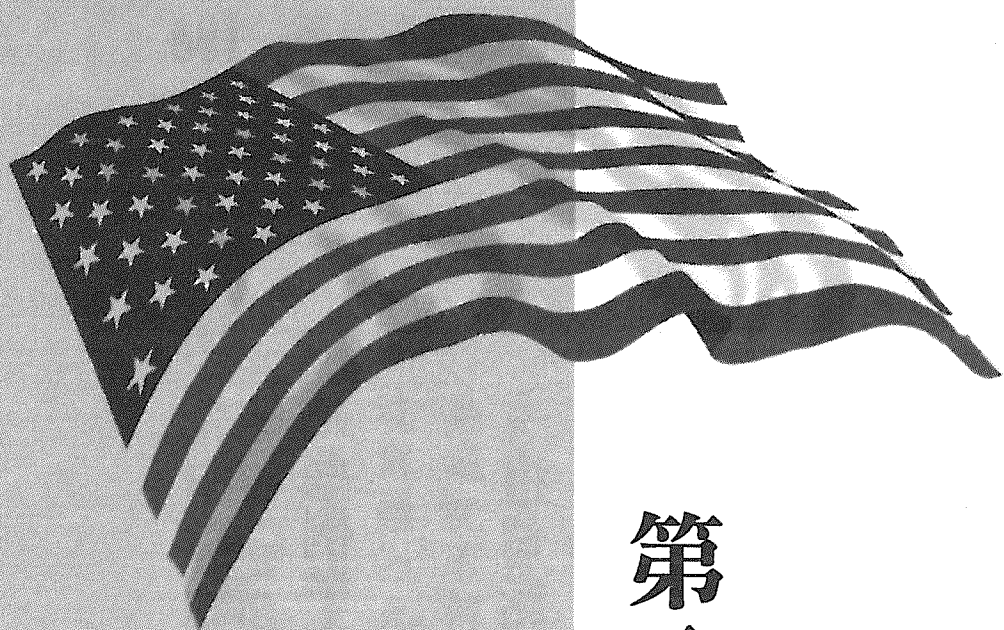
這裡有一段歐威爾<sup>[45]</sup>在《一九八四》裡頭的話，他說：「無產階級並不是非得擁有強烈的政治感受不可。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是一種原始的愛國心，每當需要讓他們接受較長的工作時間或較少的配給量時，就可以作為訴求。就算偶爾真的有所不滿時，他們也無處可以發洩，因為他們少了一般的概念，就只能投注到特定的、瑣碎的委屈。較大的罪惡向來總是逃開了他們的注意。」<sup>[46]</sup>



歐威爾談的是殘酷、暴虐、集權的國家，我們並不是生活在這種社會中。會有人設法創造這種制度，可是加以抵抗和克服，會比在他所描寫的社會裡容易得多。畢竟這是一個相當自由的社會，這個國家只有很少打壓人的權力。

- [44] David E Sager, "Real Politics: Why Suharto Is In and Castro Is Out," *New York Times*, 31 October 1995.
- [45] 譯註：歐威爾（Orwell），英國著名小說家、政治諷刺作家和評論家。知名作品有《動物莊園》、《一九八四》。
- [46]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2005), pp. 71-72.





## 第八篇

# 我們所能做的

麻州勒星頓（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二日）

這本書的書名是《我們說了算》<sup>[1]</sup>。你可以告訴我，這句話是什麼時候講的，並提供一些例子嗎？

這句話是一九九一年二月老布希所講的。<sup>[2]</sup>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快要結束時，他驕傲地表示，我們正在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而這種新世界秩序的主要原則，就是「我們說了算」。<sup>[3]</sup>

要一些例子嗎？就拿一個結果並不太合乎預期的例子，第二次入侵伊拉克來講好了。小布希、鮑爾等人對聯合國講得很清楚，他們要嘛得配合美國侵略伊拉克的計畫，要嘛就是像所講的那樣：「不相干涉」。<sup>[4]</sup>聯合國大使波頓甚至講得更露骨：「聯合國不存在。」<sup>[5]</sup>如果我們決定要獲得聯合國的默許，那麼它就能夠跟我們相處，否則就不行。而且，入侵伊拉克當然是冒著國際間極大的反對聲浪所進行。國際間有進行民調，除了以色列，甚至印度之外，實際上看不出什麼支持度。我認為歐洲各地都不會超過一成。<sup>[6]</sup>可是，我們說了算。如果是我們要這麼做，就會這麼做。

就小布希來講，姿態剛好滿極端的，卻不是不尋常的立場。這就一個超強國的角色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無與倫比的安全性、龐大的經濟基礎，而且在世界上並沒有真正的對手。在整個冷戰時期，美國也有同樣的態度，雖然心態並

不是那麼極端，因為總有蘇俄的威脅，或是中國的嚇阻。

有個相當明顯的例子，是大家一直炒作到今天的，卻有錯誤的解讀，那就是越南。美國作戰的主要部分，有很大程度都是對付南越的，北越可以說是餘興節目。可是對戰爭的抗議和關切，包括大部分的和平運動，幾乎都跟北越有關。如果你回顧一下五角大

[1] 編註：本書原名為「What We Say Goes」（我們說了算），但作者是站在美國的立場而言，可直稱「我們」，卻不適用於中文版，因此中文版書名改用「美國說了算」。

[2] Rick Atkinson and Am Devroy, "Bush: Iraq Won't Decide Timing of Ground War, *Washington Post*, 2 February 1991. Bush proclaimed during a tour of military bases in North Carolina and Georgia, 布希的原話是：「當我們打贏時，這是一定的，我們會教訓一個危險的獨裁者，以及任何妄想追隨他腳步的暴君，美國擁有了新的信用，而且我們說了算。」

[3] Wire reports, "Bush Assails 'Evil' of Hussein," *St. Petersburg Times*, 2 February 1991. Bush said in the same speech, 布希的原話是：「在波斯灣以及在我們設法建立的這種新世界秩序當中，並沒有容許不法侵略的地方。而且我們說話算話，當我們辦到時，他（海珊）就會了解到這一點。」

[4] Serge Schmemmann, "All Aboard: America's War Train Is Leaving the Sta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2003. Washington's message, Schmemmann wrote, is no longer "you'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but "something far more shrewd": "Either you're with us, or you're irrelevant." 「華府的原話是：「你們要嘛跟我們站在一邊，要嘛就不相干涉」」

[5] 波爾頓一九九四年演說的原話是：「沒有聯合國，有的是一種國際共同體，有時可以讓史上僅存的真正強國來領導——那就是美國——當它附和我們的利益，而且當我們能夠讓別人來順應的時候。」 Quoted in editorial, "Questioning Mr. Bolton," *New York Times*, 13 April 2005.

[6]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p.4, 131-36.

廈的策畫（這是我們現在可以從五角大廈文件，和後來所公開的東西得知的），轟炸北越策畫得相當精細：哪裡要轟炸，哪裡不轟炸，以及執行的時間。事實上，並沒有轟炸南越的資料，而這裡到一九六五年為止，轟炸規模卻是北越的三倍左右。如果你看看麥克納馬拉<sup>[7]</sup>的回憶錄，他就詳細討論了轟炸北越的計畫。他根本沒有提到一些重大的作戰決策——像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底用轟炸機擴大轟炸南越的決策。<sup>[8]</sup>

什麼緣故呢？因為在南部，我們說了算。我們不必付出代價，也沒有國際上的反對，所以我們可以為所欲為。相形之下，北部就比較危險。在河內有外國大使館，而在海防港有俄國船艦。他轟炸了一條湊巧穿越北越的中國鐵路，而這在世界舞台上是很明顯的。而且北部還擁有防禦力，他們擁有俄式防空武器，這被形容成是對越南事務的「干涉」。我們不能照自己的喜好任意轟炸，所以在那裡就不太像是我們說了算。不過，在南部卻是這樣。

柬埔寨或寮國也是同樣的道理，他們完全沒有防禦力。除了和平運動人士之外，並沒有人在乎（如今更沒有人在乎了），所以你可以任意轟炸。所以，只要沒有威脅、沒有危險，我們說了算。只要我們不必付出代價，我們說了算。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布希講出這句話時，事情看起來像是一切不需要太大代價。美國乾脆入侵了巴拿馬，殺了大概幾千人，大部分是貧民窟的窮人，否決掉聯合國安理會的一些決議案等等。<sup>[9]</sup>不過，

並沒有任何人會為這件事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們說了算。

多年以來，你一直在批評違反人權和所謂美援之間的關聯性，這個模式還在繼續嗎？

在值得信任的地方給出信任，這是赫爾曼的工作，這一點已經納入我們合作的書《人權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而且也詳細表達在他自己的其他著作中。<sup>[10]</sup> 你知道，他是經濟學家，對美援和酷刑之間的關係，作了審慎的研究，而且還發現了相當戲劇性的關聯。

[7] 譯註：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前美國國防部長。

[8] For background, see Noam Chomsky, "Memories," *Z magazine* (July-August 1995), online <http://www.chomsky.info>.

[9] For background and discussion, see Noam Chomsky, *Detering Democracy* (New York: Verso, 1991), pp. 149-73.

[10] See Noam Chomsky and Edward S. Herman, *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 Fasc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and Chomsky and Herman, *After the Cataclysm: Postwar Indochin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Ideolog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vols. 1 and 2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See also Edward S. Herman, *The Real Terror Network: Terrorism in Fact and Propagand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2).



其他人也注意過這項關聯性，其中有位一流的，在拉丁美洲人權方面可能是一流的學院派專家——北卡羅萊納的舒爾茲，早在一九八一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國的「援助」一直傾向於不成比例的流向「殘害自己子民的拉丁美洲政府」，以及流向「北半球上相當嚴重違反基本人權的人」。<sup>[11]</sup>這包括了軍事援助，而且歷經了整個卡特政府時期。我不認為會有誰花下工夫就這一點來檢查雷根時期，因為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而且這種事更持續到今天。在整個柯林頓時期，哥倫比亞尤其是接受美援的國家，更擁有在拉丁美洲最糟糕的人權紀錄。<sup>[12]</sup>單單是這件事就可以點出情況了。

事實上，如果你看看接受美國援助，大部分是軍事援助，最多的國家有兩個，出在不同的範疇：以色列和埃及，埃及拿到一半撥給以色列的援助。這種安排是早在一九七九年大衛營非官方協議的一環，援助埃及基本上就是援助以色列，也是鼓勵埃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過，對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算是出在不同的範疇，高過其他任何國家。如果你看看其他接受美援最多的那些國家，一般都是大大違反人權的國家。

例如巴基斯坦，或土耳其。

在一九八〇年代末的話，是薩爾瓦多，接著才轉到土耳其，一九九〇年代柯林頓支

持的土耳其，對庫德族犯下大規模暴行。接著，我想是一九九九年左右，哥倫比亞取代了土耳其。原因顯然是土耳其已經成功粉碎了所有對它的暴行的反抗，所以並不需要太多的軍事援助，而哥倫比亞還在從事惡毒且暴虐的鎮壓叛亂活動。

美國報界通常稱之為「毒品戰爭」，這個跟減少在美國的毒品使用並不太相干，而且大家知道，並沒有收到效果。基本上，這是對付農民，也就是非洲血統的哥倫比亞原住民的化學戰，毀掉他們的作物，把他們驅離土地，趕到鄉下的貧民窟，而導致許多人死亡。哥倫比亞有世界上最多遭到驅離的人口，<sup>[13]</sup>政府為了採礦、水力發電廠、出口導向的農業、畜牧業、提煉礦砂而清出大片土地，它也破壞了世界上最富饒地帶之一的生物多樣性。

你去過那裡。

[11] Lars Schultz, "U.S.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eign Aid Distribu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13, no.2 (January 1981), pp.155, 157.

[12]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pp.52-53.

[13] Alfredo Molano, *Dispossessed: Chronicles of the Desterrados of Colombia*, trans. Daniel Bland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5), see foreword by Aviva Chomsky.

我從窮苦的農民取得幾個小時的證詞，他們的生活已經被破壞，土地被摧毀，子女奄奄一息，而且本身還被趕走。這就是化學戰。當時剛好也有在摧毀古柯鹼，可是政府本身的研究顯示，美國要是有任何降低國內毒品使用的興趣的話，最最有效的辦法是預防和治療。<sup>[14]</sup>警察措施則貴上許多，而且收穫很小。更加無效且昂貴的，是邊界查禁。而當中最無效且昂貴的，是外派行動，例如消滅作物，也就是化學戰的意思。

可是他們採取了這項行動，因為目標並不是減少毒品使用，當中有些數字相當驚人，英國記者蘇·布蘭福特和歐沙那希，在最近一本關於哥倫比亞的書中指出，歐盟給生產古柯鹼或罌粟的農民，所提供替代作物的援助，少於他們給菸草業的補助。<sup>[15]</sup>相較於成癮性毒品，菸草是厲害得多的致命之物。可是對歐洲來講，補助你自己的菸草業、非常致命之物，比為依賴鴉片或靠種植罌粟維生的窮苦農民找出替代作物，更容易賺錢。

你說過，當華爾街開始反對越戰時，是很有意義的。當時大約是一九六八年。

是的，一九六八。那是在春節攻勢<sup>[16]</sup>之後，這項行動使得商業界認為戰爭已經不值得繼續了。他們相當了解，美國基本上已經打贏這場戰爭，繼續下去的話，代價太高了。

商業團體為什麼不曾注意過伊拉克的戰爭呢？

這兩件事情並沒有什麼可作比較的，全都是盲信教條的行為。越南和伊拉克之間唯一可以比較的是，在美國被描述的方式。兩件事情的架構都是，我們花了太多代價，所以是「泥淖」。

商業團體只有在這場戰爭對美國以及對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言真的變得非常昂貴時，才會加以反對，不過這會花掉很多工夫。這個跟越南根本不適合比較，就他們的觀點來看，越南在戰略上少了很多重要性。

關於美國可能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一直有很多報導。

- 
- [14] See C. Peter Rydell and Susan S. Everingham, *Controlling Cocaine: Supply Versus Demand Programs*, Rand Corporation (2004), online at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3331/index2.html](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3331/index2.html).
- [15] Hugh O'Shaughnessy and Sue Branford, *Chemical Warfare in Colombia: The Costs of Coca Fumigation* (London: Latin America Bureau, 2005), p.120, citing Martin Jelsma and Pien Metaal, "Cracks in the Vienna Consensus: The UN Drug Control Debate," *Drug War Monitor*,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January 2004.
- [16] 譯註：春節攻勢由北越所發動。

有關攻打伊朗的討論的性質，就是我們可能要付出什麼代價。滿有意思的是，很少人在看他們所講的話。正當布希宣布伊拉克的「巨浪」時，這是嚴重違背美國的民意的——以及伊拉克的，可是誰在乎呢——他們開始放出消息，指控伊朗支援了殺害美國士兵的暴徒。<sup>[17]</sup>

接著出現了大辯論，學理上的辯論。臨時製作的爆炸裝置上的編號，真的可以追溯到伊朗嗎？伊朗領導階層知道嗎，或是只有革命衛隊知情？而我們對這件事有相當老練的探討。這是一部顯示老練的宣傳如何運作的課本。老練的宣傳並不會一味灌輸黨派路線，這是集權國家所做的事情，這裡根本沒有人相信宣傳，因為來源太明顯、太囂張了。使宣傳制度發生效果的適當方法，是把黨派路線迂迴講成是一種假定——所以你根本不必討論，而只要加以介紹——接著再容許，事實上是鼓勵就這個假定的基礎進行激烈的辯論。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個假定是美國擁有世界。如果你不能接受而加以駁斥，那麼，你就不能夠辯論伊朗是否在伊拉克進行干預。這就像是辯論一九四三年反軸心國是否在維琪法國（當時這裡受到德國統治）進行干預。只有當你接受美國有權統治世界的假定时，你才可以問，某個國家是否正在我們所入侵並佔領的國家裡進行干預。這就是進行辯論的方式，這就是黨派路線的核心。一個必然結論是，唯一要緊的事情就是，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

關於這個概念的根源，你是不是追溯到「大區域」策略，也就是一九四〇年代初外交關係協會所促成的策畫文件？<sup>[18]</sup>

還有國務院。

這項策略還在運作嗎？

這種文件滿有意思的，因為滿清楚表達出菁英圈子的一般思維。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務院官員和外交關係協會，有過不少次高階會議，協會是政府之外關於國外政策的討論和建議的主要來源，接著他們規畫了戰後世界的輪廓，並在後來的日子裡，相當誠心誠意的加以執行，這並不令人訝異。同樣的原則現在還在運作。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確切的講，是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三年的前半段期間——有人認為，戰爭會終結在兩大強國手上：德國和美國。德國想掌控歐亞的局部，而美國想佔領中東、西半球以及

[17] Ewen MacAskill and Suzame Goldenberg, "Bush's Last Stand," *Guardian* (London), 11 January 2007; Michael Gordon, "Deadliest Bomb in Iraq Is Made in Iran, U.S. Says," *New York Times*, 10 February 2007.

[18] For background, see Chomsky, *Detering Democracy*, pp.45-49.

前大英帝國。這就是所謂的大區域。

當戰爭繼續來到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間，德國顯然會被打敗，於是大區域就擴大成美國所能掌控的世界局部。目標是建立一種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讓以美國為基礎的企業可以自由運作。別忘了，美國在戰爭時期的破壞之後，大大領先了其他各國。事實上，美國還從戰爭得到好處：工業生產增加了兩三倍，而美國大部分的對手卻遭到破壞或至少是削弱。美國以擁有世上一半財富的姿態出現，這麼一種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還可以接受。用通俗的比喻來說：只要確保球場命名得宜，你就可以擁有相對自由競爭的環境。這將是一種國際制度，使美國企業可以自由使用資源、使用市場、不受限制地投資。這就是這種國際秩序的基本概念。

**你曾經說過，大區域策略主要是門羅主義<sup>[19]</sup>得到擴展，把這種原本限制在這個半球的主義，擴展到世界各地。**

別忘了，門羅主義是一種對未來的希望。一八二〇年代的美國，並沒有實現門羅主義的實力，他們甚至沒辦法征服古巴，這在一八二〇年代，是亞當斯<sup>[20]</sup>本人的主要目標之一。他們也沒辦法征服加拿大，美國不斷入侵加拿大，並遭到擊退。當時亞當斯指



出，由於英國海軍的嚇阻，我們沒辦法征服古巴，可是藉由「政治引力」的定律，古巴早晚會落到我們手上，好比蘋果從樹上掉下來。<sup>[21]</sup>意思是，久而久之，我們就會變得更強大，而英國相對弱小，所以最後我們就能夠征服古巴——這件事確實發生了。到了一八九八年，美國入侵古巴，名義上是解放它，實際上卻是要避免它擺脫西班牙，並把它變成真正的殖民地，直到一九五九年。

在所有關於美軍在關塔那摩灣監獄的討論中，完全沒有提過關塔那摩是如何落入美國掌控的。

關塔那摩主要是被美國的槍桿子所強佔的，然後有所謂的條約，而當時古巴是被美國所佔領的，於是有條約之類東西的簽訂。於是古巴賦予美國權力，在關塔那摩的基地設置裝煤站。裝煤站在那個時候相當重要。可是情況主要就是這樣，多年以後，古巴設法要擺脫條約，可是美國並不答應，所以卡斯楚才一直拒絕接受美國每年為關塔那摩所

<sup>[19]</sup> 譯註：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旨在禁止歐洲列強干涉美洲事務。

<sup>[20]</sup> 譯註：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門羅總統的顧問、後來的總統。

<sup>[21]</sup>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Failed States*, pp. 89-93.

付的少許金額。〔22〕

美國完全違反了自己所強加的不正當條約，它並沒有用來當作裝煤站。美國先前也違反過條約，開始用關塔那摩來收容海地的難民。華府不想遵守世界人權宣言的要求：「任何人有權在其他國家追求並享有免於迫害的庇護」，〔23〕所以用船把難民載運到關塔那摩相當於監獄的地方。〔24〕如今，美國利用關塔那摩所收容的犯人，乃是華府想要能夠規避任何國內或國際法所羈押的。最高法院曾經指出，美國不可以干涉關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權益，因為關塔那摩並不受美國管轄，而事實上布希政府和國會卻表示，關塔那摩並不受國際法的約束，〔25〕所以，這是個方便的刑求室。

其實，在關塔那摩所進行的事情是不必辯論的。首先，就算是把人遣送過去，也是完全非法的。要是他們並不打算把關塔那摩當作刑求室的話，為什麼不把人送到紐約的監獄呢？你一看到他們把人送到關塔那摩時，馬上就知道這是為了有違國際人權法的活動。你並不必進一步作調查。

目前美國保留關塔那摩還有別的原因，這裡本來會成為古巴的主要港口。抓緊關塔那摩可以防範古巴用來當作港口，並防止島嶼東端的發展。所以這是牽制古巴的一環，懲罰古巴人在一九六〇年代初的民主政府，所謂「成功抗拒」美國回歸門羅主義的政策。〔26〕

相當像是對於黑手黨頭子的違抗：這是沒辦法容忍的。

是沒辦法容忍的。事實上，國際事務並不只是有點像黑手黨而已。

你在自己的談話中，經常作出這個比喻。

我認為這種話很實在。大致來講，國家的作為像是那些大致掌控美國國內社會的行政機構，也就是企業部門，這是國家政策相當標準的特色。不過，也有一些驚人的案

[22] Isabel Hilton, "Overdue Process," *Financial Times Weekend Magazine*, 28 August 2004, p. 16.

[23]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rticle 14, Part 1, adopted 10 December 1948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line at <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24] Lynne Duke, "U.S. Camp for Haitians Described as Prison-Like," *Washington Post*, 19 September 1992.

[25] Amy Goldstein, "Justices Won't Hear Detainee Rights Cases—for Now," *Washington Post*, 3 April 2007

[26] 國務院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在一九六四年早期的原話是：「我們所面對的卡斯楚的主要危險是……在於他的整體存在，對於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左派運動的影響。……基本的史實是：卡斯楚代表了對美國成功的抗拒，對我們整個半球將近一百五十年來政策的否定。」Quoted in 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 26.

例，是國家政策甚至跟企業目標相牴觸的。你看得到一些國家和企業利益相衝突的有趣例子。這在研究國際事務方面，可以說是滿有意思的主題。古巴是個例子。美國農業甚至美國能源公司，都相當期盼能夠克服古巴死板板的禁運令，他們把這裡看成是市場和投資機會。農業很樂意把古巴當成市場；美國製藥業對古巴相當先進的生物科技業感到興趣。不過最令人驚訝的是，能源公司有興趣開採古巴墨西哥灣內的近海石油，根據估計，顯然擁有可觀的蘊藏量。可是國家並不允許這件事。<sup>[27]</sup>當然，大多數美國人民都同意跟古巴建立外交關係，不過他們並不能算數。<sup>[28]</sup>可是這並不相干。有趣的是，企業利益遭到了阻礙，原因相當驚人。

你不妨回想一下，大約一年前，古巴能源專家、德州石油公司的代表，以及像是埃克森美孚之類的一些主管，在墨西哥城舉行會議。布希政府的成員全都來自這個部門。可是布希政府發現，會議是在喜來登飯店舉行的，老闆是一家美國公司，於是他們明令飯店中斷會議，並趕走德州石油的代表和古巴人。<sup>[29]</sup>這是一記賞給布希的朋友和支持者的耳光。這是國家利益、黑手黨式的利益，實際上壓倒了布希政府核心選民的利益。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伊朗。美國石油公司會很樂意幫助伊朗巨量的天然氣和油田進入發展，可是被國家所阻擋。<sup>[30]</sup>我們必須懲罰伊朗，因為它成功地反抗推翻了美國所強加的暴君。

今天早上《波士頓環球報》報導了我們這裡早就知道的事情。在一九七四年，可能是美國政府的提議，麻省理工跟伊朗沙王作了約定，要出借核子工程學系或是其中一部分給伊朗，以引進許多伊朗核子工程師，並培訓他們進入鈾濃縮的發展以及其他核子發展的技術。身為當時最殘暴的暴君之一，有著糟糕人權記錄的沙王，會付給麻省理工至少五十萬美元作為回報。那篇文章也指出，在麻省理工受訓的好幾位工程師，目前顯然在從事伊朗的核子計畫。<sup>[31]</sup>那些計畫得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美國強力支持。

### 有季辛吉和福特。

是的，還有倫斯斐、錢尼和沃爾福威茨等人。他們在伊朗需要核能的時候提出主張。伊朗並沒有足夠的能源，而且它的碳氫化合物資源，需要留作其他用途。同樣一批

[27] Michael Janofsky, "As Cuba Plans Offshore Wells, Some want U.S. to Follow Suit," *New York Times* 9 May 2006.

[28] Joseph Carroll, "Two in Three Americans Favor Re-Establishing Ties with Cuba," Gallup News Service, 15 December 2006.

[29] Simon Romero, "Oilmen Meet with Cubans in Mexico, but U.S. Intervenes," *New York Times*, 4 February 2006.

[30] David J. Lynch, "Political, Tech Hurdles Muddle Iran Oil Industry," *USA Today*, 14 September 2006.

[31] Farah Stockman, "Iran's Nuclear Vision First Glimpsed at MIT," *Boston Globe*, 12 March 2007.

人卻提供了相反的故事。他們說，伊朗怎麼可能發展核能呢？他們有那麼多的石油，他們一定是在發展武器。<sup>[32]</sup>正是同一批人。

在一九七〇年代，麻省理工對於這個方案有過相當的爭執，我就在現場。當消息洩漏的時候，學生們相當感冒而且有過不少反對意見。這導致了一場學生複決，大概有八成左右的人反對這項協定。後來事情鬧得非常之大，院方不得不舉行院務會議，所有人都來到現場，而且發生激烈的辯論。只有極少數的人——我是其中之一——反對這項協議。院方以壓倒性的票數加以贊同。協議後來得到實行，而且持續到沙王垮台為止。

**在伊朗國內，汽油和消費者等級的石化製品確實有所短缺。**

沒錯，這部分是因為伊朗的國內政策，可是部分正是因為伊朗受到很大的打擊。一九八〇年代對伊拉克的戰爭，由美國、英國和其他包括俄國的歐洲強國所支持的戰爭，殺死了幾十萬名伊朗人，並嚴重破壞了這個國家。這是相當需要克服的事情。

**而且大部分戰場都是在胡齊斯坦省的高產油地區。**

沒錯。

現在他們在伊朗談的是採用配給制度。

是的。事實上，他們正在進口石油。 [33]

土耳其——亞美尼亞裔的專欄作家、主編丁克一月十九日在伊斯坦堡遭到暗殺。他一直被指責成叫作「侮辱土耳其的身分認同」之類的事情，因為他談論到九十多年以前對亞美尼亞人的滅族行動。 [34] 諾貝爾獎得主帕慕克在死亡的威脅之下逃出土耳其，而另一位小說家艾莉芙·夏法克則由於針對她的威脅而很少出門。 [35] 為什麼土耳其這麼難以承認一九一五年期間所發生的事情呢？文件證據相當驚人。

[32]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Failed States*, p.73.

[33] Gareth Smyth, "Tehran to Ration Petrol and Put Up Pump Price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9 March 2007.

[34] Sebnem Arsu, "Suspects in Journalist's Killing Came from a Hotbed of Turkish Ultranationalist Sentiment," *New York Times*, 8 February 2007

[35] Nicholas Birch, "Speaking Out in the Shadow of Death," *Guardian*(London), 7 April 2007



不只是這樣。一名翻譯了幾本我的書的出版商，就在今年受到審判——這是他好幾年來都在從事的工作——因為當中有對於一九九〇年代，針對庫德族大規模暴行的簡短討論。<sup>[36]</sup>這也是必須懲罰的。這個案子結束了，可是其他的還在繼續。

各國在暴行方面並不手軟。對於德國的暴行，顯然有非常之多的譴責。我們很樂意加以談論。不過你可知道，在美國有多少關於美國原住民或黑奴的歷史紀錄嗎？這並不是古代的歷史，而是相當實在的。為什麼黑人坐牢的比例遠高於白人呢？現在殘留的美國原住民在哪裡呢？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前，這段歷史甚至很少被承認。事實上，在這方面有過漫天大謊，甚至學術界。如今多虧一九六〇年代的行動主義，事情至少被承認，只不過還很稀少。

身為土耳其盟國的以色列，也不樂意用滅族行動一詞來形容有關亞美尼亞人的事件。事實上，好幾年前裴瑞斯<sup>[37]</sup>就說過，並沒有什麼滅族行動。<sup>[38]</sup>

沒錯，我想大概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吧，以色列舉辦過一場滅族行動研討會，由專精這個主題的學者查爾尼所主辦。維瑟爾<sup>[39]</sup>本來是要主持會議的。比金<sup>[40]</sup>政府明令他們把亞美尼亞滅族行動從研討會刪除，因為土耳其是他們很要好的盟國。維瑟爾辭卻了主席的

職務，查爾尼擔任主席並納入這項議題，卻遭遇到政府強力的阻撓。[41]

### 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間有什麼軍事和經濟關係呢？

我們並不知道詳細情況，因為這是保密的，不過正式開始是從一九五八年的軍事同盟。根據以色列這方面專家的說法，這是一種相當親密的軍事和經濟關係。[42] 他們把它形容成是以色列第二重要的國際盟邦，僅次於美國。當中有許多都是加密的，不過相當明

[36] Ian Fisher, "Turkish Writers Say Efforts to Stifle Speech May Backfire," *New York Times*, 6 October 2006; Lawrence Van Gelder, "Chomsky Publisher Charged in Turkey," *New York Times*, 5 July 2006.

[37] 譯註：裴瑞斯 (Shimon Peres)，現任以色列總統。

[38] Robert Fisk, "Shimon Peres Stands Accused Over Denial of 'Meaningless' Armenian Holocaust," *Independent (London)*, 18 April 2001.

[39] 譯註：維瑟爾 (Elie Wiesel)，猶太作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40] 譯註：比金 (Menachem Begin)，以色列總理。

[41]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Genocide Seminar, Opposed by Israel, Opens," *New York Times*, 22 June 1982.

[42] Molly Moore, "Naval Exercise Builds Mideast Ties," *Washington Post*, 14 January 2001; Scott Peterson, "Eager for Closer Israel Ties, Turkey Turns Up the Char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0 July 1998; Judy Dempsey, "Turkey to Boost Ties with Israel," *Financial Times (London)*, 7 July 1998; Efraim Inbar, *The Israeli-Turkish Entente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Mediterranean Studies, 2001)*.

顯的是，以色列空軍至少為了偵查而使用了土耳其東部的美軍基地。<sup>[43]</sup>或許他們在那裡擁有核子裝備的轟炸機，但你只能夠推測。

土耳其從中得到什麼好處呢？

土耳其是美國所籌組的整個中東體系的一環，土耳其是重要的軍事和經濟盟國。它是正好介在油產豐富的中東各國國界之間的強國。以色列是同盟的另一分子。單單是身為美國支脈的以色列所擁有的空軍和武裝部隊，相較於美國之外的任何北約國家，包括土耳其，規模都更大，技術上都更為先進。所以以色列和土耳其擁有高科技軍事的關係，就好比身為美國設法用來掌控中東的邊緣體系的一環，而擁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在其他方面也擁有共同的利益，例如，土耳其湊巧水多，而以色列水少；以色列能夠給土耳其提供技術協助。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關係。

美國剛剛才建立對非洲新的軍事指揮權。<sup>[44]</sup>美國在吉布提<sup>[45]</sup>擁有一座軍事基地，在這塊大陸的東北部出現了一條新的陣線。美國在這裡有什麼目標呢？

法國部隊在吉布提原本有個基地，後來被美國佔領。<sup>[46]</sup>它的鄰國索馬利亞正好橫跨阿拉伯半島，是世界上主要能源的資源地。同樣在吉布提邊界的衣索比亞，目前是美國堅定的盟國。衣索比亞——它跟以色列一樣，從來不表明自己最終的國界，而顯然有擴大國界到索馬利亞和厄立特里亞——在美國撐腰並嚴重違反安理會決議案的情況下，如今索馬利亞想要消除掉一個看來相當穩定的伊斯蘭政府。<sup>[47]</sup>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美國倡議並推動安理會第一七二五號決議案，所承認的索馬利亞政府只佔有該國的一個小角落。<sup>[48]</sup>決議案也明白要求鄰國不得干涉索馬利亞的內部事務。<sup>[49]</sup>接著馬上出現了衣索比亞的入

[43] For some indications, see Douglas Davis, "Israel Spies on Syria from Turkey," *Jerusalem Post*, 11 December 1997; Arieh O'Sullivan, "IAP Jets Fly Long-Range Training Sorties in Turkey," *Jerusalem Post*, 12 December 1997; Robert Olson, "Turkey-Iran Relations, 2000-2001: The Caspian, Azerbaijan, and the Kurds," *Middle East Policy* 9, no.2 (June 2002), pp.111-29.

[44] Bryan Bender, "Pentagon Plans New Command to Cover Africa," *Boston Globe*, 21 December 2006.  
譯註：吉布提（Djibouti），非洲國家。

[45] Emily Wax, "A U.S. Beachhead on Horn of Africa: Region's Importance in War on Terror Grows with Use of Strategic Djibouti," *Washington Post*, 5 December 2002. For an example of its recent use, see Karen DeYoung, "U.S. Strike in Somalia Targets Al-Qaeda Figure," *Washington Post*, 9 January 2007.

[47] See Aijaz Ahmad, "Empire Marches On," *Frontline* 24, no.1 (13-26 January 2007), online at <http://www.hinduonnet.com/fline/fl2401/>.

[48] Colum Lynch, "Peacekeeping Force for Somalia Approved," *Washington Post*, 7 December 2006.

[49] Ahmad, "Empire Marches On."

侵，違反了美國所倡議且國內強力支持的決議案，並在美國的支持之下，組成了一個由衣索比亞人所主持的政府。<sup>[50]</sup>

布希政府希望索馬利亞能夠像衣索比亞那樣，成為另一個美國盟邦。這種同盟關係——衣索比亞、吉布提、索馬利亞——讓美國就在非洲合恩角上擁有一個強固的基地，剛好緊鄰主要的能源產區。此外，西非也擁有相當可觀的能源來源，尤其是石油。而且非洲也擁有充裕的資源可供開採，例如在剛果。所以，對非洲所恢復的興趣並不太令人驚訝，我想主要目標是牢牢掌控中東能源的資源吧。

**鮑爾很快就將蘇丹轄區達富爾的殺戮形容成是「滅族行動」。**<sup>[51]</sup>

鮑爾是有點吞吞吐吐稱之為滅族行動的人之一。不過，達富爾現在在美國和西方卻是個大議題，而且是相當好用的一個。說好用是因為有幾場重大的暴行，毫無疑問都是由某個官方敵人所施行的。你可以把暴行歸咎到阿拉伯人身上，這麼一來就無懈可擊了。剛好是我們所喜愛的那種暴行。當然並沒有任何採取對策的認真提議。所有提議千篇一律都是「為什麼你們不採取一些對策呢？」

這也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不單單是險惡的阿拉伯人的議題，因為可怕的暴君進行了

滅族行動，這算是這裡的標準故事，雖然有幾分真實，卻根本不是全貌。這裡有在遊牧群體和定居農民之間的長期衝突，而且可能因為全球暖化的緣故而不斷惡化，因為用在放牧和農業的土地，一直受到不利的影響。美國在蘇丹確實扮演了建設性的角色，在北內戰方面帶來至少暫時性的和平方案。可是各地都施行了重大的暴行，而且是在以農民為主的部落之間。

關於達富爾，《倫敦書評》有一篇由馬姆達尼<sup>[52]</sup>所寫的相當好的文章，他的優點是真正懂得一些有關達富爾的事情——可惜的是，講得太複雜了。<sup>[53]</sup>他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里斯多夫之類的人所採行的路線，特別保持批評的態度，克里斯多夫太過簡化在達富爾所發生的事情，並對這件事情擺出一副道德姿態。是有暴行，嚴重的暴行，而且確實應該採取一些對策。遺憾的是，這些根本不是該區域裡頭最惡劣的。該區域最惡劣的發生在剛果東部，如同馬姆達尼所指出，幾年來，這裡就有數百萬人遭到殺害。沒有

[50] Stephanie McCrummen, "Somali Capital Awash in Anger at Ethiopia, U.S., Interim Leaders," *Washington Post*, 11 January 2007.

[51] Ewen MacAskill, "Stakes Rise as US Declares Darfur Killings Genocide," *Guardian* (London), 10 September 2004. 譯註：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烏干達裔美國學者。

[53] Mahmood Mamdani, "The Politics of Naming: Genocide, Civil War, Insurgenc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9, no.5 (8 March 2007), online at <http://www.lrb.co.uk/v29/n05/mamd01.html>.

人加以談論，因為並沒有辦法順利套進一種適當的意識型態架構。此外，你或許還能夠作出一些對策。

你說，以色列和衣索比亞並沒有公認的、界定好的國界，這我滿感興趣的。你談到了衣索比亞，可是以色列呢？

以色列從來不劃定國界。事實上，它在美國的支持之下，一直相當有系統地擴張國界。其實以色列所做的每件事，都要有美國的批准，包含外交、經濟、軍事和意識型態上的支持。它一直在向佔領區非法擴張。以色列所建的牆切穿了西岸，環繞猶太人的屯墾區，佔有許多可耕地以及最有價值的資源——水，並使得巴勒斯坦人的許多領土，實際上無法獨立發展。留給巴勒斯坦人的碎塊，跟被數百個檢查站和其他屏障所粉碎，以防止便利的交通運輸等等的東西。<sup>[54]</sup>

「生存的權益」一詞，不斷有人在使用，這是什麼時候才變成談話的一部分呢？

我從來沒看見過這方面的詳細研究，不過我有個強烈的印象，以色列的生存權概念



要嘛是虛構的，要嘛至少是達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曝光度，有可能當作是針對這個事實的反應：主要的阿拉伯國家在巴解組織的支持之下，接受了以色列在公認且安全的國界之內生存的權利。<sup>[55]</sup>

這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聯合國裁定的疆界吧？

對的，是公認的國際性邊界。阿拉伯人承認該地區的各國，包括以色列，在安全且公認的國界之內生存的權利。到了一九七六年，更包括了在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的一個國家。事實上，這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出現在聯合國的一項決議案，由主要阿拉伯國家，所謂的對抗國敘利亞、約旦和埃及所提出，並有巴解組織等等的支持。美國否決了這項決議案，所以不列入歷史紀錄。<sup>[56]</sup>不過我猜想，當時美國了解到，如果他們想防止一個外

[54] Amira Hass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the closures and check-points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for *Ha'aretz*, forthcoming in expanded form from Metropolitan Books. See also chapter 2, note 11, and Amira Hass, foreword to Yehudit Kirstein Keshet, *Checkpoint Watch: Testimonies from Occupied Palestine* (London: Zed Books, 2006), pp.x-xvii.

[55] For discussion, see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pp.64-80.

[56] *Ibid.*, p.67.

交方案，就必須把障礙設得高一點。這種方案不會只為了維持在安全且公認的國界之內生存的權益。你得防止外交手段，這就是一「生存的權利」概念開始公然出現的時候。要求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或相關的任何人接受以色列的生存權，就是授予以色列某種在國際體系中的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東西。沒有哪個國家得到生存權的授予，他們受到承認卻不是被授予生存權。

拿以色列為例，這就需要巴勒斯坦人承認他們居住的正當性——不單是這項事實，更是它的正當性。這就好像墨西哥被要求，接受美國在透過征服所獲得的半個墨西哥上頭生存的權利。墨西哥人不會接受也不應該接受。世界上幾乎每條國界都是征服的結果。國界有受到公認，可是沒有人接著要求正當性也受到公認，尤其是由被驅逐的民眾所承認。

五十多年前，你跟嫂子考慮住在以色列，但並沒有實現，這是什麼緣故呢？

基於一些複雜的個人因素。我們相當接近目標。我們兩個都衷心想完成這件事。我們想要住在某個集體農場裡，可是人生都是九彎十八拐，當時並沒有意識型態上加以阻礙的理由。我大概不會持續得很久。

可是我記得你曾告訴我，你在以色列遇見過針對阿拉伯人相當種族主義的態度，這令你感到煩惱。

這是很確切、非常確切的。不只針對阿拉伯人，更是針對摩洛哥猶太人——西班牙裔猶太人——這在某方面甚至比針對阿拉伯人的種族主義更加極端。

大家作了有關於你的一個假定是，在你的語言學著作和你的政治行動主義之間，有著某種緊要的關聯。

這是很奇怪的假定。就我的政治著作來講，我可以算是代數型的拓樸學者。跟人性的基礎有著一些遠距的、抽象的關聯，在這點上一般都具有思辨性。我有寫過這些問題，當中有一些還追溯到啟蒙時期的探討。不過這對人類事務而言，並沒有什麼實際的結果。

在你和阿胥喀<sup>[57]</sup>合寫的《岌岌可危的強權》書中說道：「教育美國民眾是應當從事

[57] 譯註：阿胥喀（Gilbert Achcar），塞內加爾裔、黎巴嫩、法國學者。

的要務。」<sup>[58]</sup>你寫書、演講以及接受像是這次的訪談，這是在教育方面的努力。至於在教育美國大眾方面，較為廣泛的建言呢？你有任何建議嗎？

就是最淺顯的建議。個人辦不到的，這種作法並沒有任何意義。人們應當以在地的方式來做這種事。這正是勞工聯盟的重要性，他們確實保衛了勞工的權益，可是在這之外，他們在勞工的教育方面，也相當有影響力。我從小就記得這種事情，當時我的家人——女裁縫工、男店員、失業勞工階層的猶太移民——都是勞工聯盟的成員。這裡就是有勞工教育中心、文化中心、文化事件及報紙等等的地方。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段，有著各式各樣的勞工報紙送到數十萬人手上，<sup>[59]</sup>這是一種大眾教育的來源。工會之所以一直受到企業和政府猛烈的攻擊，一部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不過，還是有可能以種種辦法重建大眾教育，事實上，甚至可以影響學校。可是，以後應當有許多人來辦，就跟其他任何例子一樣。

這種公民權運動來自哪裡呢？它並不會因為金恩說「大家來發動一場公民權運動」而發生，他是乘上民眾行動主義的浪潮。而約翰遜<sup>[60]</sup>的激進手法也是同樣的道理，而且還有一定的重要性。他在當中扮演了一個角色，卻也是來自一波民眾行動主義的要求。別的事情也是同樣的道理，難道貝蒂·傅瑞丹<sup>[61]</sup>一說「大家來爭取女權」，於是突然之間

我們就有了女權嗎？不是的，這是一場長久的奮鬥。教育也是這樣。

在《失敗的國家》當中，你指出，對體制的批評經常被指責成是負面的，而從來沒有任何正面的東西可以促進。你用一些有關解決辦法的特定建議來表達這種批評。[62]

在美國，很沒有原創性的建議，恰好都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我想那些是不錯的建議，它們可以明顯地改變這個國家。它們一點也不激進，卻並不在議程之內，這就是民主制度嚴重瓦解的一部分。

[58] Noam Chomsky and Gilbert Achcar, *Perilous Power: The Middle East and U.S. Foreign Policy*, ed. Stephen Shalom (Boulder: Paradigm, 2006), p.193.

[59] See Jon Bekken, "The Working-Class Pres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Ruthless Criticism: New Perspectives in US Communication History*, ed. William S. Solomon and Robert W. McChesne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157-59; and Ira Kipnis, *The American Socialist Movement, 1897-1912*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4).

[60] 譯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因甘迺迪遇刺而擔任總統的副總統。  
[61] 譯註：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美國婦運先鋒。

[62] Chomsky, *Failed States*, pp.228-30.

就讓我朗讀一下你在《失敗的國家》當中的一些建議吧：接受國際犯罪法庭和世界法庭的管轄；簽署並執行京都議定書；出現國際危機時讓聯合國作主；在面對恐怖活動時，憑藉外交和經濟辦法而不是軍事手段；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傳統解讀；放棄安理會否決權。

容我加上一句，這表示除了自衛之外，絕不使用武力。

這列在第五十一條吧。

不錯。可是真正的自衛，對抗的是一場進行中或者迫切的武裝攻擊。

還有：大大減少軍事支出，而大大增加社會支出。我記得多年以前你告訴過我，美國應當是個組織者的樂園。你現在還是這麼覺得嗎？

我還是認為這是個組織者的樂園，而且不少好事情正在發生。你可以全部從頭看到尾。幾天前，我在波士頓市區為一個很棒的團體叫作 *Vida Urbana* 的年會講話，他們正

開始他們第三十四個年頭，通常在波士頓最窮苦的地區（多數是拉丁美洲人和黑人）從事活動。這是很棒的一群人，當中有很多極富熱誠的人。那是一場很熱鬧的會議。激進組織者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也在開辦，參與者來自全國各地從事類似工作的人。所以事情正在發生，而且有很多。參與的人數量很多，我確信應該多過一九六〇年代，但這些人卻是原子化、分散的。美國的權力體系唯一真正成功之處，一直都是讓人彼此分離，所以你不知道有什麼事發生。雖然這個團體在這裡已經有三十四年，而且在我的城裡一直相當有成效，我對它知道得很少。

一九九八年十月，伊克巴·阿馬德<sup>[63]</sup>在麻省理工講知識分子的角色，正好是在他死於伊斯蘭馬巴德之前的六個月左右。他說：「你得願意冒險」。他談的是知識分子。阿馬德講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對人的愛最重要」。<sup>[64]</sup>

伊克巴是相當親密的老友，可是關於這一點，我並不完全同意他。首先，我們在

[63] 譯註：伊克巴·阿馬德（Eqbal Ahmad），巴基斯坦作家。

[64] Eqbal Ahmad, "Intellectual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6 October 1998, audio and transcript available from *Alternative Radio* (<http://www.altemativeradio.org>)

這裡並沒有因為採取不服從的立場，甚至從事反抗活動，而遭遇到嚴重的危機。沒錯，是有一些危機，可是相較於世界上一般人所面臨的，就變得很不起眼。你被某個人指責，你被取笑，你被中傷，你可能沒有獲得邀請參加適當的晚宴，可是，這些算危機嗎？想一想一般人真正面對的事情吧。有人被叫作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擁有特權，並不是因為他們聰明或是懂得很多。懂得更多而且更聰明的人很多，卻並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並沒有特權。叫作知識分子的人擁有特權，他們擁有資源和機會，而且贏取充分的自由，以至於國家並不能夠無限制打壓。國家有一些辦法，但是不多——跟人們所聲稱的有很大出入。這裡有過一些例子，發生過一些難以容忍的事情——有人被撤掉了工作——可是大致來講，這裡擁有特權的人所面臨的危機是很小的，所以，我根本不認為這算是個冒險的問題，這是個行為正當的問題。

對於人的愛？是啊，當然，或至少要對他們以及他們的需求盡心盡力。



## 致謝

特別感謝大都會書店的莎拉·柏許泰和莉娃·賀區曼，安東尼·阿諾夫提供的建議與友誼，大衛·彼得森幫忙搜尋了文章，艾琳·伯納德和葛雷·吉格斯對KGNU社區電台的團結一致，貝芙·斯托爾的慷慨鼓勵和援助，以及杭士基無止境的耐心和愉悅的心情。本書的部分訪談首先發表於《國際社會主義評論》雜誌。



# 譯名對照表

## 二劃

丁克 Hrant Dink

《人權的政治經濟學》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 三劃

大區域 Grand Area

大都會書店 Metropolitan Book

大衛·彼得森 David Peterson

《大轉變》 *The Great Turning*

## 四劃

《不，長官！》 *Sir! No Sir!*

《中流》 *Midstream*

井恩 Howard Zinn

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內賈德 Mahmoud Ahmadinejad

厄立特里亞 Eritrea

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巴拉克 Ehud Barak

巴拉迪 Mohamed ElBaradei

《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種族隔離》 *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

巴勒維 Reza Pahlavi

巴基斯坦北方邦 Uttar Pradesh

巴菲特 Warren Buffet

戈麥斯 Juan Vicente Gómez

比金 Menachem Begin

## 五劃

以色列佔領區人權資料中心 B'Tselem

《加以製造》 *Making It*

加勒比石油計畫 PetroCaribe program

包德荷雷茲 Norman Podhoretz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

卡秋莎 Katyusha

卡斯楚 Fidel Castro

卡森 Qassam

卡爾德龍 Felipe Calderón

史瓦希里話 Swahili

《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布朗克斯 Bronx

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

弗瑞爾 Howard Friel

本韋尼斯蒂 Meron Benvenisti

瓦拉達拉陽 Siddharth Varadarajan

瓦爾澤 Michael Walzer

白夏瓦 Peshawar

皮柯 Juan Hernández Pico

皮諾契特 Pinochet

## 六劃

伊克巴·阿馬德 Eqbal Ahmad

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伊基克 Iquique

伊斯蘭馬巴德 Islamabad

吉布提 Djibouti

因斯吉普 Steve Inskeep

多爾夫曼 Ariel Dorfman

守門行動 Operation Gatekeeper

安東尼·阿諾夫 Anthony Arnove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米洛塞維奇 Milošević

米爾夏默 John Mearsheimer

米霍林 Gary Milhollin

艾夫奈里 Uri Avnery

艾馬拉 Aymara

艾莉芙·夏法克 Elif Shafak

艾琳·伯納德 Elaine Bernard

艾爾索普 Joseph Alsop

西尼烏拉 Fouad Siniora

## 七劃

佛里曼 Thomas Friedman

何梅尼 Ayatollah Ali Khamenei

伯利根 Daniel Berrigan

伯拉特 Yehoshua Porath

克里格 David Krieger

克里斯多夫 Nicholas Kristof

克里斯托 Bill Kristol

坎大哈 Kandahar

《岌岌可危的強權》 *Perilous Power*

希門尼斯 Marcos Pérez Jiménez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沙達特 Anwar Sadat

沃爾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貝克 Glenn Beck  
 貝坦科爾特 Rómulo Betancourt  
 貝芙·斯托爾 Bev Stohl  
 貝蒂·傅瑞丹 Betty Friedan

## 八劃

亞塞里人 Azeri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亞齊 Aceh  
 和華特 Stephen Walt  
 帕華洛帝 Luciano Pavarotti  
 帕慕克 Orhan Pamuk  
 杭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河內 Hanoi  
 波布 Pol Pot  
 波特 Bernard Porter  
 波頓 John Bolton  
 波爾頓 John Bolton  
 波爾德 Boulder  
 法爾克 Richard Falk  
 《法蘭克福大眾報》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爭論戰爭》 *Arguing about War*  
 門格勒 Josef Mengele

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阿里斯蒂德 Jean-Bertrand Aristide  
 阿胥喀 Gilbert Achcar  
 阿連德 Salvador Allende  
 阿雷曼 Arnoldo Alemán  
 阿瑪兒·高拉耶布 Amal Saad-Ghorayeb  
 阿邁勒 Amal  
 阿薩德 Bashar al-Assad

## 九劃

侯爾 Irving Howe  
 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  
 南方電視台 Telesur  
 南西·裴洛西 Nancy Pelosi  
 哈克 Abdul Haq  
 哈里里 Rafik Hariri  
 哈泰咪 Khatami  
 哈馬斯 Hamas  
 哈理斯 Harris  
 哈靈根 Harlingen  
 威廉斯 Juan Williams  
 施勒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春節攻勢 Tet Offensive  
 柯能 Ben Kiernan

- 柯雷亞 Rafael Corrêa  
 查爾尼 Israel Charny  
 查維茲 Hugo Chávez  
 柏克德公司 Bechtel  
 柏根 Peter Bergen  
 洛夫 Karl Rove  
 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  
 科多巴 Córdoba  
 科恰班巴 Cochabamba  
 科登 David Korten  
 約翰遜 Lyndon Johnson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AIPAC  
 《美國外交關係》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胡齊斯坦 Khuzestan  
 胡德堡 Pervez Hoodbhoy  
 若雪·柯利事件 Rachel Corrie  
 英國廣播公司 BBC  
 韋爾斯 Sumner Welles
- 十劃**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俾路支族 Baluchi  
 倫斯斐 Donald Rumsfeld
- 《原子科學家通報》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  
 夏芬貝格 Kirk Scharfenberg  
 夏隆 Ariel Sharon  
 席格曼 Henry Siegman  
 庫爾 Steven Kull  
 核時代和平基金會 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  
 桑定派 Sandinista  
 格里馬爾迪別墅 Grimaldi  
 海防 Haiphong  
 海洋丘 Ocean Hill  
 海珊 Saddam Hussein  
 海得拉巴 Hyderabad  
 烏爾哈格 Muhammad Zia ul-Haq  
 特勞布 James Traub  
 紐約州北部鼓堡 Fort Drum  
 納札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  
 納斯瑞拉 Hassan Nasrallah  
 納塞 Gamal Abdel Nasser  
 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馬那瓜 Managua  
 馬里奇 Nuri al-Maliki  
 馬姆達尼 Mahmood Mamdani  
 馬拉特 Chibli Mallat

馬普切 Mapuche  
馬龍教派 Maronite

### 十一劃

曼菲斯 Memphis  
《國土報》 *Ha'aretz*  
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  
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國家報》 *Nation*  
《國際社會主義評論》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基什內爾 Nestor Kirchner  
寇列克 Teddy Kollek  
教宗本篤十六 Benedict XVI  
現在就要民主！ *Democracy Now!*  
畢根塔爾 Thomas Buergenthal  
《異議》 *Dissent*  
第十山地師 the Tenth Mountain Division  
紹伊爾 Michael Scheuer  
莎拉·柏許泰 Sara Bershtel  
莎拉·羅倫斯學院 Sarah Lawrence College  
莉娃·賀區曼 Riva Hoeherman  
《造反的軍人》 *Soldiers in Revolt*  
雪松革命 Cedar Revolution  
雪鐵戈公司 Citgo

麥卡錫 Eugene McCarthy  
麥克納馬拉 Robert McNamara  
麥迪遜 James Madison

### 十二劃

凱南 George Kennan  
《報紙的記載》 *The Record of the Paper*  
普亭 Vladimir Putin  
智利國營銅礦公司 Codelco  
舒茲 George Shultz  
舒爾茲 Lars Schoultz  
華德曼 Paul Waldman  
萊斯 Condoleezza Rice  
《評論》 *Commentary*  
費爾康科技 Falcon technology

### 十三劃

塞納斯 P. Sainath  
奧布拉多 Andrés Manuel Lopez Obrador  
奧西拉克 Osirak  
奧恩 Michel Aoun  
奧蒂嘉 Daniel Ortega  
愛咪·古特曼 Amy Goodman  
愛爾希坦 Jean Bethke Elshstain

溫西普 Tom Winship

瑞奇 Frank Rich

《當代史》 *Current History*

聖塔巴巴拉 Santa Babara

聖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聖戰士運動 jihadi movement

葛拉敏銀行 Grameen Bank

葛基斯 Fawaz Gerges

葛雷·吉格斯 Greg Gigg

達富爾 Darfur

雷埃林 Tim Llewellyn

#### 十四劃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福音書 Gospels

福特 Gerald Ford

福斯新聞頻道 Fox News

福爾克 Richard Falk

維瑟爾 Elie Wiesel

蜜雪兒·巴切萊特 Michelle Bachelet

裴克 Edward Peck

裴瑞斯 Shimon Peres

《製造共識》 *Manufacturing Consent*

赫希 Seymour Hersh

赫爾姆茲 Richard Helms

赫爾曼 Edward Herman

《遞送》 *Envío*

魁丘阿 Quechua

#### 十五劃

德修茲 Alan Dershowitz

德魯茲教派 Druze

摩瑞拉斯 Evo Morales

《標準週刊》 *Weekly Standard*

歐沙那希 O'Shaughnessy

歐威爾 Orwell

《論強權和意識型態》 *On Power and Ideology*

骷髏會 Skull and Bones Society

#### 十六劃

澳門匯業銀行 Banco Delta Asia

盧拉 Lula da Silva

穆勒 Robert Mueller

錢尼 Dick Cheney

鮑爾 Colin Powell

#### 十七劃

戴揚 Moshe Dayan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CTAD

蕾妮·蒙田 René Montagne

**十八劃**

薩依德 Edward Said

**十九劃**

瓊布拉特 Walid Jumblatt

譚雅·萊恩哈特 Tanya Reinhart

關塔那摩 Guantánamo

**二十劃**

蘇·布蘭福特 Sue Branford

蘇哈托 Suharto

**二十一劃**

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全球直擊 004

# 美國說了算：談論世局變化中的美國強權

*What We Say Goes:*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作者 杭士基 (Noam Chomsky)  
訪談者 巴薩米安 (David Barsamian)  
譯者 李中文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龐君豪  
企劃主編 歐陽瑩  
責任編輯 吳尚潔  
特約編輯 謝政達  
排版 嚴致華  
封面設計 王璽安

出版 博雅書屋有限公司  
地址 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F  
電話 (02) 2705-5066  
傳真 (02) 2709-4875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mailto:wunan@wunan.com.tw)  
版權代理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0 年 2 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台幣 250 元

Original Title "WHAT WE SAY GOES: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by Noam Chomsky and David Barsamian  
Copyright © 2007 by Aviva Chomsky and David Barsamia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美國說了算：談論世局變化中的美國強權 / 杭士基 (Noam Chomsky) 著；李中文譯。-- 初版。  
-- 臺北市：博雅書屋，2010.2  
面；公分。-- (全球直擊；4)  
譯自：What we say goes :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ISBN 978-986-6614-43-9(平裝)

1. 美國外交政策 2. 國際關係

578.852

98016810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